

READERS



阿嬷的手尾钱　美与哀愁　中国贫富差异透视　胡适的选择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34期
一月上



永　恒

◉李浅予

如果你走进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悉尼大学，站在大楼前仰望，便会看到该校的校训，以拉丁文铭刻在浮雕上："繁星纵变，智慧永恒。"

让我们走出悉尼大学，继续游览。现在，我们来到了悉尼市政厅，这是一栋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和悉尼大学一样古老。走出市政厅，便来到一个小广场，广场上有一个喷泉，喷泉旁边的地上，刻着一个词："永恒。"

一个疑问立即浮现：这个"永恒"和悉尼大学的校训有没有关系？其实，这和那句校训没有任何关系。原来，曾经有一个人，连续30年在地上用粉笔写"永恒"这个词。他的举动起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他并不在意，每天都会准时来到喷泉旁，写完就走。

时间一天天过去，渐渐地，他的坚持打动了悉尼人，人们开始小心翼翼地躲着这个词走，如果这个词不小心被人踩着了，还会有人立即将模糊的部分描清。终于，30年过去了，他的执著征服了悉尼人，人们索性将这个词刻在了地上。

这个词被刻下后，那人也消失了。但当人们走过这个词时，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神秘的陌生人。这时，人们才慢慢品味出："永恒"即代表一切，在它面前，任何修饰、注解都显得多余，连看似永恒的繁星都敌不过它。

（**朱文宇**摘自新浪网李浅予的博客）

卷首语





中国标准刊号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主任 彭长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副总编辑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责任编辑 高茂林
编辑 王 祎 贾 真 黎珈禾 陈天竺 韩维善 李秀娟 刘学成 高翔飞
美术编辑 刘全镛
制版 祁国宏

发行部 (0931)8773310(传真)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燚 (0931)8773039
刘志伟 (0931)8773036
韩学斌 (0931)8773092
卢建洪 (0931)8773095
雷 洋 (0931)8773094
姚宏霞 (0931)8773054

广告部 (0931)8773029(传真)
广告总监 杜孟瑛 (0931)8773309
广告经理
李耀武 (0931)8773073
杨荣波 (0931)8773075
尹 莲 (0931)8773042
新媒体部 欧阳薇 (0931)8773170
李 进 (0931)8773170
行政助理 王 丹 (0931)8773070
稿酬 叶丽琼 (0931)8773352
邮购 白熠峰 (0931)8773350
陈志明 (0931)8773241

2013年第1期（总第534期）


首届
国家期刊奖



中国邮政
发行畅销报刊


《读者》
读者最喜爱的杂志

目 录 一月上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官方网站
http://www.duzhe.com
官方微博
http://t.qq.com/duzhe
http://weibo.com/duzhezazhishe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读者》官方电子版
http://www.duzhe.com/periodicals/periodicals.jsp
《读者》苹果客户端
《读者》手机杂志



移动用户 发送读者到10658080或手机输入网址：http://wap.cmread.com/iread/m/73655
另支持手机杂志畅读包月订购：发送KTDZB到10658080
电信用户 手机输入网址：http://wapread.189.cn/s/BFvqya
联通用户 手机输入网址：http://iread.wo.com.cn/pps/vuelBj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亲情订阅热线 （0931）96655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定价 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
（0931）877309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0931）8822550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阿嬷的手尾钱

◉秦嗣林

这天一如往常，清晨六点多我便起床到公园去遛狗、运动，回到当铺才七点多。当时天刚微亮，正当我准备开门时，手上的狗链突然一紧，只听到小狗发出阵阵低吠声，我顿时警觉起来。

我紧张地四处张望，发现骑楼下的柱子后面竟有个畏畏缩缩的人影，直觉以为是歹徒要来行抢，便大声喝问："你要干吗？"没想到对方却怯生生地回我话："老板，我是来当东西的。"

原来是赶早的客人，看他的样子、听他说话也不像是个恶人。于是我松了口气，边掏钥匙边说："你不要躲在那边嘛！先生贵姓？请进，请进！"

我把他迎到铺子里，对方自称姓陈。我问他："陈先生想当什么？"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铁制的饼干盒，打开铁盖，里面放着一个手提包，待拉链拉开，里头竟然满满的都是现钞。

我以为自己刚刚听错了话，误听成陈先生是来典当东西的，没想到他是来赎当的，因此赶紧改口道："陈先生，原来你要赎东西啊！麻烦你把当票一起给我。"但陈先生却摇了摇头，口气肯定地说："不是赎，我是来当东西的。"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因为没看到任何可以当的东西啊！难道要当饼干盒？于是我又问他："那你要当什么？"他指了指饼干盒说："我要当这包钱。"

这可有点意思，我开当铺这么久，客人带着各种宝贝上门，无非是为了换钱，但生平头一次遇到带着"钱"来当"钱"的客人。

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问他："你都有钱了，为什么还要当钱？"他听了一脸尴尬地搓着手说："唉！这个，总之这笔钱不能用啦！"我听了更加一头雾水了："不能用？难道这些钱是假钞吗？如果是假钞，你赶紧拿走，我绝对不能收。"他急忙解释："不是假的啦！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讲，但是这笔钱我真的不能花掉。"我继续追问："如果是真钞为什么不能用？钱就是钱啊！"没想到我这一说竟逼出了他的眼泪，他万分为难地说："因为这是……这是我阿嬷给我的手尾钱。"

在台湾民间有个风俗习惯：老人家若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会像过年包压岁钱一样，发给每个晚辈一笔数额不大的钱，除了留给子孙当纪念，还有保佑后辈财源滚滚之意，是谓"手尾钱"。这与现在出殡做法事时，师父





发给家属的一块两块钱不太一样。

我被这笔钱的来历吓了一跳，示意陈先生继续往下说。只见他眼眶里泛着泪水，幽幽道出了尘封已久的往事。一听之下，才发现原来他与在基隆名号响亮的颜氏有着血亲关系。

台湾北部的雨都基隆有个望族颜氏，在当地赫赫有名。族中有一位颜老太太，年轻时嫁入豪门，生活优渥，子孙瓜瓞绵绵。虽然儿孙众多，但她独独宠爱身为外孙的陈先生。只可惜陈先生从小不学无术，长大后竟沉迷赌海。

为了赌博，陈先生将家里可以变卖的东西全换成了赌本。俗话说"久赌神仙输"，几年赌下来，自然落得个负债累累的下场。一开始亲戚朋友还会苦口婆心地劝他，但他始终执迷不悟，因此众叛亲离也在意料之中，最后只剩下颜老太太始终护着她的宝贝外孙。

不论何时，只要陈先生开口，颜老太太一定会给他钱。即使手头不方便，她也会借口自己需要花费，设法跟其他儿孙要钱。后生晚辈自然知道颜老太太的目的，每次总会劝她别再理会陈先生，只是阿嬷疼爱外孙的感情大过理智，颜老太太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资助了陈先生。

任何人都敌不过时间的摧残，颜老太太也快走到人生的终点了。临终前，她特地把陈先生叫到病榻前，用布满皱纹的手抚着他的头，苦口婆心地说："乖孙子，别再赌了，阿嬷在世的时候还能照顾你，等我走了，还有谁能护着你？你也不小了，赶紧找一个正经工作，安定下来，好让我放心。"颜老太太将晚辈给的钱省了下来，包了一份二十万的手尾钱给陈先生，也就是现在放在饼干盒里的这笔钱。

可惜的是，陈先生当时并未听从外婆的教诲，加上游手好闲已久，因此在颜老太太过世后，始终没有改过自新。

又过了几年，陈先生才终于戒了赌，并打算在林森北路摆摊卖小吃，重新步入正轨。可是摆摊需要本钱买摊车和基本食材，由于年轻时恶名昭彰，纵使他拍胸脯保证自己已改过自新，亲友们依然认定这只是他再一次骗赌本的表演，最后竟落到连买餐车的基本费用都借不到的窘境。不得已，只能上当铺周转。

他尴尬地告诉我："这笔钱不能存进银行，因为存进去再领出来就不是原来的钞票了！现在我手上没有创业的资金，也没人愿意借钱给我，这笔手尾钱是阿嬷对我的期待，我绝对不能花。想来想去没别的办法，所以想请你帮我保管，借我一笔做生意的本钱。"

事情的前因后果把我听傻了，原来这一笔钱不只是钞票，还包含着阿嬷对孙子最后的嘱咐。听完故事，看着面前的人，再看看眼前的钞票，我深刻体会到陈先生重新做人的决心，于是暗下决心帮他这个忙。他会找上我，或许也是冥冥之中颜老太太的指引吧。

我低头随意检查包里的钞票，发现里头有些已经是现在市面上不再流通的旧钞了，但我还是问陈先生："这里面有多少？"他答："总共二十万。"

一般当铺收取物品一定都是以低于市价好几折的价钱支付，而这个"商品"虽然不同于其他，但也不能以原价计算。我一沉吟，最后算了十九万给他。

一旦决定收下，问题就来了。一般的典当品通常都要收入库房，但是手尾钱毕竟代表了阴阳两隔，意义也不相同，要是入库似乎不太妥当。左思右想后，我决定把"它"放进冰箱，既不会被虫咬，也不容易变质。陈先生直说没关系，只要好好保管就行。

之后，陈先生带着创业资金先是开了间海鲜小炒店，因为用心烹调、认真经营，很快就在地方上打出了名号。只过了一个多月，他就来赎回了手尾钱。据说创业成功之后，他还涉足士林的餐饮业，为自己的人生重新燃起了希望。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当初我看到陈先生将饼干盒自怀中拿出来时的眼神，已非昔日那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纨绔子弟了。过去的荒唐让他失去了优越的物质生活与亲友的信任，但是始终没放弃他的阿嬷，借着离开人世前的手尾钱，换回了陈先生的大彻大悟和回头是岸的人生下半场。

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会受到许多人的照顾，不管是来自亲人还是朋友，但我们却往往不知不觉，甚至习以为常，等到失去时才懂得珍惜。人的一生虽然有许多事情能够有重来的机会，比如金钱、事业等，但只有情感是一旦失去就无法重来的，尤其是那些来不及回报的情感，这也是人生最珍贵的东西。不要让这些来不及变成人生的遗憾。

（**刘 振**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29张当票：典当不到的人生启发》一书，**李小光**图）



意味无穷的绝妙

◉阎连科

如同少数的狗发现了猫就会激动，众多的猫看见老鼠就会亢奋一样，我总在等待一个可以挥霍公款、实报实销的千载良机。这等待路途漫漫、遥遥无期，让我从少年等到青年，又从青年等到中年。几十年的岁月，到了白发满头、念头耗尽，已经快忘却这事时，去年三月，我的手机突然接到一条群发的短信，说每个老师可以在下半年的九月到学校报销一万元的教学补助。为了证实这个通知的真假，我又特意询问了一位挚友教授。他不仅告诉我说这是学校的惯例，连年如此，只是你新来不知，还提醒我哪些发票可以报销，哪些发票到学校会计那儿，会如匆忙的脚步突然走到了一条死胡同。

我感叹我的人生之好。不仅因为写了一些令人烦乱的小说调进了学府，更因为做个老师竟还有这样的公款报销之良机。回到家里，我得意洋洋、手舞足蹈，其丑态畸样，完全如捡了个不需上交的大钱包。于是乎，号召家人出门时最好打的，打的时必须索票；购物时最好去买那些美观实用的文化教育用品，就是买衣试鞋，也要到那些可以把衣服开成文具发票的灵活商家。

开发票，能报销——一如已经干裂的土地上落下了一场日夜不息的滋润细雨；还如人生的仕途中因为壮志未酬而耗尽了一个人求取上进的欲望后，提拔、升迁的文件突然来到了案头上。

范进中举了。

韩信从屠夫胯下爬过之后终于看到出人头地的光辉了。

整整半年，从三月到九月，我的行为异常、人生豪阔，在许多生活的细节上，都如上足油的轴承，旋转流畅、行速快捷，带动着整个人生的意义都从单调乏味朝着丰富和蓬勃的方向行进和存储。再也不用嫉妒别人买个三角裤头也要开一张红蓝墨水的发票了；不用嫉妒人家吃过饭后在服务员递来的账单上看也不看，就潦草地签下自己的大名然后擦嘴走人的豪迈了；更不用自己请人吃饭之后，还要把发票上的单位写到别人的名下——为别人花费公款存发票，好像自己可以报销一样。我还买了很多很多的书，因为报销书的发票最为名正言顺、水到渠成，那就把先前可买可不买的书都从书店买回来。一批一批地把自己的小说、散文放到当当网的购物车里，直到把那一万块钱预支花光了，一万多元的发票攒够了，把发票一张张地理顺算清，把那些不好报销的发票挑出来，最后将各种各样与文化、教育相关又合格的发票交给朋友，由朋友的学生到财务那儿去报销，才算把一部自导自演的喜剧大幕拉上了。

三天后，那学生到财务那儿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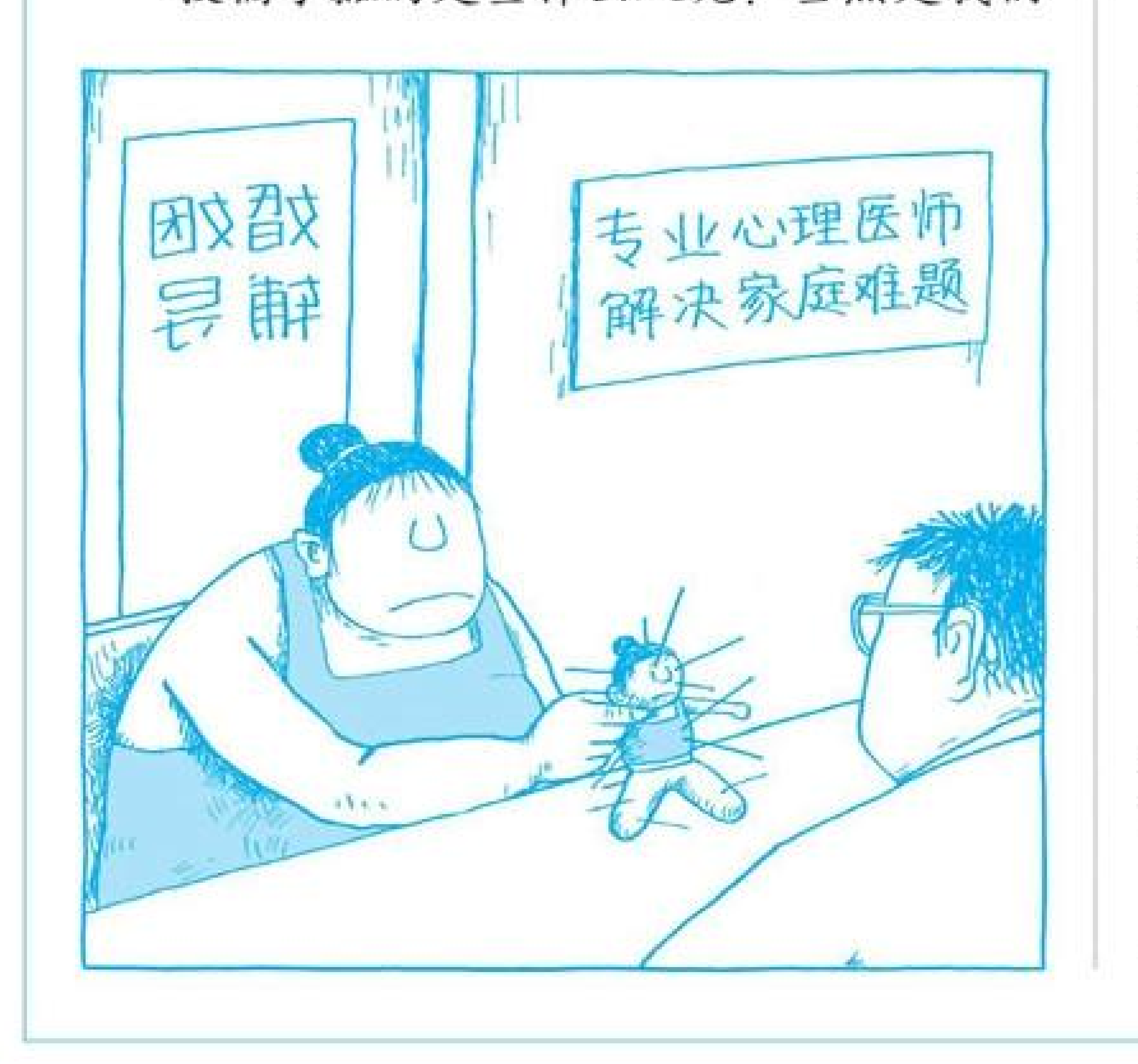
义愤

◉梁实秋

有一天我从马路上经过，看见壁上有一幅硕大无朋的宣传画，上面写着“我们要驱逐倭寇收回失地”，画的是一个倭兵，矮矮的身量，两腿如弓，身上全副披挂，脸上满是横肉，眼里冒着凶焰，嘴里露着獠齿，作狞笑状。他脚底下是一堆一堆的骷髅，他身背后是一摊一摊的瓦砾。他代表的是凶残、破坏、横暴、黑暗。这幅画的确画得不坏，因为它能活画出倭兵的一副穷凶极恶的气概。

过了几天，我又从这里经过，我又回过头望这幅壁画，情形稍微有点两样了：这画里的倭兵身上沾满了橘子瓤，脸上也都沾满了橘子瓤。这些橘子瓤一经沾上，是不易落下来的。我略略查看，橘子瓤的块数约在百八十以上，而且大多数都很准确地命中了，想见投掷的技术是很不坏的。

投橘子瓤的是些什么人呢？当然是我们的爱国民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然是因为激于义愤。他们看见这幅画里的倭兵，就想起真的倭兵来，于是义愤填膺，顿起杀贼之念，可巧四川的橘子既多且贱，可巧嘴里正嚼着一瓣橘子，于是忍无可忍，“呸”的一声将橘瓤吐在手里，“嗖”的一声掷将过去，“啪”的一声不偏不倚地命中了倭兵的身体。一个人这样做，许多人起来仿行。顷刻间倭兵遍体疮痍，而我所费者仅为本来要吐在地上的百八十块橘瓤而已。



平心而论，这些义愤之士都是可钦佩的。他们是有良心的，他们是爱国的。从前我游西湖，看见岳坟前有不少人围着秦桧的铁像小便，大家争先恐后地向他身上浇冲，有些挤不进的便在很远的地方吐送一口黏痰过去。这件事虽与公共卫生有碍，然而也是一种义愤的表示。这都证明人心未死。

不过，我常想，假如我们把这种义愤积蓄起来，假如我们不亟亟地把橘瓤作为宣泄义愤的工具，假如我们能用一个更有效的方法使敌人感受一些真实的打击，那不是更好吗？

听说普法战争后，法国的油画院中陈列着普兵屠害法人的画片，令法人有所警惕。这并非是“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这是要锻炼、磨砺人民的复仇心。听说那些画片上并没有橘子瓤或黏痰之类。

我们要驱逐倭寇，收回失地。那幅壁画是提醒我们这种意志的。戏台上的曹操，我们杀他做啥子？

（**生如夏花**摘自云南人民出版社《雅舍杂文》一书，**王　原**图）

财务从所有可报销的教师名单中连续翻找了三四遍，没有在那名单上找到我的名字，最后对那学生说：阎老师那一万元补助已经分月打进他的工资了。说完就把那分门别类的一卷发票塞进信封给了那学生。

那天一家人吃晚饭时，我把那一卷被退回的发票扔到了饭桌上。当大家明白我们半年来对万元公款的挥霍，其实花的还是自家工资时，景况正如一个叫花子捡了钱无度无节地大吃大喝后，才发现那钱原来是从他自己的口袋漏落在自己脚下的。那一晚，全家人吃饭淡而无味、少言寡语，但事后回忆半年来花钱可报销的快乐，却充满着意味无穷的绝妙和轻松，是前世今生的一种空前和绝后。

（**刘东东**摘自《北京青年报》，**邝　飚**图）



叶浅予描绘张大千作画时的情境

习　气

◉林清玄

于右任先生有一把漂亮的大胡子。有一天，他遇到一位小女生，小女生对他的胡子感兴趣，便问于右老："您睡觉的时候，这一把胡子是放在棉被外面还是里面？"

于老先生一时被问住了，想了半天也想不起睡觉的时候胡子放在哪里，只好对小女孩说："我改天再告诉你。"

那天晚上，于右老失眠了。他先把胡子放在被子里，感到不对劲；又把胡子拉到被子外面，也觉得不对劲。他一个晚上就这样把胡子拉来拉去，还是不知道胡子平时到底是在被子里还是被子外。

很久以后，于右老终于弄清楚了：他的胡子有时在棉被外，有时在棉被内。

在我们的生活里，有许多事都和于右老的胡子一样，弄不清到底是什么面目。最简单的问题往往最不能找到答案，例如：你下飞机的时候是右脚先下，还是左脚先下？

我有一个朋友是电影导演，他要到澎湖去拍戏，就找了一位密宗的大师看看到澎湖以后的运气。大师对他说："你下飞机的时候记住要左脚先下，否则你这一部电影就完蛋了。"

我的导演朋友下飞机时突然忘记了到底是应该左脚先下，还是右脚先下，站在飞机的过道上呆住了，不敢跨出去。直到空乘催他，他的右脚才跨出去。走了几步以后才想起大师叫他先迈左脚，顿时捶胸顿足，把自己狠狠骂了一顿。后来电影不卖座，他一直恨自己的右脚。

当然，这些习焉不察的事，有时对我们并没有什么伤害。可是有一些就有伤害了，例如你问一个抽烟的人："你一天抽几支烟？一支烟有多少尼古丁？"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准确地回答出来。或者你问一个普通人："你的童年时代是怎样的？你青少年时代不是很有抱负的吗？今天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问题出在哪里？"同样地，很少有人能回答出来。

但是我们知道，抽烟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伤害，如果我们不正视它，将来一定会出问题的。而我们过去有那么远大的理想，今天却没有成功，一定是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如果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肯定对我们今后的成功有帮助。

我想，那时是因为习气，我们明明知道很多选择、很多习惯是坏的，却偏偏要去做，这就是习气，是俗话说的"野狗改不了吃屎"。路上的野狗你给它好东西吃，它吃到一半，闻到屎味又跑去吃屎了，许多戒烟的人老是戒不掉，就是这个道理。这样说似乎有点刻薄，然而，坏的习惯不正是如此吗？

曾经有一个失眠的人去找心理医生，心理医生教他数绵羊。有一天他又失眠了，医生问他，他说："绵羊都跑走了，抓不回来怎么办？"医生说："你不要管它，假设你有一千只绵羊，跑掉一些有什么关系？"

第二天他又失眠了，医生问他原因，他说："我的一千只绵羊今天都数完了，明天怎么办？"

你看，习气是多么可怕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有坏的习气，即使有一百万只绵羊，也有数完的一天。

所谓成功的人生，就是一天减少一些习气，减少习气唯一的方法就是去面对它。

（丁　强摘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紫色菩提》一书，**叶浅予**图）



不生伤身之气

◉吴淡如

聊天时，朋友阿存苦笑着告诉我：“我爸每年过生日，我都要送他一台电视机。”

“都不换一下？”我说，“也太没创意了。”

“我本来也想换个花样，”阿存说，“但是，他常看电视越看越生气，气得拿东西砸电视，所以他的电视常坏掉。上个月，他看某某人的政论节目，又拿酒瓶砸电视了。这样也好，我完全不必伤脑筋。”

哈哈，原来还真有人会气到砸电视。

你砸电视，电视里那个讨厌的人又不会痛，徒然减损了自己的财产，干吗呢？可是，盛怒中的人总是想不到这些。世上的事情用损与利来组合，大致可分成几种：

一、利人利己，那一定要做。

二、利人损己，慈善家应该做。

三、损人利己，道义上最好不做。

四、损人损己或损人不利己——太笨才会做。

砸电视这种行为算第五种：很单纯地损自己，跟别人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以为损到了别人，其实只损到了自己。

是不是很好笑？且慢笑别人，日常生活中，我们虽然不一定会砸电视，但也常有类似的行为：别人根本不晓得，但自己气得要死。

第一种是所谓“愤世嫉俗”的性格，看什么都不顺眼，自怜自艾。

这种人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对某些根本不认识的人或物生气，而且越想越气，气到影响自己的人际关系，从而陷入“老板骂老公，老公骂老婆，老婆打小孩，小孩踢狗”的恶性循环。

另一种则是生闷气。几乎每个人都生过闷气，徒然得内伤，很少有人能在生闷气的那一刻，意识到自己既好笑又无聊。

虽然绝大部分人不会因为政论节目砸电视，但有不少人会因为电视连续剧的情节而生气。很多节目制作人都知道，能够让大家“一边看一边骂”的情节，就是收视率的保证，因为观众就吃这一套。

你自己气得半死，别人又不知道，那么，这样的气最好不要生。电视不好看，快快关掉它便是了，你为什么要边气边看，为什么不选择离开，难道你有受虐癖吗？

气得半死却离不开，是我们的惰性。

婚姻生活中有受虐癖的人也不少，一边爱一边骂，气一辈子，也在一起一辈子。

其实大部分的气是白生的，他既然让你生气，你可以选择离开；若你不愿离开，就只好提高自己的宽容度了。

（聂　勇摘自漓江出版社《不生气的技术》一书，喻　梁图）



母亲走了

◉老　愚


母亲

母亲在昏迷了七天七夜之后走了。

她在世上活了73年，已经是外祖父家族里最长寿的人了。

外婆活到51岁就猝死了。那年，她一听到崖头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地主张义立即来大队接受批斗”的命令，浑身便开始筛糠般地战栗。她年轻时从万家村嫁到这户老实人家里，带孩子，为雇工做饭，看着高大的丈夫领着几个长工起早贪黑地种地拉货，慢慢添了田地，置了十几头高脚牲口。往往要等丈夫和伙计吃饱后，她才和几个孩子就着剩菜吃上几口。她盼望着一家人过上好光景后，自己就能松口气，享享清福了。突然间乾坤倒转，丈夫被打上了“地主”的烙印，一家人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富也被瓜分了——张家人沉入地狱，成为人见人嫌的罪人。一家人呆呆地守在三孔窑洞里，丈夫沉默不语，一袋接一袋地抽着烟。女儿嫁不出去，儿子没有前途，她眼前只有绝望。我至今不知道外婆的名字，本以为随时可以问母亲，不料母亲就这样离世了，已经没有人知道老人家的名字了。

母亲被渴望晋升的军官丈夫抛弃后，外婆一夜之间变老了。她为大女儿和两个孙子愁得睡不着觉，头发齐刷刷地白了。咋办呢？咋办呢？她念叨着。

外婆走后，外祖父就更沉默了。在我的记忆里，劣质旱烟冒出的烟味，罩住了绛中村那间破败的窑洞，不时会从窑洞深处的床板上传来长长的叹气声。母亲和我的两个姨一脸愁容，坐在炕上一针又一针地纳着鞋底。异样的气氛里，我大气都不敢出。

一家人仿佛与世隔绝了。偶尔来个人，也是匆匆说几句话就走了。走来走去也就几家老亲戚，过年过节说几句客套话。和外面的联系就靠窑洞顶上的大喇叭，威风凛凛的干部会站在崖头，生硬地吆喝外祖父和我两个舅舅：拿上铁锨收拾牲口棚了！赶紧出来浇地！

因为终日郁郁寡欢，外祖父得了气鼓病，肚子大得如同碌碡。无钱治病，只能一天天拖着。冬天里，公社干部大兴土木，征调气喘吁吁的外祖父筑墙，严寒里他吸入冷气，大口大口地吐血。两个姨出嫁了，舅舅分开过了，外祖父独自躺在老窑洞里挨着日子。

1976年夏天，母亲利用晌午的歇息时间，用架子车将老人家接到家里。外祖父躺在轮椅上，整天眯着眼不言语。我把饭端过去，他接过去三两下吃完，把碗放在地上。我没话跟他说。我是恨他的，因为他，我注定没有前途。老天为何把我生在这样的“剥削阶级”家里？在出身好的人面前，我有深深的自卑感。我甚至在心里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世界是他们的，我们能活着就不错了。

那年秋天，雨水出奇地繁密，墙倒房塌。外祖父也死了，享年61岁。

1991年冬天，我在门头沟煤矿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妹妹来信说，大姨脑出血而亡。几年后，小姨也死于同样的病症。母亲看着大姨留下的两个儿子和小姨留下的一儿一女发愁。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但她没有精力照顾这么多孩子，只能看着我两个姨夫相继白了头、弓了腰。

她们死后，母亲一下子没地方去了，也没有说话的亲人了。

前年，大舅舅突然失忆，糊涂多日后辞世，年仅65岁。母亲在自己大弟的床前号啕大哭，怎么也劝不住。自那以后，母亲一天天萎靡了。她的眼神迷离起来，经常望着很远的地方发呆。

她有高血压，一直靠吃药维持，从那以后，她经常脸涨得通红而且嗜睡。之后，胃病、白内障、灰指甲、综合性肾炎接踵而至，她的精神一日不如一日。中药复西药，最多时一天要吃十几种各色药丸



(片)。后来，她一看见药就发憷。

大剂量激素维持着她的身体机能，也改变了她的容颜。六七月时，她在电话里对我说：你恐怕都不认识你妈了。我是有准备的，可在八月中旬回到家，我还是吓了一跳：母亲的面容完全变了。

一年多时间里，母亲进出医院4次，刚开始还能消肿，到最后，医生以找不到扎针的血管为由，逼迫她出院。家人明白，母亲来日无多了。

她突然陷入昏迷，然后就离开了我们。

看着母亲的棺材徐徐沉入大地深处，我的心里空了。从今往后，没有什么能填满那个空了。母亲张彩勤，陕西省扶风县五泉乡绛中村人，育有四子一女，留在人间的身份证上面注明：她生于1940年。


母亲、继父和侄女

在村委会主持的追悼会上，母亲变成了“张老孺人”，“含辛茹苦”“勤劳持家”之类的词语覆盖了她真实的一生。没有给我念悼词的机会，我说给母亲的话只好写在这里了：

尊敬的各位亲友：

今天是我母亲下葬的日子。

老人家的大半生，都是在动荡和焦虑中度过的。她的婚姻也很不幸，追求进步的丈夫抛弃了她，她被迫带着两个孩子改嫁。那段时间，她为孩子的命运担忧，思前想后睡不着觉，视力急剧下降。

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改嫁后，碰到了命中的贵人——我们的父亲。从此，她和智慧、好强、包容的丈夫一起，经营起这个一穷二白的家。

那个时候，父亲为了多挣点钱，常年在外奔波做活，母亲承担起了照顾一家人的重担。她既要出工，还要照顾我们几个孩子。在我的记忆里，她为了让我们吃饱，把能吃的都吃了。最艰难的时候，甚至把玉米芯煮成糊糊来吃。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最后一个端起碗，看哪个还没吃够，她就把自己碗里的饭倒一些给他，她常常开水就剩馍吃几口了事。

那个时候，没有男劳力的家庭会被人瞧不起，分粮食的时候，母亲总是躲到角落里。拿到少得可怜的粮食，她愁眉不展，会忍不住念叨出声：娃们正在长身体，这怎么能吃一年啊？她不止一次地点着我的额头说：你啥时候能长大挣工分了，咱家就能多分点吃的了。

她和父亲一起精打细算，想过上让人尊敬的日子。他们曾先后两次盖房，第一次盖房的时候，母亲拿出了外祖父外祖母分给她的四十几块银元——地主家庭唯一的遗产。

在父亲包活、建电石厂和造纸厂的日子里，她整天操心。盖造纸厂资金紧张的时候，她发愁；产品销路不畅的时候，她睡不着觉。等父亲盖起让十里八乡羡慕的一院房子时，她的眉头才真正舒展了。

母亲教我认字识数，等我会写一百个汉字后，她把我送进了学校。她很想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大学，有自己美好的前程。

她无时无刻不在操所有人的心——上学，工作，成家，住房，孩子。每个孩子的生活状况都让她挂念。

有时她会说：我啥时才能享你们的福啊？等我们有了自己的事业，有能力孝敬的时候，母亲的身体却出了问题：先是胃病，吃不成东西；然后是高血压，不能动弹；又是白内障，看不清东西；最后是肾病，全身无力。在最后这几年，母亲受尽了病痛的折磨。

母亲的病当然与劳累有关，但导致她郁郁寡欢的重要因素是一生所受的创伤。在当时的环境下，亲人们的身心遭到重创，相继离世：外祖母担惊受怕早逝，外祖父被折磨至死，大姨、小姨中年暴亡，大舅舅也走了。这一切使她非常悲伤，时常愁眉不展。父亲精心陪伴，二弟媳妇悉心照料，弟弟妹妹们争相孝顺，孙子膝前承欢，还是没能留住她。2012年9月12日，母亲心力衰竭，突然深度昏迷，7天后撒手归西。

母亲活了73岁，历经磨难，和我们的父亲一起，把5个孩子拉扯成人，在为我们提





诗四首

月光行

◉〔美〕里昂·耐特

来吧，与我漫步在这月光里
让我们共享这暮色朦胧把柔肠细诉
当月光在前面的路上闪烁着梦想
月色中更紧地偎依
你可感到我臂间的暖意
深饮这杯月色
深饮这神奇的魅力
我们要在月色中体味诗意
（将落月挽留）
我们要饮尽每一滴月色
因为太阳就要升起

（**郑文龙**摘自《英语广场》2012年第31期）

新 娘

◉海 子

故乡的小木屋、筷子、一缸清水
和以后许许多多的日子
许许多多的告别
被你照耀

今天
我什么也不说
让别人去说
让遥远的江上的船夫去说
有一盏灯
是河流幽幽的眼睛
闪亮着
这盏灯今夜睡在我屋里

过完了这个月，我们打开门
一些花开在高高的树上
一些果结在深深的地下

（**彭慧慧**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四）》一书）

秋 日

◉〔瑞典〕马丁松
◎张 错译

田野迎面向我走来，
带着马匹和坚毅的农夫，
向着海洋那边望去。
在秋日稻禾割后的金黄残株中，
铁犁分挖出黝黑的条纹，
把狭长的早晨扩散成长方形的白日，
再不断地扩散直至白日融入黄昏，
把黄昏的暗黑带进夜晚。

创造的夜

◉〔瑞典〕马丁松
◎安 妮译

我们在一石桥边相遇，
白桦树站着观望，
溪流蜿蜒向海犹如一条闪光的鳗鱼。
我们互相缠绕以创造上帝，
秋天播种的麦地叹息着，
而黑麦射出一片波浪。

（以上两首**韩晓雯**摘自情诗网）

供安身立命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教给了我们做人的道理：人穷志不短，一切靠自己。

我们觉得母亲是幸福的，因为有我们刚强、开朗的父亲，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而且照顾她，尽其所能地给了她最好的生活。我们不敢想象，还有谁能带给她这样好的命运。在母亲弥留之际，父亲一边为她擦脸上沁出来的汗，一边自言自语：你到底舍不得啥啊？走了就解脱了，不用受罪了。我们要说，母亲最放不下的就是您！母亲老说，走在前头的享福，她享了您的福，她担心您在世上受罪。在此，我代表妹妹弟弟们向母亲的在天之灵保证：我们一定尽全力伺候好父亲，让他有一个幸福的晚年。您就放心走吧。

在我心里，生父只是给我生命的人，继父才是给我人生的真正的父亲。今天，我要给父亲深深地鞠一躬！

我能读到大学毕业，除了父母的供养、老师的教育，还有弟弟妹妹的牺牲。母亲病了，妹妹中断了自己的学业，未能上成高中，二弟初中毕业就回家务农了。母亲在世时常说：你要对得起你爹，照顾好弟弟妹妹们。我会尽力做的，母亲，您就放心吧。

母亲，安息吧！

（**刘 凯**摘自FT中文网）



野猫的裁决

◉阿瑟·W.赖德
◎邓　笛编译



从前，有一只鹧鸪在一处山林的草丛里安了个窝，它的窝不但能遮风挡雨，而且舒适透气，是一个很不错的栖居之地。

有一天，鹧鸪离开它的窝，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觅食。这一去就是好些日子。其间，一只兔子来到这里，发现了鹧鸪的窝，就住了进去。过了几天，鹧鸪回来了，它对兔子的行为十分生气。

“喂，兔子，”鹧鸪怒道，“你怎么能趁我不在的时候霸占我的窝呢？出来，赶快出来！”

“你凭什么说是你的？”兔子也不甘示弱，“这是一个无主之窝，我占了就是我的，这是森林法则规定的。”

“可是，这并不是无主之窝，在你来之前我就在这儿住了好久了。”鹧鸪据理力争。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兔子说，“但是我来的时候这儿是空的，而且我已经住了好多天了，所以这儿现在就是我的！”

在它们争执不下的时候，一只体型硕大的野猫走了过来。野猫是一个卑鄙的家伙，但它总是把自己伪装成很高尚的样子。此刻，一个恶毒的计划正在它心中酝酿。不过，它现在首先需要得到鹧鸪和兔子的信任。只见它用后足站立，把一只前足放在胸前，装模作样地祈祷：“哦，我的主啊，生命如此脆弱，又如此短暂，让我们文明地生活，公正地做事，理性地解决争端，共同创造出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吧！”

听了野猫的祈祷，兔子觉得野猫既强大又公正，让它做裁判解决窝之争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它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鹧鸪表示怀疑，提醒兔子别忘了野猫是它们俩共同的天敌。不过，兔子仍坚持自己的想法，对鹧鸪说：“如果你不愿听野猫的裁决，就表示你放弃了窝的所有权。”

听了兔子和鹧鸪的对话，野猫心中暗喜，但是它假装犯难地说：“你们俩，一个是早就在此居住，一个是现在实际居住……唉，该怎么办呢？”

兔子说：“神圣的野猫先生，我们相信你，如果谁不听从你的裁决，你就将谁吃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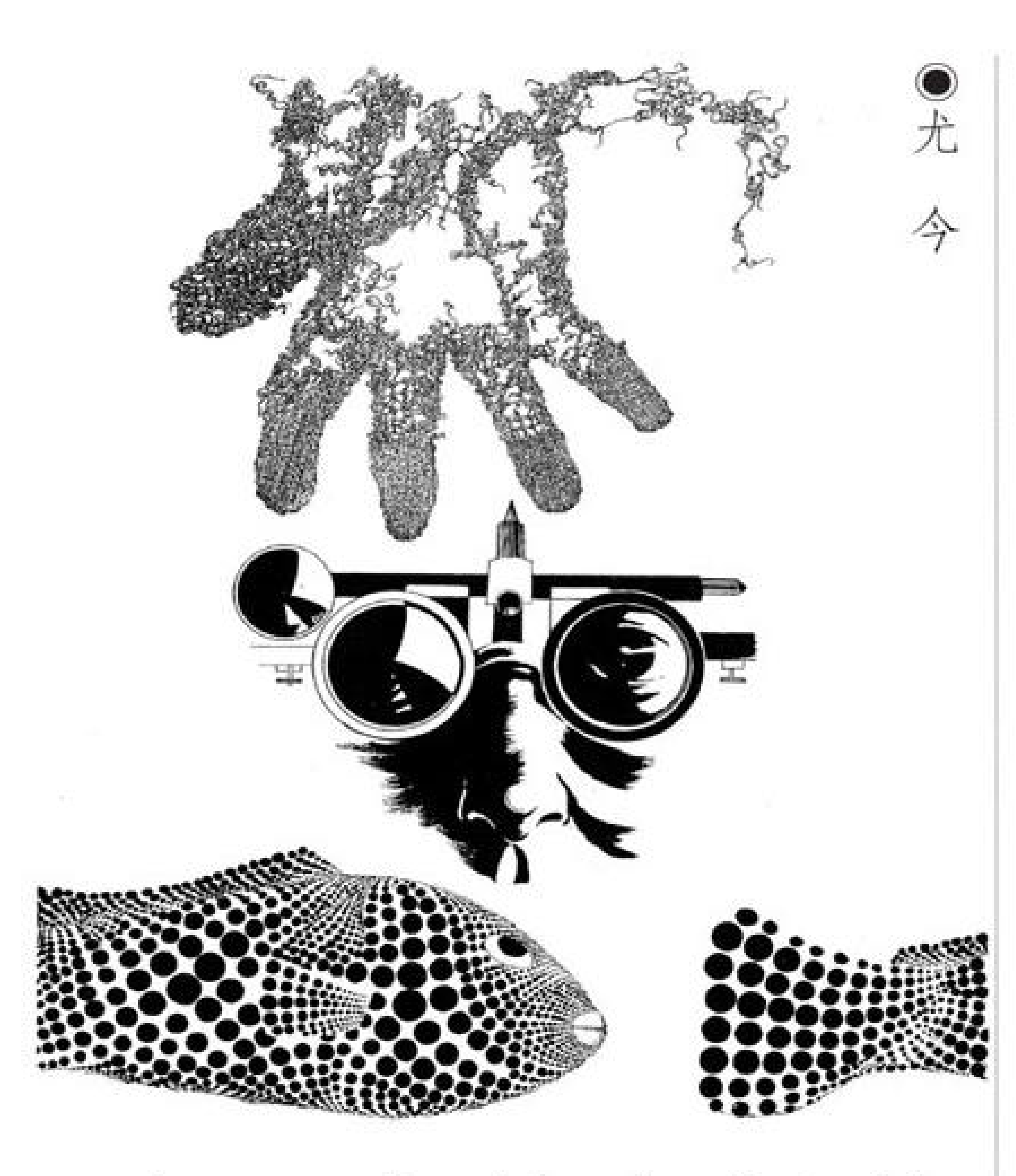
“亲爱的朋友，请你别这样说。”野猫说完，看了一眼始终与自己保持一段距离的兔子和鹧鸪，“我是决不会做出那种凶残的事情的！不过，既然让我裁决，你们就要让我听明白。我老了，耳朵不好，你们离我这么远，我怎么能听明白呢？来，都靠我近一点。”

兔子和鹧鸪听了野猫冠冕堂皇的言语之后，放松了警惕，往它跟前走了走。当它们走到野猫面前时，野猫露出了真面目，它一手抓住兔子，一口咬住鹧鸪，然后将它们全部变成了自己的盘中之餐。

坏人总喜欢打着神圣的幌子行骗，我们要提高警惕，切勿上当！

（**杨雅娟**摘自《环球时报》2012年10月22日，**夏大川**图）





◉尤 今

生活中的小哲学

自 律

有一家跨国银行招聘理财专员，次子刚自美国负笈归来，致函应征。不久，接到来自伦敦总部的电话，定了日期和时间，要和他进行第一轮的电话会谈；这一关过了，才能获得飞往海外进行正式面试的机会。电话会谈定于某日十时进行。当天九时许，我看见他郑重其事地穿了衬衣、打了领带，在电话旁边正襟危坐，忍不住笑了起来，揶揄道："嘿，电话会谈而已，打扮得那么神气干吗呀？对方又瞅不见你，犯得着这样大张旗鼓吗？"

没有想到，他竟然正经八百地应道："妈妈，如果我现在穿着背心和短裤，我的心情必然也是轻松适意的。那么，我说出来的话也许就不够慎重了。再说，对方是在办事处给我拨电话的，他衣冠楚楚，我又怎么能不给予他应有的尊重呢？"

我很惭愧。在别人见不着的地方严于律己，才是最大的自律啊！终于，过五关斩六将，他顺利获得了那份工作。

半块三明治

次子在伦敦银行的投资部门工作了好几年后，碰上了经济不景气，银行要裁员，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次子与同事西门在银行里共处一室，常常互相调侃，说哪一天对方被裁了，自己便能独用一室了。当然，说着这样没心没肺的话时，大家都不认为失业的厄运会变成掉在自己头上的陨石。

那天中午，工作特别忙碌，西门没有出去用餐，只是托人买了一份三明治，一面食不知味地啃着，一面分秒必争地办公。就在这时，来了电话。他放下三明治匆匆下楼去了，这一去，竟未能再回来。那齿痕犹在的三明治，就此寂寞而凄凉地长搁桌上——西门被裁了。

为了确保银行投资部门资料库的安全，根据规定，任何雇员从被解雇的那一刻开始，就不准再返回办公室。银行会派人把他的东西收拾好，送到他家里去。

在给我的长途电话中，次子难过地说道："妈妈，那三明治他才吃了半块啊！"残留桌上的半块三明治，像个无声的警钟：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勤快并不是铸造铁饭碗唯一的原料，不是的。

推陈出新的创意，才是永远的不倒翁。

回头看看

我在香港买了一件御寒的大衣，色如墨，轻暖似羽毛，爱入心坎。然而，第一次穿它出国，便遗失了。

那天，我办好了去伦敦的登机手续，到食阁用早餐，顺手把大衣搭在椅背上。吃饱后，拎起随身行李，便匆匆赶往闸门。

是上飞机之后才想起的。心想：也许有人路不拾遗呢？然而，回国后查询，大衣宛若泥牛入海。和女儿谈起这事，她说："妈妈，您站起来时，为什么不回头看看呢？"

十年前，她负笈英伦前夕，把手机遗落在计程车上，这给即将远行的她带来了成箩盈筐的麻烦，成为刻骨铭心的教训。从那回起，独自在异乡生活的她，便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她强调："妈妈，以后记着回头看一看。"回头看一看，啊，回头看一看。当你回头看时，你会明明白白地看到你所犯的错误和你曾



平生恨事

◉黄永武



有些恨非常微妙，简直与爱混淆不清。有人恨“西瓜多子”，结果无子西瓜出现了；有人恨兰花繁殖不易，结果细胞切片繁殖的技术也被发明了。恨，有时也有积极意义。

陈继儒所纂的《珍珠船》中，记述了渊材平生所恨的五件事：

一恨鲥鱼多骨，
二恨金橘多酸，
三恨莼菜性冷，
四恨海棠无香，
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诗。

这种恨，无关国仇家恨，无关人际纠缠的恩怨，事实上是对万事万物太多情，管到造物主那边，为天赋的憾事而愤愤不平。

鲥鱼是天下美味，吃时偏恨多骨；金橘的黄色艳压众果，尝来偏恨多酸；而莼羹鲈鱼脍，那滑腻的黏液，比名爵禄位更令人惬意，却又恨它性冷不宜多吃；而海棠的艳色如妖姬，却偏恨它无香味。这些恨，陪衬出了最可恨的事：像曾巩这样文章练达的人，偏恨他不能作诗！“人无仙骨不能诗”，文章虽好，偏不能诗，依然是一身俗骨，奈何奈何！

我看这五种恨里，句句是爱，是对圆满世界的一种贪恋，也是对缺陷世界的抗议与关注。凡有这种“恨”的人，大多是天赋特别的“情种”，因而会有这种幽逸的“恨”事！张潮在《幽梦影》里也列了他的“十恨”：

一恨书囊易蛀，二恨夏夜有蚊，三恨月台易漏，四恨菊叶多焦，五恨松多大蚁，六恨竹多落叶，七恨桂荷易谢，八恨薜萝藏虺，九恨架花生刺，十恨河豚多毒。

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恨事，蕴含着普遍的人生哲理：书囊里希望立言不朽的著作，偏遭无情的蛀蠹；夏夜里星空如画，宜有约会，偏偏蚊蚋肆虐；赏月的楼台，偏偏多雨易漏；菊花傲于风霜，偏偏病虫为害，翠叶多焦；高松清风，正宜在其下打盹，偏成了大蚁早占的地盘；雅竹最堪赏玩，偏多落叶；桂荷香气沁人，偏易凋谢；薜萝的墙真美，偏引来四脚蛇；蔷薇的花架真香，偏偏干上多刺；河豚的鲜美冠于众鱼，偏又常常毒死人！凡是美的东西，不是短暂，就是含毒，再不然便早早沦为蚊蚁蛇虺的天下。美中不足，付诸浩叹，这就是多情人生的不完美呀！

到了清人朱锡绶的《幽梦续影》，又添“三恨”：

一恨山僧多俗，二恨盛暑多蝇，三恨时文多套！

该是潇洒的出家人，偏比俗人还要俗气；盛暑天瓜果美味众多，偏偏苍蝇也最多；而作文的人，不能自出灵思，偏多用老套的模式——叫人真恨，真惋惜！惋惜之中也是强烈的爱哟！

（**刘海林**摘自漓江出版社《爱庐小品·生活》一书，**宋光智**图）

有的遗憾。

关键是“看”，既已看到，便该立刻纠正、立刻修补。

当你回过头看时，你也会清清楚楚地看到过去的伤、悲、气、恨、痛。关键是“过去”，既已过去，便永永远远无可挽回、无可弥补了。

活在当下，该忘的，设法忘记；该记的，牢牢记取。这样，前头的路上才会有艳阳等着你。

（**冯国伟**摘自《联合早报》2012年10月31日，图选自山东友谊出版社《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艺术设计系黑白画作品集》一书）





大师淘书

◉上善若水

西南联大时期，作家沈从文喜欢“淘书”。1945年10月5日，沈从文购得中华书局1936年版的《漆器考》，他在书上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从枪声盈耳中购来；书过于简率，不合用；多错误，少材料。”此书见证了在艰难岁月里，沈从文购书的艰难经历。

朱自清在上中学时，就极喜欢读书。当时家里每月给他的零花钱，他把大部分都交给了一家广益书局，而且还常常欠账。1920年是朱自清读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在华洋书庄见到一部新版的《韦伯斯特大词典》，定价为14元。为了得到这本书，朱自清把父亲为他结婚时做的一件皮大氅以14元当掉，把那本《韦伯斯特大词典》抱了回来。不料那件费了父亲许多心力的大氅，却终于没有赎回来。

一次，袁同礼（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要蒋廷黻（清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历史系系主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淘书。淘书时，两人还相互关注察看对方的情况。其间，袁问蒋有何发现。蒋说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文祥年谱》，一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袁似乎不感兴趣，蒋私下里便很高兴。二人出来后，袁同礼要回图书馆，蒋廷黻要回学校，于是二人分手，各自回去。蒋看着袁离开视野后，赶紧回去买那两本书。当他赶到那位收藏家家里准备购书时，收藏家告诉他，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书买走了。

（**苏　生**摘自《辽宁教育》2012年第10期，图选自北岳文艺出版社《书间精灵——中国当代藏书票精品》一书，**杨可扬**图）

拨亮心中的目标

◉水中鱼

美国财务顾问协会的前总裁刘易斯·沃克，有一次接受记者有关稳健投资方面的采访。聊了一会儿，记者问：“到底是什么因素，使人无法成功？”

沃克回答：“模糊不清的目标。”

记者请沃克进一步解释。



沃克说：“在几分钟前，我就问你，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说，希望有一天可以拥有一栋山上的小屋，这就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目标。问题出在‘有一天’的表述不够明确，因为不够明确，成功的机会也就不大。”

接着，沃克又说：“如果你真的希望在山上买一栋小屋，你必须先找出那座山，算出小屋的价值，然后，考虑通货膨胀，算出5年后这栋小屋是多少钱。接着，你还必须算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每个月要存多少钱。如果真的这么做了，你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拥有一栋山上的小屋。但如果你只是说说而已，梦想就可能不会实现。梦想是愉快的，没有配合实际行动的模糊梦想，只是妄想而已。”

（**余　娟**摘自《小品·美文》2012年第9期）





此车超速并疲劳驾驶，违反交通法规。

——“一辆汽车从甲地开往乙地，每小时行驶165千米，已经行驶了12小时，离乙地还有380千米。问：甲地到乙地共有多少千米？”小学四年级的“阿仔”给出了这样的答案。阿仔的妈妈将题和答案贴上了微博，广州交警官方微博转发并评论：完全正确

一个国家的巧克力销量越大，获诺贝尔奖的人数就越多。

——英国权威杂志《新英格兰医学》

低电价对穷人是不利的，受惠的是富人，因为目前国家拿钱补贴居民用电，而穷人用电少、富人用电多。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立浧在一次公开演讲时说。作为南方电网公司专家委员，他表示，阶梯电价必将向分时电价转变，用电高峰时段电价高，反之则低

孩子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培优、上各种辅导班占据了大量玩的时间，每天玩的时间不足两小时；即便不培优，也不知道要玩什么，因为父母没有时间陪伴自己。

——武汉3成小朋友在调查中说自己不幸福

“摊大饼”式地推进城市化，导致宝贵的土地资源大量浪费，而且城市的专业化水平很低，城市运营效率低下。

——不少地方采取“摊大饼”的方式推进城市化，把各种产业都堆在大城市里面，搞“造城运动”。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这样分析

许多国家仍未意识到，其主权早已经丧失。因为他们深陷债务危机，所以现在只能依靠金融市场的“善意”勉强维持。

——据德国媒体10月28日报道，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表示，“欧盟应有权监管和干预其成员国的国家预算”

你们要生可以，但你们得写个协议，保证弟弟妹妹出生之前的全部财产都归我。

——重庆一对父母想生二胎，于是跟12岁的儿子商量，没想到得到以上回复

我一辈子做事没亏待过人，我不想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欠别人东西。

——南京理发店老板马玉剑查出肺癌晚期，平静下来后办的头一件事就是给顾客退卡中的余额。但很多熟客坚决不肯要，还有的当时收下了，到了晚上又包了个更大的红包送来

这样的好光景，该存起一些来，做成饼干，一小块儿一小块儿地掰着吃。

——陈先生在1993

（雪茹、钱坤、汪杰、多多摘）

惊堂木

◉赵 恺

许衡领着他的学生奔波于战乱之途。经一梨园，学生迫于饥渴纷纷摘果。许衡端坐园侧岿然不动。

学生说：园为无主之园，梨为无主之梨。

许衡答：梨园无主，我心有主。

之后，许衡入仕。

之后，见官场污浊，时时扼腕叹息。

友人劝：时下世心无主。

许衡答：世心无主，我心有主。

递辞官。

辞呈说：以权治国，不过当世；以利治国，不及三代；以德治国，长治久安。

许衡曾留下一方惊堂木，坚硬沉实，击案铮铮有余音。这方警世之木，乃梨木雕成。

许衡殁，后人在墓侧植一梨园。梨园硕果压枝而无人私取。

（原创）



我的老师

◉莫　言

这是一个被千万人写过还将被千万人写下去的题目。用这个题目做文章一般都抱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当然我也不愿例外。但实际生活中学生有好有坏，老师也一样。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中，教过我的老师有非常好的，也有非常坏的。当时我对老师的坏感到不可理解，现在自然明白了。

我5岁上学，这在城市里不算早，但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没有。这当然也不是我的父母要对我进行早期教育来开发我的智力，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村被划归国营的胶河农场管辖，农民都变成了农业工人，我们这些学龄前的儿童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通通进了幼儿园，吃在那里，睡也在那里。幼儿园里的那几个女人经常克扣我们的口粮，还对我们进行准军事化管理。饥肠辘辘是经常的，鼻青脸肿也是经常的。于是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学校里去，这样我的口粮就可以分回家里，当然也就逃脱了肉体惩罚。



我上学时还穿着开裆裤，喜欢哭，下了课就想往家跑。班里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最小的如我，最大的已经生了漆黑的小胡子。给我留下印象的第一位老师是一位个子很高的女老师，人长得很清爽，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衣服，身上散发着一股特别好闻的肥皂味儿。她的名字叫孟宪慧或是孟贤惠。我记住她是因为一件很不光彩的事。那是这样一件事：全校师生都集中在操场上听校长作一个漫长的政治报告，我就站在校长的面前，仰起头来才能看到他的脸。那天我肚子不好，内急，想去厕所又不敢，就将身体扭来扭去，实在急了，就说：“校长，我要去厕所……”但他根本不理我，就像没听到我说话一样。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一边大哭，一边往厕所跑去。一边哭一边跑还一边喊叫：“我拉到裤子里了……”我当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学生和老师都笑弯了腰，连校长这个铁面人都笑了。我只知道孟老师到厕所里找到我，将一大摞写满拼音字母的图片塞进我的裤裆里，然后就让我回了家。十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她与我妻子是一个村子里的人。我妻子说



她应该叫孟老师姑姑，我问我妻子："你那个姑姑说过我什么坏话没有？"我妻子说："俺姑夸你呢！"我问："她夸我什么？"我妻子严肃地说："俺姑说你不但聪明伶俐，而且特别讲究卫生。"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二个老师也是个女的，她的个子很矮，姓于名锡惠，讲起话来有点外地口音。她把我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我自己也闹不清楚上了几次一年级——从拼音字母教起，一直教到看图识字。30多年过去了，我还经常回忆起她拖着长调教我拼音的样子。今天我能用电脑写作而不必去学什么五笔字型，全靠着于老师教我的那点基本功。于老师的丈夫是个国民党的航空人员，听起来好像洪水猛兽，其实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他教过我的哥哥，我们都叫他李老师，村子里的人也都尊敬他。文化大革命期间，兴起来往墙上刷红漆写语录，学校里那些造了反的老师，拿着尺子、排笔，又是打格子，又是放大样，半天写不上一个字；后来把李老师拉出来，让他写，他拿起笔来就写，一个个端正的楷体大字跃然墙上，连那些革命的人也不得不佩服。于老师的小儿子跟我差不多大，放了学我就跑到他们家去玩，我对他们家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后来我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就再也不好意思到他们家去了。几十年后，于老师跟着她的成了县医院最优秀医生的小儿子住在县城。我本来有机会去看她，但总是往后拖，结果等到我想去看她时，她已经去世了。听师弟说，她生前曾经看到过《小说月报》上登载的我的照片和手稿，那时她已经病了很久，神志也有些不清楚，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师弟问她我的字写得怎么样，她说：比你写得强！

第三个让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是个男的，其实他只教过我们半个学期体育，算不上"亲"老师，但他在我最臭的时候说过我的好话。这个老师名叫王召聪，家庭出身很好，好像还是烈属，这样的出身在那个时代真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一般的人有了这样的家庭出身就会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但人家王老师却始终谦虚谨慎，一点都不张狂。他的个子不高，但体质很好。他跑得快，跳得也高。我记得他曾经跳过了一米七的横杆，这在一个农村的小学里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据说起初他们想把我送到公安局去，但因为我年龄太小而幸免。出了这件事后，我就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坏学生。他们认为我思想反动、道德败坏，属于不可救药之列，学校里一旦发生了什么坏事，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我。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冬天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自家的活儿不干，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都认为我是在伪装进步。一个夏天的中午——当时学校要求学生在午饭后必须到教室午睡，个儿大的睡在桌子上，个儿小的睡在凳子上，枕着书包或者鞋子。那年村子里流行一种木板拖鞋，走起来很响，我爹也给我做了一双，我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我本能地将拖鞋脱下提在手里，赤着脚进了教室。这情景被王召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吵醒。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在学校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当所有的老师都认为我坏得不可救药时，王老师通过一件小事发现了我内心深处的良善，并且在学校的会议上为我说话。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动不已。后来，我辍学回家成了一个牧童，当我赶着牛羊在学校前的大街上碰到王老师时，心中总是百感交集，红着脸打个招呼，然后低下头匆匆而过。后来王老师调到县里去了，我也走后门到棉花加工厂里去做临时工。有一次，在从县城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骑车回家的王老师，他的自行车后胎已经很瘪，驮他自己都很吃力，但他还是让我坐到后座上，载我行进了十几里路。当时，自行车是十分珍贵的财产，人们爱护车子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王老师是那样有地位的人，竟然冒着轧坏车胎的危险，载着我这样一个卑贱的人前进了十几里路。这样的事，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王老师，但他那张笑眯眯的脸和他那副一跃就翻过了一米七横杆的矫健身影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郝景田摘自凤凰读书，李晨图）



做点什么吧

◉史蒂夫·古迪亚 ◎练培冬 编译

那日，白雪皑皑，冷风瑟瑟，因为等红色信号灯，我的车在十字路口停下了。刺骨的北风肆无忌惮地敲打着车窗，好像不满车里的人正尽享着暖气的舒适。透过车窗，我忽然注意到，一个年轻的女人站在路旁，裸露的双手冻得通红，不停地相互搓擦着，还不时地跳着脚取暖。她身旁立着一块牌子，写着“我有一个孩子，没有食物”。在凛冽寒风的劲刮下，她的眼泪不自觉地流出来，在脸上留下了条条痕迹。

在许多大城市，无家可归者和失业者流落街头似已司空见惯，没几个驾驶者会停下来给予施舍或提供援助，一般都会呼啸而过。毫无疑问，大多数人都听过这样的告诫：一味地给这些人钱，只会养成他们懒惰、依赖的生活方式；说不定你给的现金，他们并不是用来买食物填饱肚子，而是用来买了酒或毒品。至少我就是这样被教导的，我还被告知，如果要捐款，最好到当地的慈善机构或救济团体，因为这些机构有更好、更专业的计划，能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不过，即使这些说法是真的，我还是经常会想起一个故事：两个青年在人行道上见到一个流浪汉，那人饿得连开口乞讨的力气都没有了。其中一个青年从钱包中拿出两张纸币递给这个不幸的陌生人，另一个青年赶紧把他的手拉了回来，并说：“你为什么给他钱呢？他会拿着钱去买醉、嗑药的！”给钱的青年回答：“是啊，也许吧。我们不也是吗？”

在这么一个大冷天，看到窗外的这个女人，我心生怜悯，但内心却在激烈地挣扎着。我想她可能住在附近的妇女避难所，但她是否真有孩子却不得而知，因为视线范围内未见孩子。我应该给她钱吗？显然，她确实很需要。因为天确实很冷，而她衣服单薄、冻得直抖，不论有没有孩子，她确实需要帮助。我已不愿去探究她的动机是什么和大多数人告诫的“骗局”是不是真的了。



要帮助她，我应该做些什么，怎么做才好呢？什么才是最好的方式……我仍在纠结这些问题时，突然看到前方的车窗玻璃摇了下来，伸出了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司机将手上的手套摘了下来，给了这个在风中瑟瑟发抖的女人。我虽然听不清这个女人说了什么，但嘴型显示她在反复说



独自爱

◉莫小米

阿婆103岁了，活得比一个世纪还长。

像生命那样长久的，是她的爱情。我这么一说，你会以为她的爱情很顺遂、很幸福，其实很坎坷。

她16岁就嫁了他。21岁参军，就是著名的红色娘子军。

娘子军的故事，连带着琼岛的热带风光、女战士的英姿，当年被拍成电影、编成芭蕾舞剧，一度深入人心。80多年过去了，在世的娘子军没几个了，她还健在。

男人也是革命队伍里的人，小夫妻感情很好。不料风云突变，男人为躲避抓捕，搭船远走南洋。分离时，她仅26岁。

男人刚去时，也曾写信让她出去团聚。她很贤惠，他留下的孩子要抚养，两家的老人要照顾，怎么丢得下？她当时以为，男人过一阵就会回来吧。

日本人打到海南后，他们彻底断了音讯。后来男人有了新家，5个孩子，一大家子。

这不等于男人忘了发妻。20多年前，恰好邻村有人从南洋回来探亲，男人让人捎回一卷录音带并帮忙找找他的妻子，还说若是她还活着，就让她讲一段话录下来。他80多岁了，人回不来了，想听听她的声音。

都离开50多年了，还能说啥？千言万语，还是无语？

她把其他人统统赶出房间，小辈以为她要讲悄悄话。

大门一关，阿婆就喊着名字开骂：你个没良心的，走了几十年都不回来，你不管我就算了，孩子不要了，娘也不要了，家也不要了……骂啊骂啊，把自己骂哭了，声音也嘶哑了。

过了一个月，她收到了回信，是孙女念的，开头就是一句：对不起，我的妻……

她一下释然了，原谅他了。这么多年，他还认我这个妻，她心里很安慰。

书信来往5年后，戛然而止。阿婆心里明白，他这次是真的走了，不会回来了。

心里踏实后，阿婆又独自活了很久、爱了很久。

（**青挚飘香**摘自《今晚报》2012年10月15日，**丰子恺**图）

着“谢谢”，脸上带着感激的笑。

就这样，在我进行自我辩论的时候，别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其他人行动了；在我试图决定什么是最好的帮助方式的时候，前面车里的司机只做了他力所能及的简单之举——也就是说，当我什么也没有做的时候，其他人已经做了点什么。那天，我对自己提出要求：今后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在什么地方，当别人需要帮助时，我要试着去做点什么——不仅仅局限于给钱，也不仅仅在面对无家可归的人时。其实，有需要的地方，就有机会让我们做点什么。

被誉为“拥抱博士”的世界著名演说家、教育家、作家利奥·巴斯利亚说过：“我们经常低估一次触摸、一个微笑、一句暖心话的力量，一双倾听的耳朵、一句诚实的赞扬，抑或一个微乎其微的关爱之举，这些善行都有可能改变一个生命。”

不要低估自己的力量，你的举动即使不能改变一个生命，但至少会让一个生命有些不同。做点什么，哪怕是“听”“说”“关注”等并非了不起的事情，也能在细微处彰显爱的伟大；做点什么，我坚信，即使再小，也比不做要强得多。

（**刘文文**摘自《做人与处世》2012年11月下，**冯 煌**图）



胡适的选择

◉萧三匝


胡适

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拥抱还是抵制？这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在专制社会，知识分子只能是依附者；在民主社会，知识分子已经走下圣坛，拥抱还是抵制权力成了一个伪问题。最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是转型社会的知识分子。比如，民国时期，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前，“一个领袖，一种主义”的鼓吹在后。在这样的混沌时代，知识分子何以自处？

鲁迅的选择是跟当局对着干，直到死，他还“一个都不宽恕”。但不可否认的是，鲁迅的批判大于建设，他深刻但不明晰，他并没有给混沌的时代指明方向。

蒋廷黻、翁文灏的选择是加入政府，改造政府。在他们这些“好政府主义”的实践者看来，与其痛恨黑暗、批判黑暗，不如冲进黑暗，做一个燃灯者。这些人善良、热忱、能干、不同流合污，但“好政府主义”的幼稚注定了他们试图改造政府的努力终将失败。呼啦啦大厦将倾，又岂是几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好官支撑得了的？

胡适的选择很特别，他在大方向上不反对国民党政权，但他终生不愿当官，他看重的是知识分子独立发表见解的权利。他宁愿“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而拒绝加入政府。他有意识地承担起了启蒙思想家的责任。从《新青年》《努力周报》到《独立评论》，再到《自由中国》，胡适办了一辈子杂志。

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一再拒绝最高当局的延揽是需要勇气的。要知道，早在1933年，汪精卫就曾邀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部长；1947年到1948年，蒋介石先是邀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后又邀请他参加总统竞选或出任行政院院长，但都被他婉拒了。试问，有几个读书人能顶得住如此诱惑？

胡适的选择被政治反对派解释为“小骂大帮忙”。但何为“小骂”？胡适在1929年国民党如日中天的时候就接连批评孙中山的训政思想，称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叶楚伧是“反动分子”，惹得国民党上下一片讨伐，并组织出版了《评胡适反党义近著》，教育部部长还下达了对他的警告令，这是“小骂”吗？1953年到1954年，胡适不断发表文章向政府争取言论自由，以至于后来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印发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诋毁胡适是共产党的“帮凶”，这是“小骂”的结果吗？1960年，《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以“涉嫌叛乱罪”被台湾当局逮捕当天，胡适就复电“副总统”陈诚，直言当局此举“恐将腾笑世界”，这能算“小骂”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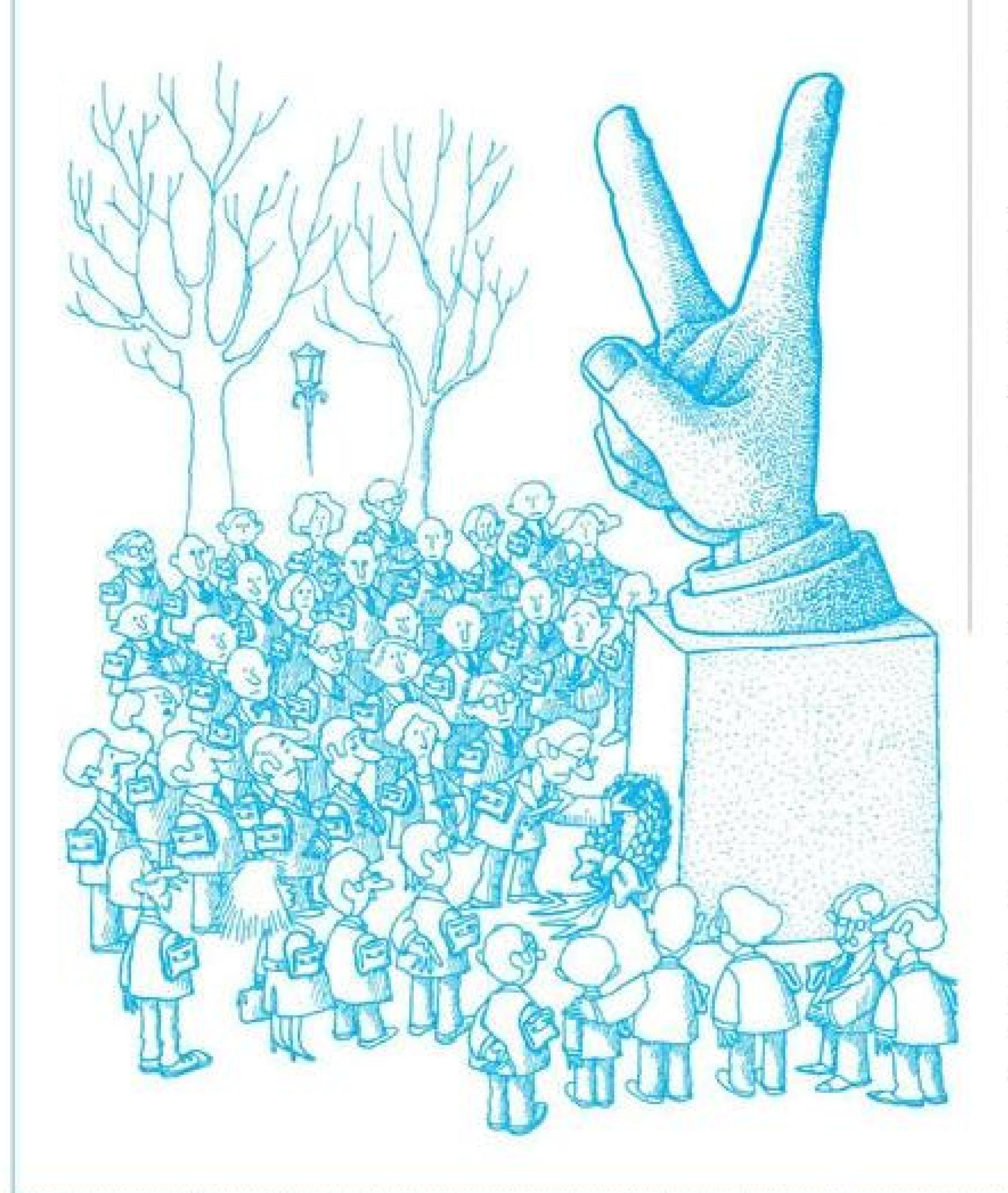
胡适是官宦人家出身，在是否入仕的问题上，他也不是没有过丝毫纠结，但他为何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样一个“里外不是人”的人生定位？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是自由主义的信徒。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不可能加入一个不民主的政府的。而胡适之所以不反政府，主要是因为自由主义主张在承认

认输的能力

◉林　达

西方人常说，民主素质是在学校的球赛场上训练出来的。这种训练得到的民主素质的第一条，就是具备认输的能力——要输得起，输得漂亮。

美国大选年政治家的公开演讲，看多了也就摸出了规律，无非是说本党本人的政策理念于民于国有利，而对方的政策误国害民，听多了就疲了。不过有一类演讲，我有机会时总是要听的，这就是紧接着大选日，落选者的认输演讲。你想想看，就在一天以前，这位总统候选人还在大庭广众之下言之凿凿，说自己比对方强不知多少；现在，选民用票数表了态，照规矩这落选的就得当着选民的面公开认输，这脸皮怎么拉得下来，这认输演讲该怎么讲呢？



认输演讲是面对摄像机表演的。开口头一句，通常是说：我刚才给当选者打了电话，祝贺他当选总统。落选者照规矩要向支持他的人发出呼吁：现在，我们的竞选对手已经被选为总统，他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是我的总统，也是你们的总统。

认输演讲，无一例外是呼吁团结的演讲。这通常是失败者将近一年竞选活动的最后一次演讲。比赛已经决出胜负，失败者却要表演好这最后认输的一幕。因为，认输的能力，对政治家至关重要。

民主政治，常常被称做“公平游戏”，就像奥林匹克比赛一样，是在平等规则下的竞赛。西方人常说，民主素质是在学校的球赛场上训练出来的。这种训练得到的民主素质的第一条，就是具备认输的能力——要输得起，输得漂亮。

所以，落选者的认输演讲非常重要。讲得漂亮不漂亮，对于他个人来说，意味着他是否为这场呕心沥血的竞选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对于选民来说，这是检验落选者是不是有谦卑宽宏的胸怀，是不是具备民主政治家的必要素质。

美国的总统候选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到了不幸有机会表现认输能力的时候，尽管大势已去，却都会使出浑身解数，唱好这最后的一台戏。这就是每次大选的认输演讲都颇有听头的原因。

（余　娟摘自《生活周刊》，〔阿根廷〕季　诺图）

既有秩序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改良，而不是推倒重来。当然，在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改良可能是另一个问题。

考察一下胡适一生的交际圈是别具意味的。翻遍《胡适年谱》，不难发现，作为知识分子领袖，他一生与知识分子往来最多，其次是与国民党高层颇多交流，但几乎从无和新兴的企业家阶层交往的记录。抛开中产阶级而欲求民主、自由，无异于缘木求鱼，这大概是胡适的局限，也是其他自由主义者应该深思的问题。

（朱明照摘自《中国企业家》2012年第20期）



物质年代的相亲买卖

◉林　衍

攥着印有“机关鹊桥联谊”字样的入场券，25岁的袁妮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集体相亲活动。

见面地点在一家欧陆装修风格的四星级大酒店。入口处，站着两位穿着入时、烫鬈发的“中年阿姨”，看上去有一种“事业单位的威严”。她们的任务是督促每位来宾填写一张巴掌大的卡片。上面的问题简单极了：哪里工作？有没有北京户口？月收入多少？

作为交换，袁妮可以从中年阿姨手里获得一个红底黄字的号码牌——将号码牌挂在胸前，才能进入相亲现场。

袁妮坐在舞台下，打量着轮番上台的单身汉们。按照规则，他们要先在舞台上走一段“猫步”，虽然看上去更像是“几根柱子在眼前挪动”。大屏幕上不断变化的头像与似乎永远不变的“硕士、有房、有车”等个人信息构成了某种稳定的结构。

在中国当代相亲市场里，袁妮只是成千上万年轻人中的一个。每天都有单身男女在婚恋网站注册，而相亲机构中的翘楚甚至拥有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上市的实力，一档相亲节目曾一度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

20余年来，市场经济重塑了这个国家的面貌，而相亲这种古老的传统也拥有了某种商品的味道。就像要在股市中选择一只绩优股一样，人们热切地期望能够从市场上找到最好的那个人。

“爱情紧紧地同实用主义纠缠在一起，”米娜·伯里-坦森在上海生活了13年，是一个来自纽约的作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曾经讲起，“我经常在街上看到母女俩，听到她们的对话：‘他条件怎么样？有房子吗？有房贷吗？’”

一名今年26岁的女记者3年前刚到北京时，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与相亲对象见面前，对方的父亲要求先见一见她。在一个洗浴中心的大厅，大叔穿着体面的西服，脚上却套着一双蓝色拖鞋，露出里面大红色的袜子。

谈话开门见山，大叔毫不兜圈地问了“买没买车、有没有北京户口”这样的问题。

“那么，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大叔继续追问。

“2000块。”为了结束这场“糟心”的对话，女记者给出了一个令大叔“糟心”的回答。

果然，相亲到此为止，大叔的儿子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

无论是在上海的人民公园还是北京的中山公园，都不难找到蜂拥而至的家长。他们捧着印有子女照片的征婚简历，在几百张并排的征婚海报前反复挑选，而每一张海报顶部所列明的条件或要求中，都会清楚地表明，判断合不合适的首要标准，往往是收入、财产或



户口这样的外部条件。

《中国式离婚》的作者王海鸰曾经在她的微博上转述了一个焦虑的母亲的故事。这位母亲告诉她女儿要多参加相亲活动，因为她还在一个“值钱”的年龄。

“在中国，浪漫往往输给现实，相亲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商业交易。”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中国式的相亲热潮。

一个报名参加了中国相亲节目的外国人的故事或可成为佐证。在节目现场，穿着紧身裤与条纹衬衫的主持人问他喜欢哪种类型的姑娘。他回答时小心翼翼地强调了独立的个性和文学品位。但在剪辑后的版本里，他的答案只剩下一句——“我喜欢丰满且有曲线的女人”。

这场机关鹊桥联谊会有将近100人参加，但袁妮并没有打算从中带走一个如意郎君。她从英国硕士毕业后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看上去仍然像是个留着蘑菇头的大学生。当在体制内工作的叔婆郑重其事地把入场券交给她时，她只是觉得“搞笑”和“好玩儿”。

她甚至大大咧咧地穿着T恤走进了相亲现场。然而，大堂里光亮得像镜子一样的大理石地面与会场里踩上去很有厚度的高级地毯，都让她觉得自己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我来自清华大学。”一位男士的自我介绍引来了一片“哇”声。另一位30岁左右的参与者则老练地调动着女同胞们上台表演的情绪：“既然大家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就不要有什么放不开的嘛。”

袁妮觉得尴尬不已。她拎起包，落荒而逃。

事实上，自打踏入社会，她就没少遭遇这样的尴尬。

“妮妮，你要赶紧找！你已经是硕士了，得找个博士，博士怎么好找呢？”在老家打来的长途电话里，外婆反复叮嘱。

她的第一个相亲对象是个“优质银行男”，比袁妮大五六岁，在相亲领域颇为老练。一顿饭时间，他旁敲侧击地询问了袁妮在老家住城区还是乡下，平时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和工作状况等问题。

“我有一种被默默估价的感觉，特别不爽。”袁妮说。

而袁妮关心的问题恰恰相反，她想与对方分享关于旅行和读书的事情，但说起这些，“银行男”的回答大多只是“嘿嘿嘿”的笑。

在整个饭局中，唯一令袁妮眼前一亮的瞬间是，“银行男”说自己一辈子都很顺利，读书成绩好、工作好，但有时候会怀疑“这到底是不是自己想要的”。“那是我唯一觉得他有个性的一句话。”袁妮回忆。

在她的单位里，同事刘畅的相亲经历更具有典型意义。她是名校毕业的知识女性，对爱情有着美好憧憬。从23岁算起，她已经有了将近3年的相亲史。

在刘畅的印象里，大部分相亲过程都大同小异：先讲家庭条件，再谈单位收入，如果有北京户口或者是党员，也会被当成重要的比较优势。“前三脚”踢开后，偶尔会有介绍者补充一句“人挺好的”或者“相貌如何”，结束语则是“他也多大多大了，挺着急结婚的”。

在刘畅看来，大部分时候，相亲对象从见面到确定关系的“忍耐时间”是三顿饭，“见了三次，你还对他没有明确表示，他会觉得你好过分啊”。着急了，就发来短信：“我觉得你条件挺适合结婚的，行不行？”

“我特别受不了‘适合结婚’这个词，就像做拼图一样。你可以说不喜欢我或对我没感觉，但什么叫行不行，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这是议价呢？”刘畅觉得，相亲这事儿被物化得“挺可怕”。

在相亲时代，她的坚持被很多人视做“异类”。见面前，她总会问介绍人：“这人有意思吗？性格怎么样？”介绍人则会郑重其事地告诉她：“这个不重要。”

“他们会反问我，什么叫好玩儿？什么叫有意思？”刘畅说。

这个相亲世界有它自己的运行法则。刘畅的一个老同学，做生意发财成了小老板。他在交友网站办了一个白金卡，很快就找到了中意的女朋友。

白金卡还没过期，他扔给了一个被自己看做“屌丝”的男生：“你接着用吧。”

几次相亲下来，袁妮觉得“胆战心惊”。但热心的叔婆仍然希望为小姑娘寻觅一个中意的对象。每回袁妮到她家做客，叔婆总要先摆上一盘水果，盘算盘算她的终身大事。

“做生意的你可能不喜欢，工程师你喜不喜欢啊？我觉得跟你最合适的，还是要去文化部找找。”叔婆对社会看得透彻，“做金融的也很好，可以考虑啊。哎呀，不过现在





秋是第二个春

◉〔法〕阿尔贝·加缪
◎陈荣生 编译

秋是第二个春，此时，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朵鲜花。

不要等待最后的判决，因为最后的判决每天都在做出。

不要走在我的前面，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不要走在我后面，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请走在我的身边，做我的朋友。

所有伟大的行为和所有伟大的思想，都有一个荒谬的开始。

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是自杀。

我们所说过的责任只有一个，那就是爱。

（冯国伟摘自新浪网陈荣生的博客）

做金融的都已经有对象了，人家现在的小姑娘啊，瞅得可准了。”

许多年前，人们面临的选择并不多。但是如今，随着这个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人们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选择的配偶某种意义上将决定未来生活的质量。

“婚姻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积累资源的方式。”在一本研究中国“剩女现象”的书中，作者罗珊娜·雷克指出。这似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哲学，在相亲时代，与爱不爱相比，能不能通过两个家庭的结合达到某种理想的生活水平，似乎才更加重要。

更确凿的佐证出现在《2011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中：近8成女性认为，男性月收入超过4000元才适合谈恋爱；受访的“90后”大学生则大多持“无房不婚”的观点；而在理想相亲对象的选择中，“公务员”这一职业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北京市某区法院工作的王敏今年28岁，漂亮、聪明，仍是单身。她所在的单位曾经组织过一次联谊活动，对方来自同区公务员系统。但有女同事私下抱怨：“区上的？至少得是北京市公务员系统吧。”

“为什么选择相亲这个通道？因为除了它是可见的，其他的通道似乎都被堵住了。福利制度、高等教育给我们的保证太少了。社会很多方面都让我们缺乏安全感，所以我们不得不选择一张安全牌，如果想去寻找真爱，成本太高了。”王敏说。但这个爱看话剧、喜欢读书的女孩仍然用力抵抗着现实。“婚姻是大路货，爱情才是奢侈品。”她说。

最近，又有一个条件出众的男孩子出现在王敏面前。坐在家里，她打开一本叫做《淘到个好老公》的书，那是妈妈送给她的礼物。翻开第一页，每个条件都能打对钩；翻到第二页，赫然写着“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相互吸引”。

“完了，这就是1和0的关系。”她哑然失笑。在好友圈的微信群里，她这样求助：“有感觉的有硬伤，没硬伤的没感觉，怎么办？”

“没爱情结什么婚？烧完美好青春换一个老伴儿？”群里一个好友这样回复。她在电视台做主持人，今年29岁，也是单身。

王敏期待自己能找到理想的伴侣，但是她也知道“时间并不多了”。

“如果到30岁以后，我需要跟一个人结婚，他符合所有的条件，仅仅是我不够爱他，我想我仍然会跟他结婚。”她说。

最后，当被问到她还算不算是个理想主义者时，她叹了一口气说：“很遗憾，不算了。”

与她相比，袁妮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改变——她有了新男友，是初中同学，正在外地读研究生。如果说美中不足，那就是她如今已经不大敢去总爱给她介绍对象的叔婆家做客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袁妮、刘畅、王敏为化名）

（南极冰摘自《中国青年报》2012年10月31日，黎青图）



做老师这件事

◉列 那


玛吉·史密斯

有一部英国电影叫《春风不化雨》，玛吉·史密斯在里面演一位老师，她似一缕春风，端庄优雅，充满理想，热心教育事业，把全部热情都倾注到学生身上，竭力唤起学生们对艺术的兴趣，甚至为每一个学生设计了人生方向，却最终被自己最信赖的学生夺走了情人，又被学校解雇。还有一部美国电影叫《春风化雨》，罗宾·威廉姆斯在里面演一位老师，他同样如一缕春风，吹皱了一所名校的死水，颠覆了保守刻板的教学方式，鼓动学生们站到课桌上朗诵诗，教他们用不一样的视角看世界，鼓励他们张扬个性、独立思考，最终老师赢得了学生们的心，却被学校逼走了。前一位老师用理想反抗现实，后一位老师以创新对抗保守，一个没化雨，一个化了雨，却是一样的悲情结局，就像《春风不化雨》结尾提到的，绞刑架的发明者最终死在了绞刑架上。



《春风化雨》海报

琢磨一下，做老师这件事似乎跟学识和敬业都没太大关系。爱因斯坦从苏黎世的师范毕业后，去伯尔尼大学当了老师，教热量理论，通常只有三个听课的，其中两个还是他的朋友，上光学课时也只有四个人听课。不到一年，学校就取消了他所有的课程，因为没有学生来听了。爱因斯坦上课的场景让我想起大学里的一位历史老师，他讲起课来颇似自言自语，谁都不爱听，下面的聊天声总要盖过他的讲课声。一次他的课堂依旧闹哄哄，坐在后面检查教学的系办老师被激怒了，冲我们大声喝道："安静点！你们不听我还听呢！"其实，我们这位历史老师非常敬业，讲文化史的时候，课本上说封建社会的文化处处体现了等级差别，举的是金水桥栏杆柱头图案的例子：皇帝走的中间的桥，桥栏杆柱头上雕的是蟠龙；其他官员走的两边的桥，柱头上雕的是莲花。这位老师还特意带我们去了趟天安门，看实际的柱头上雕的到底是不是课本上说的那样。

前几天，我又看了一部校园电影叫《超脱》，开头是一段女声道白："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不想做一个老师，因为我妈妈是一个老师，我宁可做一个牧羊人或是别的什么，就是不想做老师。"——这正是我想说的话啊！我妈妈就是老师，做了一辈子，时时处处为人师表，在她的梦话里都听不到一个脏字。她从不表露自己的愤怒和忧伤，永远以理服人，甘愿牺牲掉自己的个性，去包容每一位学生的乖张。她从没烫过头发，一年四季都穿严谨的套装，天再热都不会穿凉鞋上班，连我都要受牵连——被禁止在大街上吃东西。


爱因斯坦

刘玉玲在《超脱》里也演了一位老师，丝毫找不到《霹雳娇娃》和《杀死比尔》里角色的影子，面对一个所有功课都不及格又满不在乎的女生束手无策，终于失去理智，摘下眼镜大哭，说出了心底蓄积已久的郁闷："每天我都要来办公室处理你们这些破事，你们却什么都不在乎，我受够了！"满不在乎的女生对老师的愤怒还是满不在乎，说了句"有病"便转身离去。事后，老师又懊悔不已，她无助地坐在操场边的一个长椅上，跟教导主任说自己越界了，感觉糟透了，好像就要被燃尽了。

（**赵晓刚**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41期）





没有历史的未来是一匹野马

◉于　坚

我看见，一位捡垃圾的老太太走进了一间布满灰尘的公用电话亭。这玩意儿早已成为废墟，我在这亭子里最后一次通话大约是2003年。老太太擦了擦听筒，看得出来，它还是崭新的，没用过几次。装模作样地拨一串号，对着早已停机的听筒咕噜，她似乎是在和神灵通话。旁边卖电动车的小伙子说她是个疯婆子。我忽然想起了那个转瞬即逝的电话亭时代……

1980年，我在一所20世纪早期创立的大学念中文系。大学的主楼是法国人设计的，位于一座小山的山顶。我们的教学楼，有着希腊式的圆柱和巴洛克风格的阳台，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包括落日和新月。那时候青年知识分子谈论最多的就是未来，我们都是未来主义者。在那个年代，我这一代人对未来充满着憧憬，未来就是光明，未来就是得救。那时最得人心的口号就是“面向现代化”。这个未来正是在“文革”的黑暗里清晰起来的，只有未来才能彻底摆脱“文革”的漫长噩梦。诗人食指在《相信未来》里写道：“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紫葡萄、鲜花都是对未来的隐喻，“依偎在别人的情怀”也是隐喻，本该属于自己的鲜花，却依偎在别处。

记得有一天我和一群同学看世界杯，之前的《新闻联播》中出现了一个东京大街被小汽车堵塞的镜头，大家发出了一阵惊讶羡慕的欢呼声。散场时，我们在路灯昏暗的街道上走着，憧憬着未来。如果说，未来曾经虚无缥缈，只是一些标语口号的话，那个夜晚我们感到未来长出了双脚，正从大地上走过来——我们盼望着推土机。

无独有偶，在19世纪末，法国诗人兰波也提出过“生活在别处”。但兰波的“别处”不同于食指的“别人的情怀”，是相对于工业化、现代主义在欧洲的蓬勃进步而言的。“发达资本主义”所致的人性异化，令兰波这一代人深感厌倦。“在那里，时间和金钱有着如此巨大的价值。物质活动被不恰当地强调，以至于成为全民性的狂热，使他们的头脑中没有为不属于这个物质世界之外的任何东西留下任何空间……在他们的豪华和炫耀的奢侈中，充斥着暴发户特征的坏趣味及其符号……”（波德莱尔）

如今，中国的街道已经跟我们在那个夜晚见到的大街一模一样，我们已经置身未来。未来清楚、明白、实际得令人厌倦，令人郁闷。未来就这么简单，让历史、故乡、记忆全部成为废墟，“一张白纸”，焕然一新。未来不过是技术、物品、消费水平一次次的更新换代，未来不过是摩天大楼里的电梯速度更快，高速公路更长、更宽……而且是无休无止地更快、更宽、更长、更……这种毫无悬念和例外的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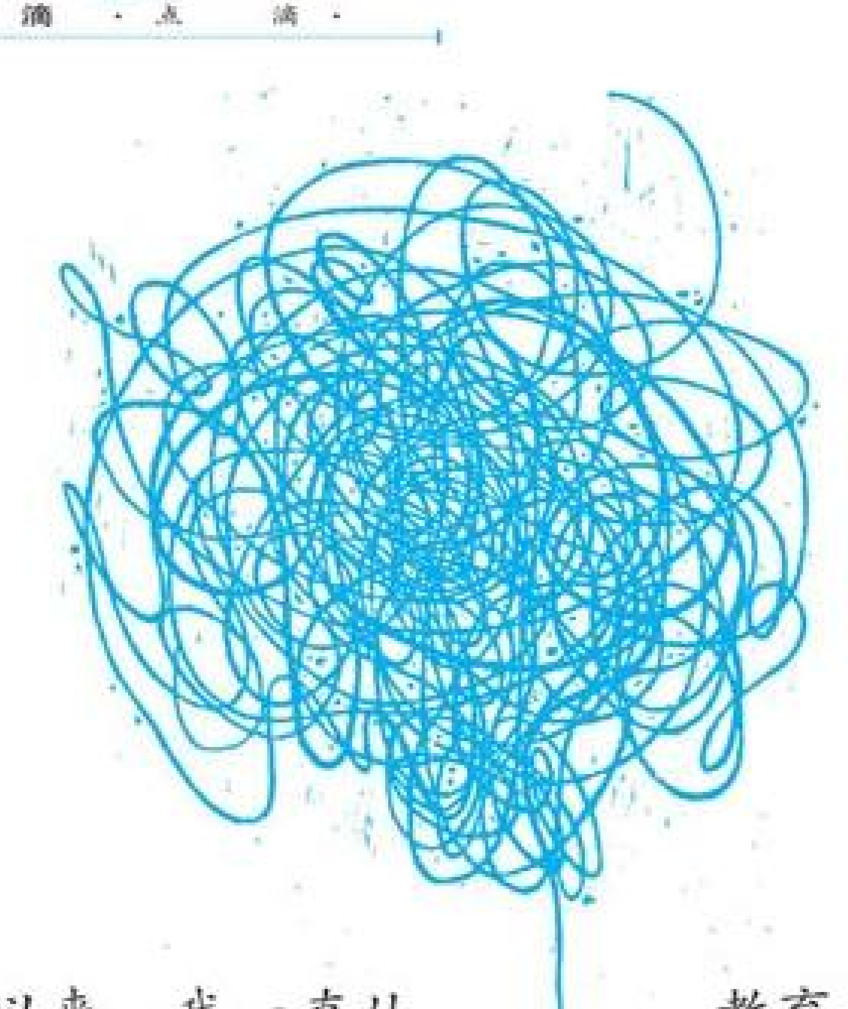
然一新几乎波及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被升级换代了，而且正在次第进入新一轮的升级换代。这个未来已经不能被拒绝了，不再是我们奔向它，而是它裹挟着我们呼啸前进——未来的快车已经没有刹车了。我们曾经无限向往的未来，如今正在全面地取代空气，发出某种橡胶轮胎和汽车废气混合而成的煳味、馊味。“所谓毒地，是指曾经生产、贮存、堆放过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因其迁移、突发事故等，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并产生危害人体健康、出现生态风险的地块。近年来，中国有大量毒地被开发为住宅用地，甚至成为昂贵的地王……有不少毒地未经治理，就被‘正常使用’。”（据《财经》2012年第14期报道《毒地潜伏》）

这个未来（哪怕它并非未来的全部），就是我们几十年前欢呼的那一个吗？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曾经为之举手鼓掌。如果这个未来终于动摇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那么每个人都难辞其咎。郁闷，郁闷是一种清醒状态下的失语症，一种知道结果却无法改变的无奈感、分裂感。一方面，我们的心灵世界、记忆、经验、习性、语言依然与过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这个形而上的世界在周围的现实中已经失去了载体。我们的精神世界属于过去，而身体在奔向未来，身体与精神南辕北辙。没错，我们还在使用汉语，这种农耕文明创造的语言已经使用了五千年之久，而同时，这种语言所创造的传统世界正在日渐衰落。

是历史创造了未来，而不是未来自己创造了未来，这是一个真理。没有历史的未来是一匹野马，任何力量都将无法驾驭。在物质世界的水平上突飞猛进，但郁闷却挥之不去：我们曾经有过语言、有过记忆，我们曾经感叹“天地有大美”“世界美如斯”。

“毒地”，很像是一则寓言。趁着还能记得汉字的这会儿，我们应该重新想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去何处？如今这个未来真的是我们向往的吗？

（朱凯文 摘自《南方周末》，王 青图）



规则的智慧

◉〔日〕舛田光洋

多年以来，我一直从事房屋清洁的工作。

由于这个原因，我得以进入很多人的房间。

有的有钱人的房间很杂乱而且肮脏不堪：衣服到处乱堆，取用的物品随处摊放，厨房里脏污的餐具堆积如山。

有一位暴富的老板，总是显得焦躁不安，并且一脸不满的神色。

与此相反，一位真正“富有”、真正幸福的人的家却简单清爽，没有任何多余的物品，非常整洁漂亮。而这位先生，是专门从事房屋保洁的人员。

此外，我还一度从事过家庭教师的工作，那时我也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规律：

那些房间肮脏凌乱的人家，母亲往往在子女的教育上异常投入，夫妻关系也不和睦。

顺便提一下，发现这个规律的好像并非只有我一人。

见过各种各样的房间与人之后，我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

房间脏乱的人不幸感较强，而房间整洁的人幸福感较强。

事情不止于此，房间整洁的人的幸福感会加倍，而房间脏乱的人会进一步放大不幸。

这就如同“物以类聚”这个规律一样。

这是因为你的内心反映在你的房间中，会形成一定的磁场，吸引与你所散发出的能量性质相同的物质。

（从 容摘自《江淮文摘》2012第10期，刘春杰图）



两个谋士

◉东方木



曹操为立世子的事拿不定主意。大儿子曹昂，二儿子曹铄，一个战死，一个早夭；三儿子曹丕勤奋听话，各方面都不错，按长幼顺序当然应立曹丕为世子；但是，他的另一个儿子曹植才华横溢，深得他的宠爱。立哪个为世子，曹操举棋不定。

一日，曹操屏退左右，独留下贾诩，曹操先是长叹一声，说出了自己的心事，然后问贾诩有什么建议。贾诩站在旁边，眼望帐外发呆。

曹操又问了一遍，贾诩还是装作没有听见。曹操大声喝道："文和！"

贾诩这才反应过来，连忙转头作揖，面无表情地回答："丞相。"曹操不满地说："我和你说话呢，你为什么不理我呢？"

"我在想一件事，所以没理你。"

"你想什么呢？说来听听。"

"我在想袁绍和刘表的事啊。"（袁绍临终前立了三子袁尚为嗣，导致袁氏兄弟自相残杀，造成袁绍势力的最终瓦解。刘表也是如此。）

曹操盯着他看了老半天，突然大笑起来，从此不再提那件事。公元217年，曹操立曹丕为太子。曹丕即位后，封贾诩为太尉、魏寿乡侯，几年后贾诩病逝，享年77岁。

几十年后，晋武帝司马炎一心想让自己的傻太子司马衷登上皇位，傻太子曾说过雷倒众生的话语"饥民们没有粮食吃，为什么不吃肉"。太子的老师卫瓘认为，此人若是做了皇帝，天下堪忧，一直伺机劝告晋武帝改换太子。

一日，晋武帝大宴群臣，卫瓘假装喝醉，倒在晋武帝的御座前，用手抚摸着座位，嘴里含含糊糊地说："这个座位太可惜了！"

司马炎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但是假装没听懂，说："你在胡说些什么？准是喝醉了吧。"接着，吩咐侍从把卫瓘扶起来送走。

司马炎一直没有改换太子。公元290年，司马炎病死，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晋惠帝继位后，皇后贾南风以"废立之谋"的罪名，将卫瓘及子孙共9人斩杀，卫瓘享年72岁。

作为著名谋士，贾诩与卫瓘都以智谋著称：卫瓘被称为三国后期第一谋士；至于贾诩，易中天在《百家讲坛》中这样评价："贾诩能在乱世中审时度势，自己是活得时间最长的，还保全了家人，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贾诩可能是三国时期最聪明的人。"

在继位人选的问题上，两人都运用了自己的机智，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可见二人的水平不相上下。只可惜，一个是谋士装傻，一个是皇帝装傻；谋士装傻是为了保全自己，皇帝装傻那就没治了。

（**刘浩宇**摘自《意林·原创版》2012年第11期，**喻 梁**图）



半个世纪的爱

◉王国民

1943年，他才16岁，父母被突如其来的炮弹炸死了。他身上除了父母留下的10个馒头，别无他物。

拿着简单的行李，他踏上了去远方投奔亲戚的路途。一路上，到处都是落难的人，不少人不是被冻死就是被饿死了。他小心地揣着那10个馒头，那可是他半个月的口粮，就是再饿，也舍不得吃。

路过一个村子的时候，他去取水，发现有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子饿昏在水井旁。于是，他从怀里拿出一个馒头。

女子苏醒后，他问：“你也是去投奔亲戚的吗？”

女子点了点头，他又拿出一个袋子，把剩下的馒头分了5个给她。他说：“我们凑合着把这一段艰难的行程走完吧。”分道扬镳时，女子拉着他的手说：“如果战争结束后你还活着，请来找我，我愿意嫁给你。”

好不容易等到抗战结束，他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兵败后退到了台湾。

50年里，他几次去寻她，但都杳无音信，原本想放弃，但终究心有不甘。在几名大学生义工的帮助下，他再次踏上了寻找她的路途。



从湖南到贵州，他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找，终于在一间挂满剪纸的老房子前面停了下来。

从里面走出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人，手里还拿着一堆剪纸。他只望了一眼，就泪眼婆娑了——因为那剪纸上的头像，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她说：“我等了你整整50年。”

他说：“我找了你整整50年。”

她拉着他的手说：“日本人投降后，你没来找我，我以为你死了；从那天起，我就把你的头像剪成纸，然后再烧给你。你知道吗？你那6个馒头让我得以重生，更让我勇敢去爱、去等待。”

6个馒头，50年的情缘，让这对情侣坚守承诺、永生不变，因为那6个馒头的情，本就价值连城。

（余　娟摘自《时代青年·悦读》2012年10月上，杜凤宝图）

乡愁是一只孤独的鸟

◉亚　楠



我不会把这件心事告诉你。可是我想问：今夜，你可曾把清冷的风装进行囊？

孤独只是一个音符，没有人会对你说：风来了，请不要让雪漂白你的衣裳。花开花落皆是生命的过程，看秋叶飘零、云聚云散，便会看见自己潮起潮落的一生。

大地如此苍凉。那些我们曾经迷恋的风景，都在记忆的长河里消失了。许多鸟已经落在更远的山林，它们读不懂这个世界，读不懂风景之外的风景。走在自己的影子里，乡愁缓缓浮起。我不知道，在刻骨铭心的疼痛中，故乡为何依旧那么遥远。我不知道一只孤独的鸟，能否回到生命的故乡。

只是我不想落泪，不想把心中那些沉重的爱如此轻描淡写，就像一支长笛，只有天空才会用自己的辽阔把那悠远的思绪收藏。

这肯定不是我命中的飞鸟。要不然，乡愁怎么会离我越来越远？

（伯　仲摘自《今晚报》2012年10月16日，图选自辽宁美术出版社《花卉图案设计》一书）





安静权

◉鲍尔吉·原野

公交车以前报站明确，如“大西菜行车站到了”，无一字多余。现在则改成了“某某岛牌羊肝羹提高视力提醒您，大西菜行车站到了”。

我想了半天才听明白。这里面有某某岛、羊肝羹、视力，屁股后面跟一个大西菜行。这就像足球守门员面对迎面踢过来的几个球，不知扑哪个好一样。

还有“某某眼科准分子治疗近视只需一分钟提醒您，泰山路车站到了”。

“某某齿科洁齿护齿还您美丽微笑提醒您，前方到站华洋大厦。”

我以为自己听到了梦话，想了半天才悟出这跟坐车有关，跟到站也有关，而且，这也是为了大伙儿好，坐着车让你知道怎样提高视力，牙到哪里去美白，属于美丽人生。

但多好的事情这么一弄也成了周星驰的电影。公交车的报站仿佛可以理喻，但我还是理喻不了。虽然牙也白了、近视也好了，但容易使人忽略站名。我就是光听“羹”什么的早下了两站，这也是一种“信息不对称”。

在公交车上，乘客表面上冷漠、懈怠，仿佛很放松，其实人在任何公共场合都难以放松。在公交车上坐一个小时，比干一个小时的体力活还要累，因为紧张。紧张的来源不仅由于车辆走走停停，人流上上下下，景物虚虚实实，还在于人与人处于近距离的身体接触——距离小于30厘米时，人体就开始分泌大量的预警激素。在潜意识中，这是不安全的表现。

人与动物一样，陌生对象出现在超近距离，会引发奔跑、反抗、搏击等带有敌意的欲望。当这些欲望不能被释放时，人就会疲劳。因为应激荷尔蒙是不可逆的，只能在运动中消耗，无法按原道回去被身体吸收。这就是紧张的人容易疲惫的原因。譬如两个仇人对视一分钟，其体力消耗足以使他们累倒在地。而在公共空间——车站、商场、飞机和大巴内，消除紧张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耳根清净。此时，大量声音信息会激发更多的紧张激素。不管是洁齿还是明目都令人焦虑，至少会令人困惑。所以，人在公交车上突然听到“羊肝羹”，要眨巴眼睛想半天——紧张导致智力下降。

现在的信息太多了，多到脑袋装不下的程度。用一个朋友的话说：“现在哪还有叫脑袋的，早就改叫垃圾处理器了！”“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是由于人的嗅觉神经有自动关闭的机制。但人的听觉与视觉都不会暂时关闭，暂聋暂盲是可怕的事情。

人的大脑有一种无法改变的功能，即不断地追索词语以及所有事情的意义。在无意义面前，大脑由于寻找不到答案而引发焦虑，当然这是积累到固定阈值之后的事情。如果在人权当中引申出一项“安静权”的话，公共场所的这些广告无疑损害了这项权利。权利是伴随选择而产生的，譬如电视机的频道转换器就给了观众看与不看的权利。市场竞争正在剥夺这些权利，在无孔不入的资讯面前，人群中呈现着一张张冷漠的脸。在城里，已经很难看到纯朴生动的脸了。这和多种因素相关，与无法回避的喧嚣也有关。

（朱金贤摘自《每日新报》2012年10月31日，小黑孩图）

我总得做点什么

◉崔 鹏

我的一个亲戚在国庆长假期间遭遇了一次意外，原因是他从一个高速公路的隧道口跑步穿行，当他看到一辆越野车正冲他撞过来的时候，他站立不稳，摔到了那辆车底下。那个越野车司机也吓坏了，他本来看到一个胖胖的黑影闪了一下，但踩下刹车后却找不到人。晕了十几秒后，我那个亲戚从车底下爬了出来，还好，他受到的伤害主要是恐惧和烫伤——当时太阳把路面晒得很烫。其实，这个中年人本来可以从过街天桥穿过这条路的，而且他过马路后什么要紧事都没有。问他为什么要急着从隧道口跑过去，他的解释是："不愿意在那儿等，总得做点什么。"

"总得做点什么"，这种想法还真是要命，很多人因此送了命——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我那位亲戚那么好的躺倒功力——还有的投资者也因为这种理念倒了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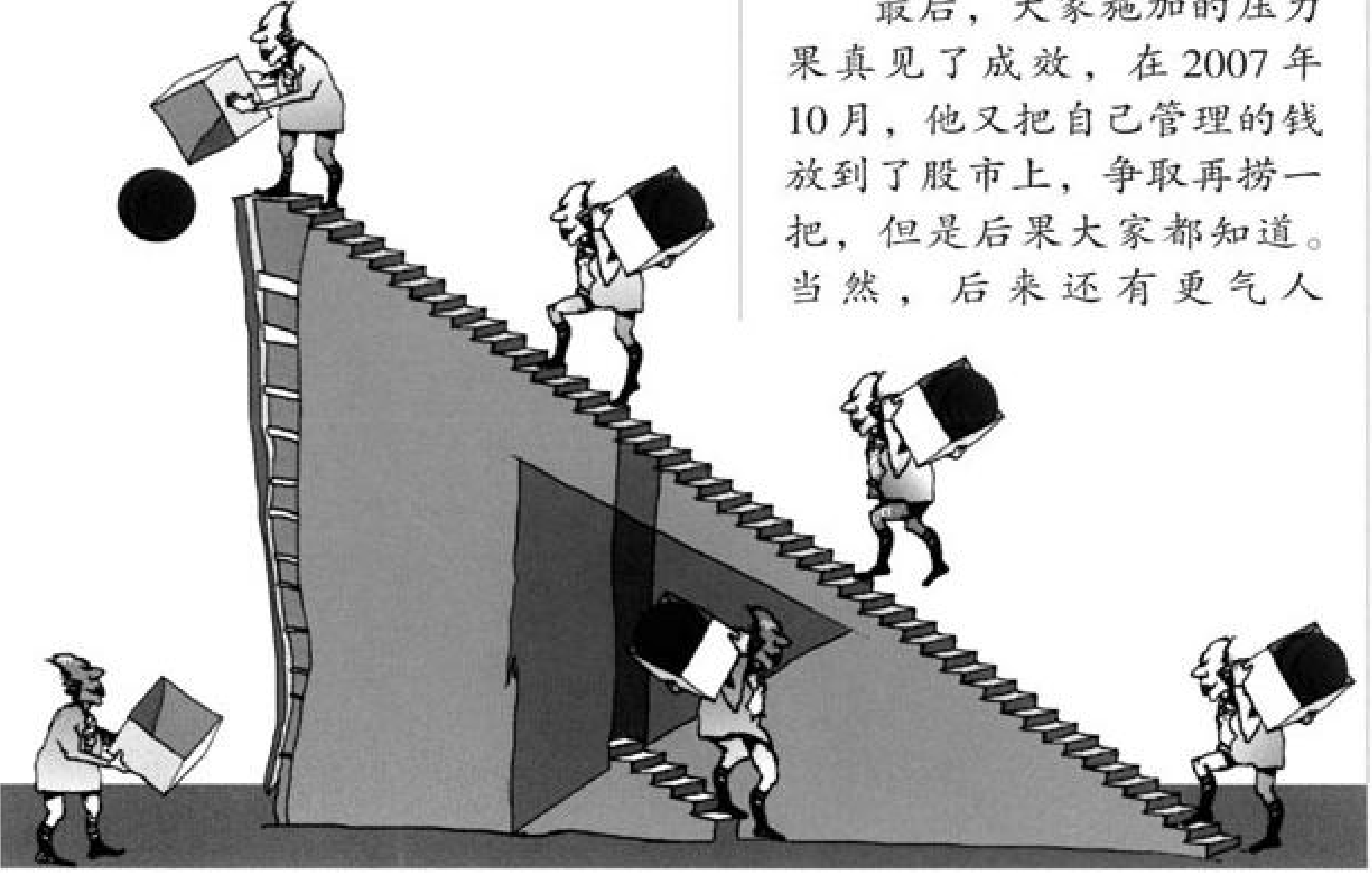
我有幸认识一位私募基金经理，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聪明的那种——我们两个人同时接触一种新东西，他总能很快找到这种新玩意的规律，而我还糊里糊涂的。在2007年，本来他作出了比谁都正确的选择——沽清了全部股票，把每天的工作变成看一下新闻并且等待股市暴跌。当他买好了去泰国度假旅游的机票的时候，客户的电话来了，在电话里那些小富翁愤怒地指责他：在行情这么好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赚一把？他的老板知道他卖光了股票打算去度假也很生气：公司给你这么高的薪水不是让你度假的，你总得做点什么。

最后，大家施加的压力果真见了成效，在2007年10月，他又把自己管理的钱放到了股市上，争取再捞一把，但是后果大家都知道。当然，后来还有更气人的——那个私募基金经理后来跟我说，在2008年10月，那些客户又找到他的老板说：这么差的行情，你们不能坐等着市场下跌，你们总得做点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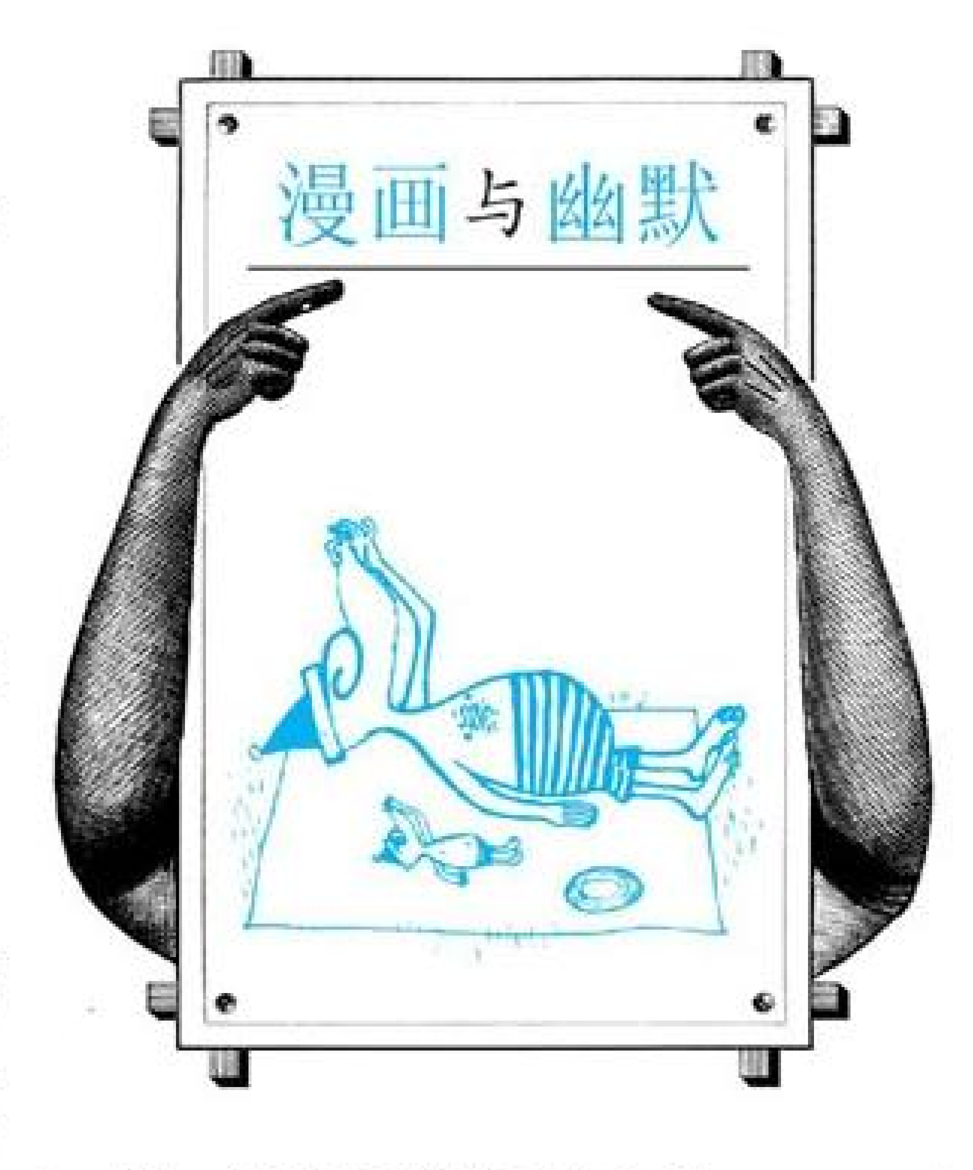
这种情况非常像弗雷德·施韦德写的那本《客户的游艇在哪里》里边说的那个只会说"不"的大银行家，那个大银行家因为有足够的钱，根本不用做什么冒险的生意，所以对希望得到贷款的客户总是回答"不"。改变"不"先生人生的事情发生在1929年9月，他实在禁不住外边人们赚钱消息的折磨，开始偷偷地投资股市。一开始他的冒险投资就像"一个35岁还没有约会过的女孩——35岁的女孩，嗯，先这么称呼吧——第一次在房间最阴暗的角落里，偷偷对着镜子抹口红"。到后来，"不"先生越来越大胆了，但坏消息来了，1929年的大萧条随即开始。

不管是我那个好身手的亲戚、基金经理朋友还是"不"先生，都告诉我们：如果你脑子里出现自己"总得做点什么"的念头，这其实是个危险的信号，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还是什么也不做的好。

（周小光摘自《第一财经周刊》2012年第39期，〔波兰〕约瑟夫·本德伊查图）







浪费时间

甲："老王老李他们实在太浪费时间了。"

乙："为什么？"

甲："他们打了一整夜麻将，到天亮才休息。"

乙："你怎么知道？"

甲："我在旁边看了一整夜啊！"

付　款

有个人开了个网店卖电话充值卡，每次等交易平台上显示"买家已付款"后，他就给对方的电话号码充值。

有一天，这人跟朋友哭诉自己被人骗了。朋友很纳闷："现在网上买卖规范，操作简单，怎么会呢？"

那人解释说自己还没等买家付款，就帮对方充值了。

朋友更纳闷了，问："你平时挺精，怎么也会做这种傻事？"

只听那人哽咽着说："对方比我还精，他的网名就叫'买家已付款'，我一看到这个就点了充值键。他还一次性买了100张！"

鉴　宝

有一个鉴宝节目一直热播。

有一次，上来一位持宝人，小心翼翼地端着个大瓶子。主持人让他说说这瓶子是从哪儿弄来的。

那持宝人害羞地说："哦，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得到这件宝物的。"

主持人觉得里面一定有故事，便赶紧追问。只见那持宝人抬起头，笑着说："那是大前年吧，我逛庙会的时候套圈圈，就把它给套来了。"

善　款

一寺庙内。高僧：施主捐些善款吧，三百五百都行。男：没带那么多钱，下次吧。高僧：没关系，我们这儿可以刷卡。男：不好意思，卡也没带。高僧：没关系，我们也可以抵押贷款。男：不好意思，我没什么可抵押的。高僧：那麻烦你填一下这个器官捐献表。

车开不进去

小王刚上大学时，总记不住学校的通信地址，于是他像演员背台词似的天天念叨，时间长了倒是记住了，可是一不注意就说出来了。

有一次打的去学校，司机问他："去哪儿？"他说："去××区××路××大学28号信箱。"司机说："对不起，我的车开不进去。"

打　猎

老李喜欢上了打猎，几个月过去了，连一只兔子也没打着，同伴们都嘲笑他。于是他买了一只活兔子拴在离自己几米远的地方扣动了扳机，然后高兴地去捡兔子。谁知道过去一看，这回他竟然把绳子打断了，兔子跑了。

铁　轨

一同学问我："你说钢铁侠死后会变成什么？"

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那二货幽幽地飘来一句："铁轨（铁鬼）！"

最二的事情

本女屌丝这辈子做过的最二的事情就是，把男朋友借给闺蜜撑场子。

结果，她不还了……

你怎么也有

公司新来的小伙子第一天上班，还不知道公司有饭后发水果的惯例。

等他吃完午饭回来，发现桌上多了个橘子，就忙问："谁的橘子放在我桌上了？"

一个同事听了应道："这橘子是发给你的。"小伙子不解地问："为啥？"同事就干脆开玩笑说："因为你长得帅呗！"

谁知小伙子把那同事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怀疑地问："那为啥也给你发了？"

真是个瞎子

丈夫："你一下子给那个乞丐那么多钱干什么？他只是在装瞎子！"

妻子："你没听见他对我说'美丽善良的小姐……'"

丈夫："看来他还真是个瞎子！"

（张俊庆、太阳树、郝翠英、雪茹、天问等摘）



圣诞老人漫画

◉〔德〕施拉德尔

(选自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施拉德尔漫画》一书)



“表情严肃点儿，否则别人会认为我们同他们是一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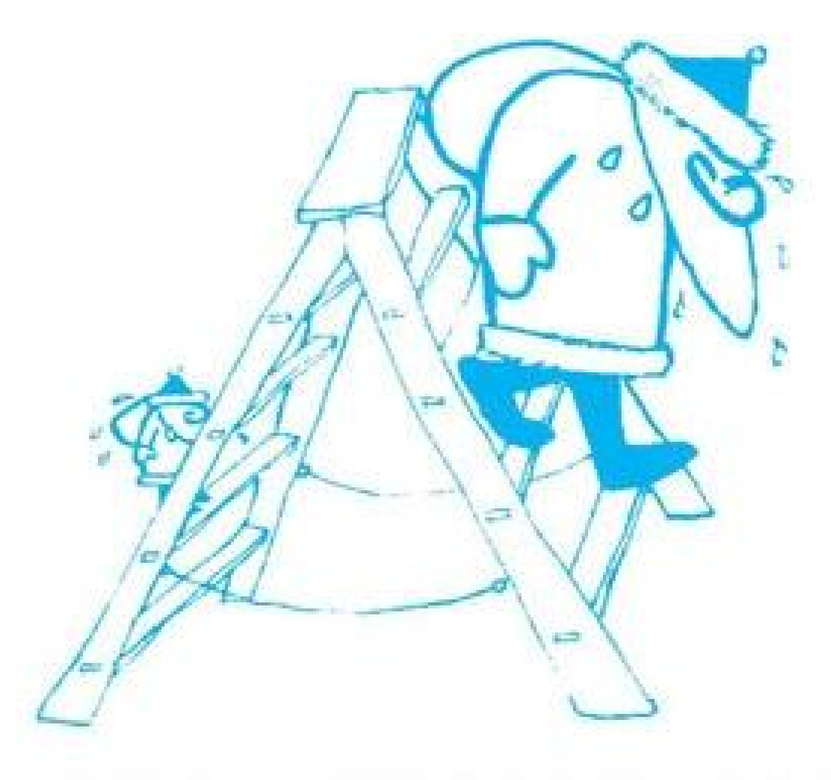
“刮胡子？您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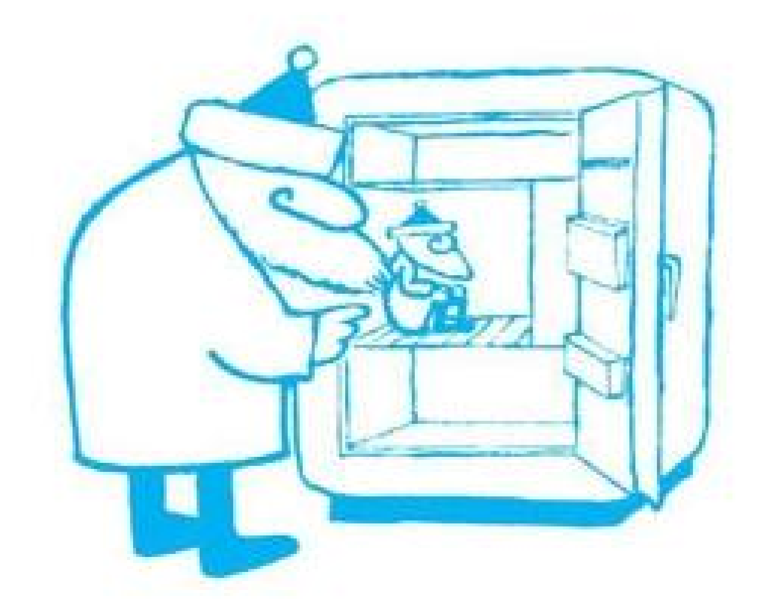
“怎么，你想嘲笑我们的职业装吗？”



“孩子，对于提出的批评，你不要太在意。”



“练习，再练习，12月份我们就能行走自如了。”



“出来，现在轮到我了！”



“我认为有胡子的男人最棒！”



中国贫富差异透视

◉程超泽

一个农民工的内心困顿

大雨倾盆而下。

23岁的顾永松从建行的取款机里取出了上个月的工资，1520元。他把钱揣进包里时，一辆奥迪车从路边呼啸而过，泥水溅了他一身，他骂了一句。雨雾里，一切迅速变得模糊……亚热带的广东，所有事情都和这天气一样变化无常。

还没进屋，裤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一接通，是广州的堂哥打过来的。下个礼拜天堂哥结婚，请他过去喝喜酒。堂哥在一家证券公司上班，年薪几十万，电话里说说笑笑的。对堂哥，顾永松只有羡慕。作为广东南海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的员工，从2009年5月进入工厂的第一天起，学生时代的无忧无虑便从此一去不复返，“钱挣得太少”成了顾永松的一块心病。

顾永松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家在广东湛江郊区，工厂里的同事、快餐店的老板娘都喊他靓仔。这个20多岁的打工仔最讨厌别人喊他农民工。在顾永松的心里，农民工是个带有污蔑意味的词。出生于广东湛江农村的顾永松，对于城乡差别的最初感受源于小时候的一次走亲戚。1999年，10岁的顾永松第一次被父亲带到广州的大伯家走亲戚。在大伯家，顾永松第一次看到了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的电脑，大他6岁的堂哥帮他申请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QQ号。



10多年前的那趟广州之行，让顾永松感受到了当公务员的大伯和在老家种田的父亲之间的巨大差别，城乡差别的烙印深深地印在了顾永松的心头。那一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两倍多。从那时起，顾永松便开始明白父亲为何一直教育他“好好读书，以后上大学进城坐办公室”的道理。

城乡之间的天壤之别，在顾永松的父辈中就已经存在。顾永松的父亲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用奶奶的话说，父亲的那条命是捡来的。父亲读完初中不久便成了生产队里一名挣工分的壮劳力。

1949年，当时的中国为了发展工业，设立了城乡二元的管理制度，利用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农村大量获取工业发展所需的廉价原材料。仅1960年至1978年这19年间，据不完全统计，通过统购统销，农村为城市工业奉献了3400亿元人民币的价差。

城乡差距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短暂的缩小，到顾永松这一代又进一步扩大了。到了2009年，农民3年的收入才能赶得上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

除了种地，打工就成了农民为数不多的谋生出路之一。2009年，顾永松也走



上了父亲曾走过的打工路。当年，他进入广东南海的一家汽车零部件厂，成了流水线上的一名小工。在南海工作，收入能够比湛江多出500元。这种地区间的差异，也导致大批像顾永松一样的粤西农民流向了珠三角。

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的同时，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为明显。2009年，顾永松从湛江的一所职高毕业后，和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成了一名打工仔；而大伯家的堂哥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一家证券公司上班。在珠三角，顾永松所从事的制造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不超过3万元，而顾永松堂哥参加工作第一年，其所在的证券公司仅年终奖就发了9万多元，总收入是顾永松的6倍多。

中国人的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

早在20多年前，与顾永松相隔千里、远在北京的李实，也产生过类似的疑问。1988年春，一直想搞清楚"搞原子弹为什么还不如卖茶叶蛋赚钱"的李实，参加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成立的"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并开始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民间收入调查，这也是中国首次全国性的民间调查。经过其后5年断断续续的调查，1993年课题组公布的1988年中国农村基尼系数是0.325，城市是0.233。这一数据远远超出了当时学界和政府的预料，但当时人们对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意见并不强烈。

6年前，陈静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在某文化事业单位工作。当时，每月工资虽只有3000多元，但陈静很知足：就业压力很大，能留京已十分不易。她相信只要先立住脚，过几年收入一定会好起来。然而，6年过去了，陈静虽已是该单位的一名部门主管，工资却刚过4000元，她说："这点工资对我这样的外地人来说，在北京生活压力是很大的。走进大商场，动辄两三千元一件的衣服叫人心慌，哪里还有勇气逛下去?"

中国如今所显示出的收入差距与菲律宾和俄罗斯不相上下，公平度远不及日本和美国，甚至连东欧都比不上。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还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1/3，收入最高的10%群体的收入大约是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23倍，这一比例还有可能被低估了。在当今中国，你几乎在每个地方都会发现，收入差距正在越拉越大。

差距缘何拉大

导致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在初次分配层面主要有：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相对下降，技术进步和资产收益率提高造成劳动报酬下滑，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差距拉大。其中，要重点关注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因为它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度"高达40%。

除了上述原因，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农民工的大量存在。农民工没有组织、缺乏谈判能力，因此经常有拖欠、压低该群体薪酬的事情发生。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在一定阶段不但没能消灭城乡二元结构，反而产生了新的双重的二元结构。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收入差距大只是阶段性现象，在未来将不可持续。当城市化、工业化到了一定程度，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就可以扭转。

一个颇为奇怪的问题是，在中国贫富差距这么大，究竟钱都到哪里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的数据表明，从1993年到2007年，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20%，但同期，资本报酬的比重却上升了20%。与资本回报急速上升相比，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持续走高。大批财富向政府集中是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税收和民众收入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官员的灰色收入总额高达5.4万亿元，比当年的中央财政总收入还要多。庞大的灰色收入来源主要是围绕权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聚敛财富等行为，以及垄断性收入的不适当分配。

另外，由于制度漏洞，国企改革、资本市场利益输送、银行等金融单位上市也成了拉大收入差距的原因。

在任何社会中，国家拥有最大的行政垄断权力，这是人类结成和维护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行政性的制度垄断是市场之外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最大因素。但是应当公正地指出，这种影响未必都是负面的。即便像许多国家都有的对市场的部分直接干预，如对水、电、油、气及其他公用事业价格的垄断性干



预，其目的也往往是为了社会稳定和保护弱势群体。但是，应当指出，在中国至少有3项垄断性制度安排，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追求另外的政策目标，在全局规模上影响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第一项是土地的制度垄断。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一方面长期严格限制农民进城落户转为市民，禁止进城农民工在城市搭建住房，禁止城郊农民自行改变土地性质和用途，而由国家垄断控制农村土地的工业化、城市化使用。但在另一方面，农村土地的非农使用的目的和制度设计，又不是为了改善农民的境遇，不是为了已成为工业化主力军的农民工及其家庭进城后的安居乐业。巨量的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被密集投入到围绕城市户籍人口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善方面，造成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飞涨，从而形成了全国范围内财富从农村居民向城市户籍居民以万亿为规模的持续转移。

第二项是垄断和封闭的城市户籍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开始逐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但城乡隔绝的户籍管理制度近年来除了对当地农村人口进入本地小城镇有所改变，基本没有松动。随着这些年来农民工逐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农民工变成了离家别子、居无定所的社会流动大军。当他们为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数万亿的惊人积累，以至全世界都为中国工人其实是农民工的勤劳和奉献所震撼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地带找不到自我。

第三项是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的制度垄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商品价格和劳动力的价格迅速高度市场化，土地价格随拍卖而市场化，甚至股票价格也高度市场化了，但唯独最广大劳动者的最主要财产性收入即储蓄存款利息没有市场化。垄断性的利息制度，通过人为压低公众的财产性收入，既为企业主要是大中型企业提供了廉价资金，也为银行提供了丰厚的息差和低风险的客户，作为这种制度安排基础的，是广大储户变成了金融稳定的牺牲品。

总之，造成当今中国贫富分化局面的原因，既有制度安排的缺陷，权钱交易加剧的资源分配不公，也有行政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滥用、贪婪和催肥，还有市场竞争内生垄断引起的马太效应。显然，无视这些多以万亿规模分配的财富和国民收入大格局，仅着眼于一些并不改变问题本质的枝节问题乃至虚构的矛盾，不可能真正缩小贫富差距。

国民“弱势心理”的蔓延

在北京，夜幕降临后，BOSS、GUCCI……北京“新光天地”的巨幅广告在夜色里很耀眼，这类广告在各大城市里大多如此。可这些奢侈品商标，出租车司机李云强一个都拼不出来。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走过的时尚男女，只为有人招呼他“拉活儿”。

老李一个月3000多元的收入支撑着全家的开支。“在北京，这点钱真不够花。我老婆从不去超市买菜，总是赶在大市场收摊时买人家挑剩下的‘堆儿菜’。”开了16年出租，他的颈椎、腰椎都不好，但还顾不上看病。“家里存款不多，怕不够孩子上大学用，不敢歇。我不是弱势群体谁是?”

住在河北燕郊的王元菲每晚都到住所附近的几个小区翻检居民垃圾箱。“物业的清洁工早晨才来，我能捡到不少有用的东西。”王元菲56岁，她和丈夫都没有工作，生活全靠吃低保。最近物价涨得厉害，她说如果自己不出来“拾荒”，家里人吃饭、水电费都会成问题。捡回来的东西堆在院子里味道不好，左邻右舍都有意见，这让王元菲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年近七旬的刘四玲常年在五台山西峰顶上乞讨。高海拔的日晒在她脸上、手上留下了一层硬痂。别人劝她进城去讨，她舍不得家里的瘫痪儿子。刘四玲说，家里的地被“开发”了，但给她的补偿款比别人少。她找到村委会，人家三两句就把她打发走了。“我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能找谁说理去?”

尽管有专家说，“弱势群体”是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但在当下的中国，像王元菲、刘四玲这样的人，无疑是绝对的“弱者”。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农民中的一部分人、农民工和城市贫困人口。

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弱势”，近年来，在征地强拆、黑砖窑、拖欠工资等事件中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一方，几乎都是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贫困居民等人群。

“你觉得自己属于弱势群体吗?”

“是的，我属于。”扛着编织袋的农民工这





痛苦的真相

◉林琇琬

痛苦时，我们都爱怪别人。但如果不是自己内在已经有伤，别人的行为、语言和态度，其实难以让我们在意，甚至烦恼。

觉得自己丑的人，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美丑的评价：并不是渴望别人赞美自己，而是内心恐惧自己长相丑的“现实”。其实别人的言语并不能伤害我们，是因为我们自觉丑陋，别人的言语才让我们痛苦。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内在的伤治好——直面恐惧，建立自信。否则，别人的言语就会不断让你受伤。若他人的话语让你痛苦，请感谢他，因为他提醒了你内心的伤。然后学着停止责怪，责怪是没有用的。他不知道你的伤，只是无意识地说出了你的伤和恐惧，真正让你痛苦的是内在的那个伤正在发酵，而不是那个人、那些言语的表象。

责怪不能治愈我们，只有认清自己的伤在哪里，才能治愈自己，让自己快乐。

（**刘　振**摘自《讲义》2012年第11期）

样回答，大学生、小商贩这样回答，甚至在国企、外企有着固定工作，月收入上万元的“白领”“金领”们也这样回答。

收入差距加大导致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交织成全社会的“弱势心理”。与其说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弱势感”正在蔓延。

正在消逝的中产阶层现象

在国际上，中产阶级被认为是幸福度较高的人群。然而在中国，中产阶层普遍压力较大，没有很强的幸福感，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属于中产阶层。

在房价不断飙升的当今中国，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中国的中产阶层已经被高房价消灭。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是最有可能成为中产阶层的群体，然而，在这个遍地都是大学生的年代，我们却看不到中产阶层成长的希望。毕业即失业已是一种常态。初入社会的他们，又不得不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他们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生活幸福感在不断降低，“房奴”“孩奴”比比皆是，整个群体被焦虑和失败感所困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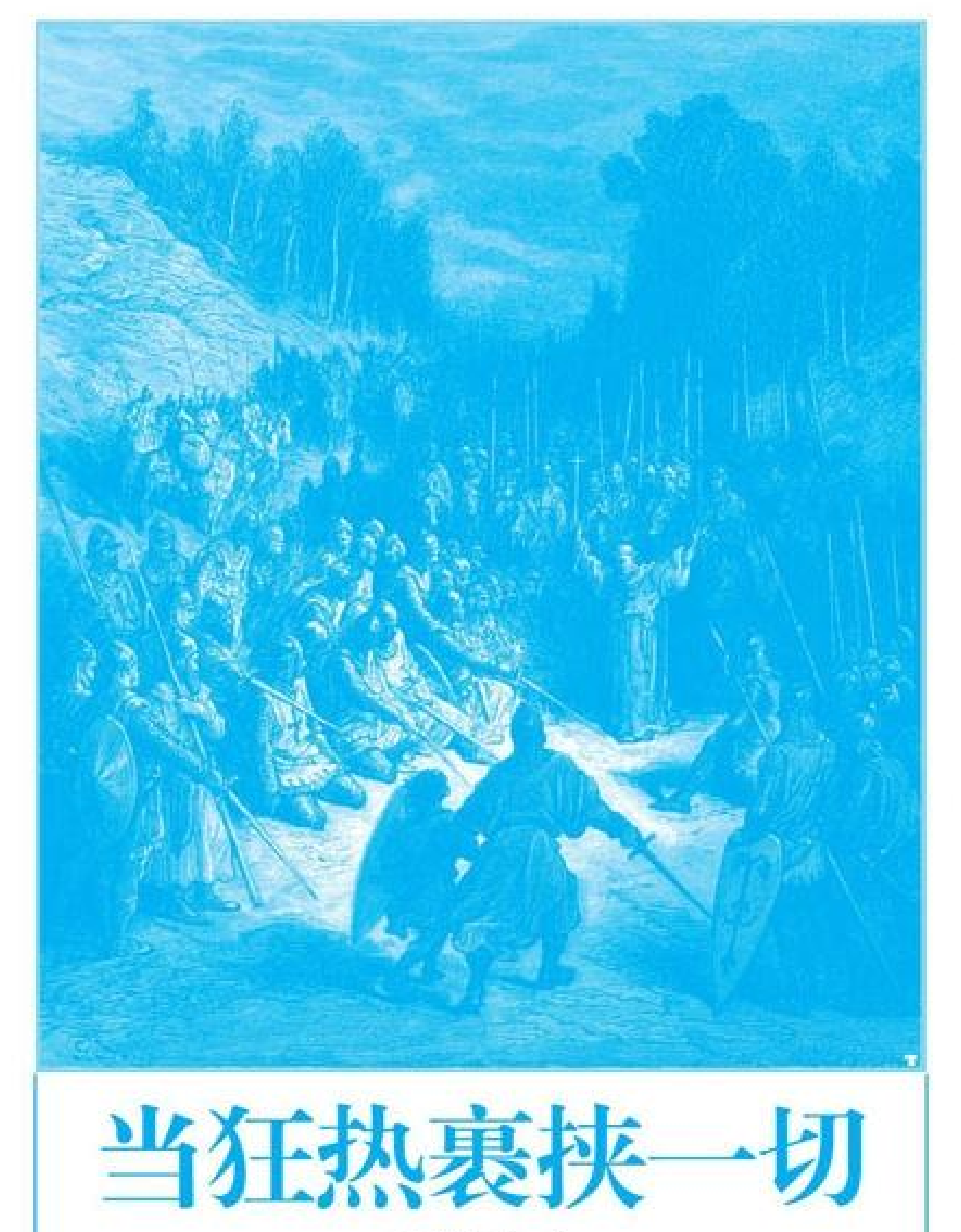
丧失安全感、稳定感是中国中产阶层群体的心理特点，这同时也是很多人拒绝承认自己属于中产阶层的原因。

3年前，日本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提出了一个让中产阶层的人不寒而栗的观念：中产阶层的消逝。他用最简单的问题来询问：“你自认为是中产阶层吗？请自问3个问题：一、房贷造成你很大的生活压力吗？二、你是否不敢结婚，或是不打算生儿育女？三、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让你忧心忡忡吗？”如果有任何一个答案为是，你就会被踢出中产阶层的行列。套用大前研一的调查，中国还有中产阶层吗？也就是说，我们还未迎来中产阶层的完全诞生，就已经目睹这个阶层陷入了困境。大前研一将这种新的社会结构描述为“所得阶层两极化”和随之而来的“中产阶层社会的崩溃”。

如果真正想要一个中产阶层的社会，政府就需要正视中国中产阶层消逝的问题。政府应该努力挤压存在于房地产和教育之中的费用泡沫，因为为这种高昂费用买单的主要是刚刚诞生的中产阶层，而其结果，就是他们无可避免地要陷入贫困化。总之，让更多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同中国GDP的增长速度相吻合，而不要让他们恐惧于自己资产的增值速度落后于通货膨胀带来的贬值速度。

（**周海明**摘自中国言实出版社《中国成长的烦恼》一书，**邝　飚**图）





当狂热裹挟一切

◉押沙龙

那一年，被卷入十字军东征洪流的，不仅仅是贵族骑士，平民们的热情也更加高涨。

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的矮个子，骑在驴上四处奔波。他到哪里，就把狂热传播到哪里。

这个人就是隐士彼得。他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所到之处，人们像铁屑一样纷纷向他聚拢。这个不成功的战士、不合格的父亲、不诚实的教徒，几个月内奇迹般地成了英雄、圣人和偶像。

彼得呼吁大家抛开世俗的羁绊，立刻投身东征洪流，大家群起响应。农夫出售葡萄园，工匠出售工具，牧人出售羊群。贫穷到极点的人没什么好卖的，干脆就拿上一根拐杖上路。

那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景象：没有任何武力强迫，成千上万的人自愿走出家门，去参加万里远征。父母给孩子送行，妻子给丈夫送行，他们骄傲地哭泣着。有的人实在难以抛开家庭，就干脆赶上一辆牛车，带上全家，向东进发。

很快，这个运动开始有失控的迹象。

教皇乌尔班二世开始发布命令，想缓和一下这种狂热。但太晚了，这些指令毫无效力。乌尔班也许创造了十字军，但他根本无法控制十字军。

十字军运动已经成了一只庞大的盲兽，在欧洲横冲直撞。

乌尔班曾经规定：所有的十字军应该同时出发，在君士坦丁堡统一集结，然后攻入亚洲。这个规定说明，乌尔班当初设想的是一支真正的军队。可现在东征已经演变成一场浩大的社会运动。

这个设想也就全盘落空了。

破坏这个命令的就是教皇大加赞许的一个人——隐士彼得，但他也是身不由己的。

隐士彼得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他却被自己的成功压倒了。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急不可耐。更多的人还在接踵而来。

与其说彼得在率领这4万人，不如说他陪着4万人，跌跌撞撞地向东挺进。

人民十字军计划横穿欧洲大陆，抵达君士坦丁堡，然后从那里渡海前往亚洲。

首先，他们要穿过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两个国家。这两国也是基督教地区，但与西欧国家交往极少。

开始的时候，一切还算顺利。匈牙利国王同意向十字军出售补给。十字军沿着多瑙河一路东进，和平地穿过了匈牙利领土。不久，他们抵达匈牙利边境城市塞姆林。

这时，彼得的大部队赫然发现：在城头，悬挂着16套衣服和武器，衣服上绣着血红的十字——十字军的标志。不久前，有部队路过塞姆林，阵中竟然有16名士兵留在城里抢劫。愤怒的市民把他们捉住，剥光了衣服，夺下了武器，然后将他们赤条条地赶过了萨瓦河。

人民十字军多半是普通农民，生平第一次这样长途跋涉。周围的环境又是如此陌生荒凉，他们的神经本来就已高度紧张，这件事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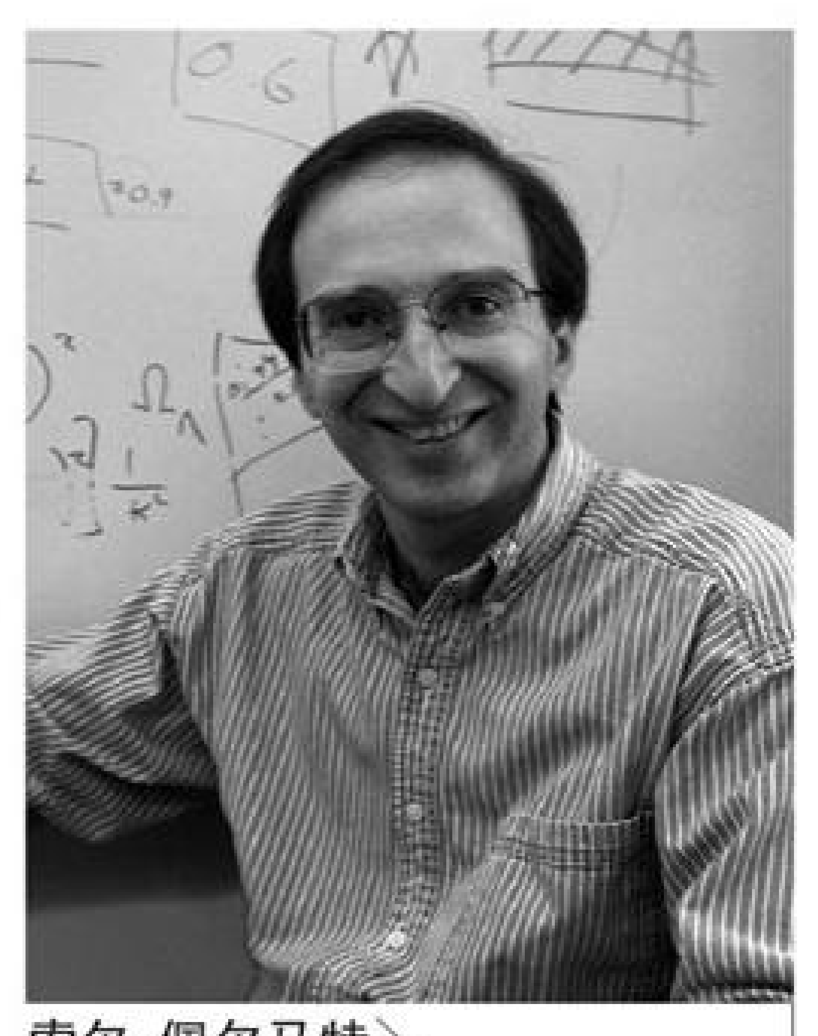
诺奖得主的停车位

◉付 勤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索尔·佩尔马特，和另外两位科学家一起获得了201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位天体物理学家得到消息时正在监考，据学生们在校内网上说，教授淡定地告诉大家："我终于也有自己的停车位了。"

在伯克利，如果你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学校会奖励你什么？大笔奖金？独栋别墅？各种头衔？巡回演讲？不，这些都没有。如果不是到伯克利大学做过采访，笔者也不太明白诺贝尔奖和停车位之间能有什么关联。当时伯克利大学图书馆馆长指着一排写着"NL"标志的停车位，向我们介绍："这些车位是专门为诺贝尔奖得主服务的，其他车辆均不得占用。这是学校给他们的唯一奖励。"

伯克利分校风景优美、气氛活跃，但车辆不能随意出入，更不用说随便停车了。NL是Nobel Laureate（诺贝尔奖得主）的缩写，这样一个蓝色的专属停车标志，是学校以其特有的方式，向诺奖得主致敬。笔者在伯克利校园里看到的专属停车位，除了残疾人的，就是诺奖得主的。有个NL车位上，停的甚至是一辆山地车，看来他的身体很棒。



索尔·佩尔马特

历年来曾在伯克利工作或深造过的诺贝尔奖得主，不少于66位，在该校物理系楼前，NL车位就有5个。得了诺贝尔奖，不涨工资不升职，照样上课，照样监考，照样做实验，不同的是咱的车终于有地儿停了。

对于这项奖励措施，伯克利的教授是这样阐述的："做学问如果没有一颗淡定的心，就没法继续，更不可能前进。"

桂冠，由月桂的枝条编成，它闪耀的不是黄金或钻石的光芒，只有长久的芬芳。狷介自守，不骄不躁，这样淡然处之的态度，让桂冠回归了它的本质。诺贝尔奖不是功劳簿，更不是终身成就奖，它激励着精英们不断向未知领域探索，永不失去推动人类社会向前的动力与热情。

伯克利为什么能走出6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抢车位"也许是原因之一。

（林　涛摘自《楚天都市报》）

更让他们惶恐不安。十字军中开始流传一个谣言：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亚人联合起来，在萨瓦河边围歼了先前的部队，现在他们同样要消灭我们！

恐惧和愤怒在营地里升腾。最终，一件琐事成了导火索。

一个十字军成员想买一双鞋，他和卖鞋的塞姆林人发生了争吵。前者认为后者在敲诈，后者认为前者在抢劫。争吵变成了斗殴。消息迅速传到了营地，十字军热血沸腾，拿起刀剑冲向市场，然后发生了一场屠杀。

十字军里的无赖、杀人犯、土匪首先开始杀戮，然后整个群体的破坏欲都被点燃。杀戮有一种"广场效应"，在人群中雪崩似的传播。邪恶的人，善良的人，平庸的人，他们在人群中都可以变成一种人：嗜杀的人。

塞姆林沦为废墟，4000人惨遭屠戮。隐士彼得看着眼前的一切，目瞪口呆。他想制止，却无能为力。十字军中可能有很多厌恶杀戮的人，但他们也只能沉默不语。

他们很难回头，除非这个群体被摧毁。那时，他们才会恍然大悟，重新变回脆弱善感的凡人。

（周星星摘自《廉政瞭望》2012年第10期）

谢谢你，小天使

◉陈文茜

我近日读到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华文卡内基培训机构创办人黑幼龙的长子黑立言与儿子Luke的故事，刊登于《商业周刊》。黑立言毕业于耶鲁大学，是工商管理硕士，并在安侯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会计师。家境好，学历佳，长得帅，家庭美满，一路顺畅。黑立言曾说过：人生打得一手好牌！唯一的烦恼是如何与强势的父亲相处。但当人生走到40岁时，他遭遇了一件最不幸的事：年仅6岁的儿子罹癌，7岁就结束了生命。

这个只活了7年的小天使，教给了黑立言从大学到耶鲁到卡内基都学不到的功课。黑立言笃信上帝，当他获知年仅6岁、活泼可爱的儿子罹患血癌时，他的反应跟所有顺境走得太久的父母一样："为什么是我的小孩？"尽管我们知道世间有许多不幸，各大医院均有儿童癌症病房，但多数人只是简单地阅知这些信息，然后天真地认定："这些必然与我无关。不幸只会发生在某些人身上，但不会在我的家庭。"



黑立言像许多留美的华人一样，给儿子取了一个洋化的名字Luke。他本人笃信上帝，也相信上帝将一如既往地眷顾他的家人。2009年圣诞节，一个与上帝诞生息息相关的日子，黑立言的儿子被确诊，颈部肿块为"淋巴性白血病"，也就是俗称的血癌。

黑立言先是拒绝面对残酷的事实，后来认了命，陪儿子历经了一次又一次的化疗。Luke不到7岁，住院8个月，却仍乐观地面对疾病，病房内摆满了玩具。

化疗后Luke掉了头发，但他不怕别的孩子耻笑。有一回Luke的母亲带他在公园散步，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嘲笑光头的Luke，Luke没流泪，也不自卑，反而转头告知不懂事的陌生小孩："你不要这样，我没有头发，是因为我生病了。"不懂事的孩子没有因此心生同情，反而继续讪笑。Luke的妈妈受不了，带着他一边哭，一边"逃"离了现场。Luke却很坦然，反过来安慰母亲："我本来就没有头发，没关系。"

一个年仅7岁的孩子，不知为何拥有如此坚强的灵魂。当他年约40岁的父母亲心疼地痛哭时，他反过来轻声安慰。他不知道苦吗？有一回Luke的家庭教师无意间在病房听到了年仅7岁的他的祷告："上帝啊，请你医治所有的小孩，不要让他们像我这样痛苦……"不幸罹癌的他，没为自己祷告，没为远离病痛祷告，却在为其他孩子祷告。

有多少人走进教堂、寺庙只为了求自己的平安或福祉，有多少人借上帝之名只为完成自己虚伪的人生……而Luke虽然知道自己罹患重病，却仍关爱别的孩子，对生命满怀热爱。化疗初期，他一边呕吐，一边玩乐高（积木）；7岁生日当天，拿到父亲送他的"死星"（电影《星球大战》里的一种超级武器的代号）模型，自己看说明书，不到一周，即迅速拼完近4000片的"死星"。

2010年12月，Luke生病整整一年，脑部和脊髓皆充斥了癌细胞，Luke对生命的热爱，快被癌细胞吞噬光了。医师建议进行最后的治疗。

Luke的父亲长期活在强势父亲的阴影下，



谁肯赤着脚踏过他的一生

◉李丹崖

我想起了少年时代家乡的一条河。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浣女”这么雅致的词，只知道许多村姑在河边用皂荚洗衣服。大把的皂荚泡随溪水流走，那些洗衣服的女子洗完了她们的男人、父亲的衣服，端着木盆、赤着脚从溪边的田埂上走过。

以上场景是我少年的记忆里最恬美的景象。那些穿梭在景象里的人，安宁而富足；那些光着的脚板踩在带着馨香的泥土上，瞬间让人想起“故乡”这样的词；那些河畔的捣衣声，如清远的笛音，在我们的耳畔浅吟低回。

近日，读周梦蝶的《菩提树下》，这样的诗句美得让人心惊，继而生出无边的宁静——

谁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呢？
谁肯赤着脚踏过他的一生？
所有的眼都给眼蒙住了。
谁能于雪中取火，
且铸火为雪？
……



谁肯赤着脚踏过他的一生？那些乡间捣衣的女子。如今，这已成为乡间再也寻觅不到的景象。乡间女人的脚很少再光着，她们也会效仿城里的女人，穿些花花绿绿的凉鞋。她们洗衣再也不会用皂荚，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洗衣粉、透明皂和洗衣液。皂荚树少了，兴许是人们害怕皂荚树上的毒针吧，而那些裹挟着工业气息的物什，会把无边的污染扩散到田里，给河里无辜的小鱼带去沉闷的呼吸。

谁肯赤着脚踏过他的一生？赤条条，了无挂碍，如一条畅游在水里的鱼，抑或是倒映在水里的云，或者干脆自己就变成一面镜子，照见万物，却一片云、一根草也不带走。

生活是一片干净的泥土，这样的泥土里种着禅诗——周梦蝶一样的禅诗：当二月的梅花落满了南山，该不该拾起一片孤黄的香魂？当八月的蟋蟀入你床下，你可曾在静夜里和它攀谈？当十二月的雪落在肥沃的土地上，你能否于雪中寻火，并用心底的雪熄灭欲望的火？

好想回到魏晋时期，做一名狂狷的名士，日出时怀风而行，日落时采月而返，在静谧的夜里温一壶酒，就着清风明月沽饮到酣眠。或许可以做一面旗帜吧，在风里醒来，再在风里睡去，不就赤着脚踏过他的一生了吗？

（**王斌斌**摘自《风流一代》2012年10月上，**丰子恺**图）

对于“做决策”向来犹豫不决。但这一堂让他心如刀绞的课程教给了他承担与决断，黑立言勇敢地问医生：“治疗的效果与后果如何？”医生坦然告知：“Luke可能没救了，也可能从此瘫痪甚至失智。”黑立言泪水决堤，他问医生：“那Luke不再是原来的他了？”医生点了点头。黑立言做了他一生都不曾做过的勇敢抉择：“谢谢，我们不治疗了。”

2010年12月28日中午，圣诞节后第3天，勇敢、坚强、热爱生命、无私的Luke静静地走了。

亲爱的读者，你的人生悲痛吗？有怨吗？有不足吗？7岁的小天使以他短短的人生教导了他的父母，而我们是否也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些宝贵的东西？

如果你我都学到了，曾经痛苦的Luke，在天堂也就不痛苦了，曾经看不见的Luke，在天堂也就能看见了。愿世间有爱，愿世人无私。谢谢你，7岁的小天使。

（**刘海林**摘自《环球》2012年第21期，**戴晓明**图）



被细节毁掉的国民幸福

◉一　朵



这几年在香港购物，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售货员为顾客找零钱时，必把零钱码好，双手托举，庄重地递到顾客面前，微笑着点头道："小姐（先生），找您零钱，多谢惠顾，请慢走。"直至顾客伸手接过她们手中的零钱才撒手。我每次从售货员手中接过零钱，都有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心头。这个细节，对于我这个内地公民来说，如此珍贵稀罕。

在内地购物，大到高级商场，小至街边的杂货店，这种体验毫无幸福感可言：售货员会把找你的零钱，以"降龙十八掌"的掌风丢在柜台上，完全无视你已经伸过去的手，你接不到钱的手在空中逗留几秒，然后不得不尴尬地放下——这看起来真没什么大碍，你到柜台上慢慢收拾零碎就是了。

大抵，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细节，这样的细节反复打磨生活的边角，我们便渐失痛感。我每每祥林嫂一样地说起这些小委屈，都被朋友批评：文艺、自虐、敏感、皮薄、神经线过多，怎么活了40年棱角还没被磨掉？

我很不幸又很有幸，我的棱角未被磨掉，以致小日子里的很多细节仍在触痛我的小心肝。

有时到服装店或商场买衣服，当你在一溜时装前精挑细选时，你会发现紧跟身后的那个冷艳的女售货员正拈着兰花指，把你刚动过的衣服一一细心规整，仿佛你是破坏王，于是购买欲打折；有时你在餐厅享受美食，背靠背座位上的那个小孩时不时用玩具车撩拨一下你的头发，你捏着喜羊羊的童音温柔劝说N次，并求救于他的母亲进行有效教导与阻止无果后，你会牛吃草般地把食物倒进胃里，飞快地离去；有时去公共洗手间，你会发现大多数人把黄飞鸿的无影脚发扬光大，抽水马桶上半人高的冲水器，如厕后他们绝不用手按，而是用脚踢——飞起一脚很爽地踢一下，水声哗啦，冲水器上泥污满布。有文明人想用手按，一看就皱起了眉：难道我要摸千百人的脚底泥？猛起脚——我也来一脚。

又想起一件事：我家小区附近是一座豪华的政府机构办公楼，每天早上，一辆庞大的垃圾车必要进去收垃圾，司机许是因为早起睡眠差、肝火盛，每次都把喇叭按得震天响；大楼门卫好歹也是公家的人，哪受得了你一个收垃圾的如此嚣张，于是久叩柴扉就是不开；垃圾车司机急火攻心，使劲把喇叭摁得惊天动地、如雷贯耳。我屡被惊醒，躺在床上听那喇叭声持续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感受其短促有力的节奏，有时非常具有暴力性和威胁性。那时才凌晨6点不到，刚开始邻居们还怨声四起，后来逐渐无声。"90后"女儿很会自嘲，她说："妈妈，你应该这样想，这喇叭多

检验真理的子弹

◉张小平

1911年，曾经当过两届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决定再次参选。次年10月24日，他到密尔沃基发表演讲。就在他登上台准备演讲时，刺客施兰克从人群中冲出，朝他开了一枪。只听“砰”的一声，子弹穿过罗斯福手中的讲稿，击中了他的胸部。他惊诧地摇晃了几下，马上又恢复了镇定。

凶手很快被捉住了，民众愤怒地要痛打他。罗斯福一边捂着胸口，一边劝大家保持冷静。台下的人这才注意到鲜血已浸透罗斯福的大衣，叫喊着让他赶快去医院。罗斯福感觉自己的伤还不至于危及生命，而此时正是展示硬汉形象的绝佳机会。于是，他拒绝了人们的好意，站在台上大声地说：“也许你们刚才都看到我挨了一枪，可这点小伤根本不算什么，它甚至不能杀死一只公鹿……”他足足坚持了90分钟，直到演讲结束才去医院就诊。而此时子弹已陷入他胸部3英寸处，取出会十分危险，医生建议留在体内。罗斯福若无其事地点了点头说：“这样一来，我的余生就将与这颗子弹相伴。”



西奥多·罗斯福

此后，各家媒体都争相报道了罗斯福遇刺后强忍疼痛发表演讲的新闻，这无疑给竞选增加了砝码，他在后来的演讲中也都要说说自己的英勇之举，但最终罗斯福还是输掉了大选。在总结失败教训时，他说：“我原以为自己的刚强值得夸耀，可民众却觉得它更应受到批判和谴责，没人相信一个不顾惜自己生命的人会有能力保护好民众。”先爱自己才能爱别人，连自己都不爱惜，怎么能保护好他人？

（李晓光摘自《环球人物》2012年第28期）

好，能当闹钟呢。”我闻言悲催不已，说：“孩子，你应该学会生气，你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该生气的不生气了，我们的民族就没有希望了。”女儿叹了口气，里面有深谙世事的老成，说：“别上纲上线了哈，你生气了又能怎样？”我立马被问得恼羞成怒又张口结舌。

佛说：“莫生气，气坏身子没人理。”但我修行不够，还是要生气，这不能不说明我对这个世界依然充满期盼，不肯绝望。

同学B移民德国N年后回来了一趟，在南方某城市小住了一个月，一天到晚生气——不只生事的气，还生人的气。她说有的交警执法态度不好你得要求他道歉啊，餐厅里的饭菜不合格你得要求撤换啊，门前的马路上有个坑没标志你以纳税人的身份打110啊，开车时看见身边有车辆闯红灯你要义正辞严地痛批他一顿啊，这样才能形成公德氛围，才能提高国民素质，才能幸福起来……对于她野火烧不尽的昂扬斗志，我同仇敌忾。但我一边很感性地和她一道生气，一边理性地对她说：“你要求交警向你道歉，跟要求古代衙门门前那只石狮子道歉没什么区别，你真把阿Sir激怒了，他会二话不说就把你的车拖走——他可以情感执法也可以按章执法，这要看他的心情，要看你会不会装孙子让他有当爷的感觉；你说你要求撤换饭菜，那么有30%的可能，给你重新上的饭菜上沾有厨师的唾沫星子……

当然了，千言万语还得回到现实：你要相信政府，相信人民，相信我们的国家，我们正处于物质飞速发展与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的磨合期，所以我们也正在创建文明社会。基于此，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国民幸福，迟早会像花儿一样开放。

（变色龙摘自《佛山日报》2012年10月21日，黎　青图）



美与哀愁

◉明月如霜

他，被称为日本画圣，他的散文与川端康成并称为二璧。他的画作高雅蕴藉，充满诗情哲理，不仅让人沉醉，还能勾勒出一个完美的世界。他就是日本著名山水画家、散文家东山魁夷。

日前，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在整理东山手稿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页未完成的残稿。稿纸上，在一片静谧的白桦林间，赭色的小路远远地通向天边。在无边无际的蓝色里，隐隐有个女性的身影出现，这在东山魁夷以往的画作中是从未出现过的。自此，流传已久的、关于东山魁夷"富良野白桦之梦"的爱情故事再次传开——

美丽邂逅

1931年12月，日本北海道富良野。时年23岁，刚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的东山魁夷入住一家名为"桦之白"的家庭旅馆，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写生。

刚放下行李，画家的专业眼光便让他发现了一个美少女：整齐的发髻下，有一双黑色细长的丹凤眼和不点而红的嘴唇。第一次，东山魁夷有了给人物写生的兴致。

1908年7月，东山魁夷出生在日本横滨。因为从小体弱多病，所以他喜欢安静和独处。也许是天生有着绘画的天分，他对汹涌的海浪和夕阳下的渔港有着浓厚的兴趣。

父亲虽不满意他不务正业，但怜他体弱，又想着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足以继承家业，便放任他学画。这样，在18岁那年，他顺利考上了东京美术学校。

在学校期间，他深受老师结诚素明和松冈映秋的影响，将风景画作为主攻方向。他在日本各地旅游，进行实地写生，在大自然中体会神造之美。

眼下，这个13岁的酒井桐子，虽稚气未脱，却美得令人心悸。显然，女孩也对这个天天行踪不定的青年心生好奇。她曾悄悄跟在他身后，跟着他走向富良野的茫茫雪野。然而，她只看到他端坐在白桦林间的石头上，满目痴迷。

第一天如此，第二天如此，第三天，桐子终于忍不住好奇，上前问道："先生看到了什么？"东山看着她充满好奇的眼睛，不禁微微一笑，说："看见了美。"桐子不知道东山是在说她还是白桦林，她喋喋不休地讲述着这片美丽的白桦林：春天小鸟在枝头歌唱；夏季满林飘香；秋季白桦林边的枫叶红了，颜色浓烈如火；冬天白雪皑皑，仿佛人间仙境。

东山看着她，心中第一次漾起一股甜蜜的暖意。她的声音惊落了树梢上的浮雪，细细的雪纷纷扬扬，真美。

他不愿意以人入画是有道理的：自小因体弱饱受欺凌，长大后，父亲经商，生意惨淡，几乎全家打工只为赚取他的学费，因家贫，他又饱受世人白眼。14岁那年，他因感染风寒，镇上的人怕传染，硬把他一人送到远离村庄的树林中隔离了两个月，任他自生自灭。在那幽闭的两个月里，他听到了自然的声音，看见了如墨夜空中悬挂的鹅黄的月亮。他立下誓言，绝不在自己的画中出现人类。在那与世事隔绝的世外桃源，东山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然之美。然而，时局已经开始动乱，全国性的经济萧条正在不断蔓延，东山也已经一个月没收到家里的汇款了。他惴惴不安地提出告别，桐子一听，"哇"地哭了。

第二天一早，他便以自己最值钱的东西——从小佩戴的玉葫芦抵了住宿费，心急火燎地往家赶，桐子将他送到了大路口。

那时正值3月，积雪已开

始融化，在那无边无际的蓝色里，有一个小小的身影。东山一路走着，不知为何，思绪都化成了清水，滴滴答答往下流。那种甜蜜的空寂，应该是爱恋吧。

追逐梦想

踏进家门，东山被家里的惨状惊得痛哭流涕：父亲与兄长们靠出海捕鱼为生，但始终难以糊口，寒冷、饥饿加上疾病，父兄3人竟接连不断地死去。祖屋早已被变卖抵债，父兄的尸骨不知散落何处。东山不禁捶胸顿足。

失去了经济来源，东山只能靠给人作画混得温饱，那是他最窘迫的两年，常常连买油彩和画笔的钱都得找同学借。孤寂的东山给桐子写了很多信，但没收到过一封回信。此时战火已经漫延，想起自家的悲惨遭遇，他对桐子一家的际遇几乎不敢想象。但他不敢去见他们，他还欠着一个月的房钱呢。

1934年春天，东山终于重新踏上了富良野的土地。“桦之白”家庭旅馆仍然存在，店主爷爷一见到东山，惊喜万分：“可有两年多不曾回来了呢。”东山不禁满脸羞惭。

东山来到院里，桐子很快端上了晚餐。两年多不见，在东山的眼里，脱去稚气的桐子令人无法转睛。“这孩子一直在等您呢。”店主爷爷的一句话，令桐子和东山都羞涩起来。她满脸忧愁地问：“这次又会去多久才回来？”东山不禁哑然失笑：“我还没走，就问我什么时候回来吗？”忽然，他明白了桐子的心，这是患得患失的爱情啊。他们拥坐在桌边下棋、喝茶。他们的指尖偶然相碰，都能激发出触电般的颤动，那遮挡不住的爱情的春光，使桐子更加容光焕发，东山几乎已经将尘世忘在九霄云外。

然而正在柔情蜜意之际，东山却接到了老师结诚素明的电报。老师为他争取到了去德国留学的名额，并为他找到了游学的赞助者。东山对西方绘画向往已久，这机会怎能不叫他欣喜若狂！

他再一次选择了离开。不同的是，他没敢再惊动店主和桐子，而是不辞而别。他庆幸自己与桐子还只在两情相悦的阶段，还不曾情根深种。也许自己从一开始就有不安分的心，所以不敢在爱情里陷得太深。他不敢想象桐子那失望的眼神。或者，是该让她遗忘自己的时候了吧。

东山在柏林大学攻读美术史。他的足迹踏遍了北欧，在那积雪遍地的挪威森林，一待就是3个月。他仿佛回到了富良野的茫茫雪原之上，那幅《挪威的森林》用笔淡雅、画面洁净，透露出浓浓的思念之情。


东山魁夷

他在异国待了5年。5年里，他创作了不少佳作，画风也逐渐稳定：以西方写实的眼光捕捉日本的情调之美，同时表现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大自然之美。

那时，他也收获了婚姻。赞助商的女儿因爱慕他的才华，在她父亲的撮合下，东山和她结了婚。有了岳父一家的经济支持，东山也能安心于创作了。

只是面对娇妻幼子，东山常常神思恍惚，桐子那深深失望的眼神就像阴霾，遮蔽了他的天空。

1939年4月，捷报传来，东山的画作《冬日三乐章》获得“1939年第一届日本画院展一等奖”。5月初，东山带着妻儿返回了日本。事实上，他一回国便悄悄地去了富良野，但“桦之白”家庭旅馆已不复存在，店主和桐子也已不知去向。

淡淡离去

东山的功成名就，使他不得不接下日本皇室、会社和寺院的壁画创作。凭借这些画作，他在日本的声望和地位越来越高，但随之而来的应酬，他虽厌恶，却又推脱不得。

1941年12月的东京，寒气逼人，东山却不得不又参加了一场应酬。七八个浓妆艳抹的艺伎围着几个男人团团而坐，调笑声，三弦琴声，吵得他头痛欲裂。

可是，他突然发现，一个艺伎看上去竟眼熟得很，那整齐的发髻，黑色细长的丹凤眼，竟然与桐子十分相似。但她显然不是桐子，她眼神狐



媚，浓妆下尽是遮掩不住的深深的皱纹。

不知为何，东山仿佛看到了多年后的桐子，那种物是人非的悲怆立刻击中了他。他竟一杯接着一杯，将自己灌了个酩酊大醉。

他记得自己被人拖进了休息的房间，那个艺伎一直在照顾他，她温存地给他擦脸，低声地安慰着他，可是被酒精麻醉的他根本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只隐约记得她竟然将她血红的嘴唇印在了他的嘴唇之上，他恼怒万分，想推开她，却浑身无力。再后来，他又迷迷糊糊地醒来，却见她一直坐在灯下，紧紧地盯着他，即使醉到不省人事，他依然能感受到她浓重的悲伤。

天亮了，东山从宿醉中醒来。他躺在榻榻米上，身边空无一人。若不是空气中尚存的脂粉香味，昨晚的种种荒唐几乎可以被当成一场梦。但是，当他起身时，他看到枕边放着一个晶莹剔透的玉佩——一只小小的玉葫芦。那是因为他小时候体弱多病，父亲特意从寺庙里求来挂在他脖子上的，是他少年时须臾不曾离身的东西；那是他第一次离开富良野时，作为房费抵押给老店主的物品。那个艺伎，那熟悉而又残败的面容，不是桐子又是谁？

东山一跃而起，顾不得脸面和尊严，找到请客的官员，请求他打听那个艺伎的下落。得到的消息却是，那个女孩子已经离开了东京，不知去向。

东山不禁流下泪来。他以为自己历经磨难，早已习惯了生离死别，早已看开了一切，悟出了禅意，却不料在得而复失的爱情面前，禅意竟皆化为虚无。他知道那些回话不过是托词，是桐子拒绝与他相认的借口。是啊，即使相认，他又能给予桐子什么呢？名画家与艺伎的风流韵事？给他人增添无穷的笑料与谈资，让家里贤惠的妻子不得安宁？聪明的桐子，早已想到了这一切吧。即使再相爱，也不能相认。他与桐子也如同流水与漂萍，短暂相聚后，从此各自漂泊，莫问归处。

“先生来写生，会画这片白桦林吗？”“会的。”“那么，会画上我吗？”当夜，他想起往日种种，情难自抑。他拿起画笔，画出了《白桦》。画面上，洁白的白桦如同风姿秀丽的少女，赭色的小路通向天边，而天际那幽深的蓝色，蓝得令人心悸。

即使在这样悲痛的情况下，东山的画作里仍然有一丝跳动的希望，那条通向远方的路给人以无限遐想。他只希望，桐子的世界里永无绝望。

爱恋的远走，令东山大彻大悟。他的画作更加细腻、清雅，于淡淡的伤感中传递着层层的禅学哲思，他笔下营造的世界——绿地，白马，泉水，飞鸟，无一不是如梦如幻的。虽然只是简单的风景画，却有着令囚犯痛哭的力量。他被尊称为画圣，他的画风和思想，无一不对后世的艺术界影响巨大。

他的足迹踏遍了全世界，然而，在他日本的住所，他竟然不惜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将北海道的白桦树移植到了房门前，为的就是每天清早醒来，能听到树梢上小鸟的鸣叫。在那样清脆的鸟鸣里，他恍若回到富良野的早晨——雾霭散去，那美貌的少女正站在门前，冲他莞尔一笑。

1999年，91岁的东山魁夷因病去世。在他的要求下，家人将玉葫芦与一片白桦树叶放在了他的手中，陪他去了另一个世界。他的遗稿也由专人整理。

2012年3月，有人在他的遗作中发现了《白桦》的另一幅未竟稿。笔风稳健似他晚年之作，但更令人惊奇的是，画中小路的尽头，隐隐有一个女性的身影出现。消息一经发布，引起了极大震动，那个流传了许久的富良野白桦之梦的传说得到了证实。

东山魁夷说：“没有对人的感动，也就不会有对自然的感动。”也许正因为此，那场刻骨铭心的爱恋，对他更像一剂灵丹妙药，使他的画作永远传达着梦幻、哀愁和静谧，却又永存希望、永怀善良。

（余长生 摘自《知音·海外版》2012年第9期）

北宋画家米芾有洁癖，靴子不小心被人碰了一下，他就开始刷，直到把靴子刷破成了人字拖才罢休。这人给姑娘找婆家的时候啥也没考虑，一听候选人叫段拂，字去尘，就把姑娘嫁给了段家。米芾谐音是米有福，找了个女婿叫段拂——断了富。他们两家都没钱，手电筒是他们两家最重要的家用电器。

——张发财

（李 昊 摘自凤凰出版社《大家都很2》一书）



意·林



青蛙与高塔

从前，有一群青蛙组织了一场比赛，目标是登上一座很高的塔。一大群动物在塔下观看比赛，为参赛者加油。

说实话，旁观者都不相信那些青蛙能够爬到塔顶。你可以听到这样的话："哎呀，这太难了！他们永远无法爬到塔顶。他们根本没机会成功，塔太高了！"

除了那些步伐稳健的正越爬越高的青蛙，其他的青蛙开始一只接一只地摔下来。

更多的青蛙累了、放弃了，但有一只却越爬越高，他不肯放弃！

最后，其他青蛙都放弃了攀爬。只有那只小青蛙，经过一番努力，成为唯一到达塔顶的青蛙！

原来，那只获胜的小青蛙是个聋子。

（吴小明摘自《英语广场·美文》2012年第29期）

唯一懂得的语言

◉〔巴西〕保罗·科埃略

一个信奉佛教的女人一直努力做到与人为善。但是，她每次到市场上去，总有个商人用下流的语言调戏她。

一个下雨的早晨，那个商人再次调戏她时，她失去了控制，用雨伞狠狠地打了他。

当天下午，她找到一个僧人，把这件事情讲给他听。

"我感到羞愧，"她说，"我无法控制我的憎恨。"

"你憎恨他是不对的。"僧人说，"但人生是人们之间互相交流的过程，你要明白，人与人是不同的，必须用彼此能懂的方式来交流。下次他再说难听的话，你要在心中充满善意，然后用雨伞打他，因为这是他唯一懂得的语言。"

（杨晓敏摘自《课外阅读》2012年11月上）

人性的弱点

◉李　沧

一位科学家研究出了克隆人的技术。有一天，这位科学家得知死神正在寻找他，便利用克隆技术复制了12个"自己"，想在死神面前以假乱真，保住性命。

科学家的克隆技术堪称完美，面对13个一模一样的人，死神一时分辨不出哪个才是真正的目标，只好悻悻离去。

但是没过多久，对人性的弱点了如指掌的死神，想出了一个识别"猎物"的好办法。

死神又找到那13个一模一样的科学家，对他们说："先生，你确实是个天才，能够克隆出如此完美的复制品，但很不幸，我还是发现你的作品有一处微小的瑕疵。"

话音未落，那个真的科学家暴跳起来大声辩解道："这不可能，我的技术是完美的，哪里有瑕疵？"

"就是这里！"死神指了指那个说话的人的心，随即得意地把他带走了。

一句批评或奉承的话，往往会使人暴露出自己的弱点。

（刘　炜摘自《杂文月刊》2012年11月下）

顶尖的领导

◉牛　津

一般从高速公路下来的时候，都会有一段弯路。这是为什么呢？

高速公路上车速太快，再怎么给你减速标志，甚至给你画骷髅头都是没有用的。所以，设计高速公路的人的想法很简单：只给你设计一个大弯，你想不减速都不行。

这就是最好的领导。讲没有用，骂也没有用，造成一种形势最有用。形势永远比人强，你会乖乖地减速。会领导的人就是这样，看上去不着边际，也没有任何警示，但他会造成一种形势，制定出一个制度，让你乖乖地去服从。所以"顶尖的领导者领导员工的思维，普通的领导者看管员工的行为"。

（朱　珠摘自《文苑》2012年第10期，〔丹麦〕皮德斯特鲁普图）



你简单，世界就简单

◉顾晓蕊

一

夏风习习的傍晚，我们踏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安顿下来后，女儿开始摆弄魔方，翻过来，掉过去，玩得不亦乐乎。我掏出一本泛黄的旧书，打发漫长而寂寥的时光。

书翻到一半，我听到有人在争吵。抬头一看，女儿正在和对面的外国小朋友说话。大概是为玩魔方发生了争执，语言不通，声音又大，听起来像在吵架。

我走过去，轻声喝道："把玩具收起来。"女儿正玩在兴头上，哪里听得进去。

外国夫妇望着我，友善地笑了笑，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我茫然地摇了摇头，愣是一句没听懂。不过，看他们的手势，似乎是在说：孩子之间的问题，由她们自己处理。

过了一会儿，耳边传来阵阵欢快的笑声。女儿在教外国小朋友玩魔方，每对好一个平面，两人就牵着小手欢呼、大笑，雀跃不已。



这一路上，她们一起玩魔方、分享零食，竟成了好朋友。两人互换了纸片，纸片上面用不同的语言写着各自的名字。外国夫妇还在女儿的粉颊上，留下了香甜的吻。

天刚蒙蒙亮，我和女儿站在月台上，跟他们挥手道别。

那个霞光万丈的清晨，因了这一场相逢而馨香满怀。我也由此懂得，微笑是一种世界语，可以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二

穿行在周庄古镇，路过一家很有特色的银饰店。店内摆放着项圈、手镯、发簪等饰物，雕工细腻，古朴雅致。我的目光越过琳琅满目的饰品，落到了缠枝莲图案的苗银手镯上。

跟卖银饰的女人讨价还价后，最终以68元成交。我将镯子戴在手腕上，掏出一张百元钞付账。女人伸手在腰包里摸索一番，讪笑着对我说："找不开钱，我去换一下。"女人踏着青石板路，朝巷子里走去。

我守在原地等候，几分钟过去了，不见女人的踪影。

导游在一旁催促："快点跟上，不要掉队。"同行的朋友提醒说："她或许想到你等不及，故意拖延时间。你再拿她一个镯子不就结了嘛。"我无奈地笑着轻轻摇了摇头。

我跟随团队走过沈厅，踏过双桥，沿着水巷向前走去。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在喊："小妹，等一等。"我转过身，看到了她——银饰店的女人。

她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双手掐腰，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跑了几家店铺才换开，回来就不见你了。这是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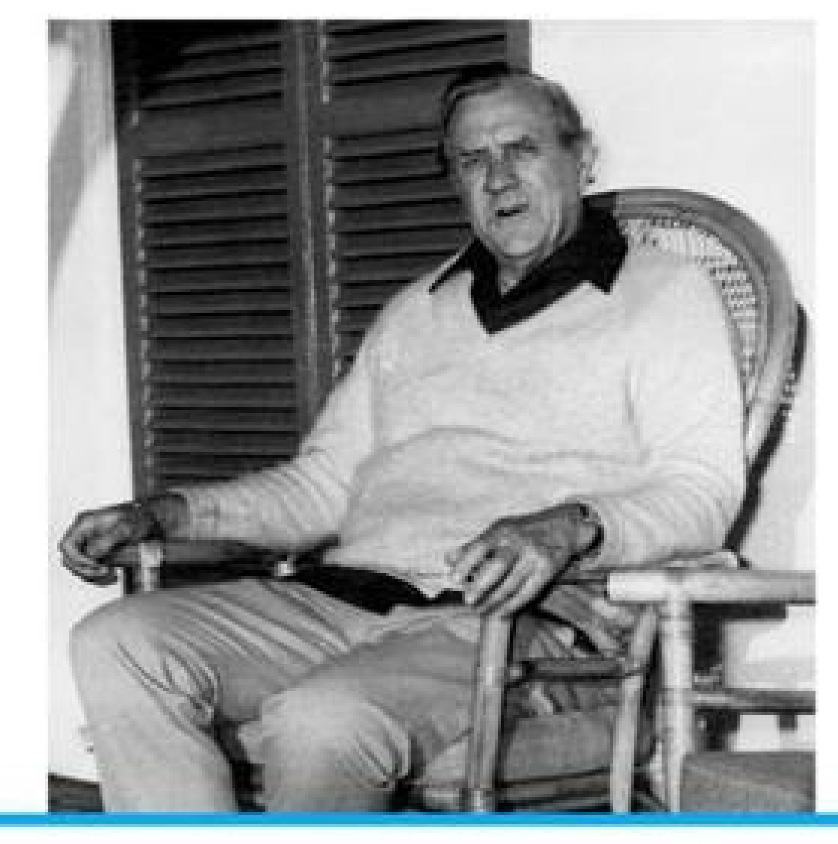


那是多余，不是钓鱼

◉张振旭

1973年，怀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引起了全国文学界的轰动，各路记者纷纷前来采访。

一位记者捷足先登，欣喜不已，因为一向拒绝媒体采访的怀特同意了他的采访。怀特微笑着告诉记者："我虽然同意了你的采访，但采访地点要由我来安排。"记者点头同意了。怀特说完，收拾起钓具，手中拎着轻便折叠式的躺椅走出家门，记者尾随其后。来到一处水流湍急的河边，怀特停下来，放下钓具，撑开躺椅，对记者说："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进行采访。但今天的采访很特别，不能用语言去交流，而要用心去沟通。我再次强调，在采访的过程中，没有语言，只有心灵对话，直到我宣布采访结束为止。那么，采访现在正式开始。"说完，他开始在钓钩上穿上蚯蚓作为鱼饵，又将鱼钩抛进河水里，然后手握钓竿，躺在椅子上，紧闭着眼睛。很快，一下午的时间过去了，记者站在他的身旁像个木偶。怀特睁开眼说："采访到此结束！"说完就开始收拾钓具和折叠躺椅。记者此时急了，因为一下午的采访一无所获，忙问："怀特先生，您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什么感想？"怀特抬起头微笑着回答："我已经接受了你一个下午的采访，答案已经告诉你了，难道你没有用心去体会？"记者满脸通红，张口结舌。怀特接着说："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我来说，那是多余，不是钓鱼。"说完便不再理会记者，背着钓具，拎着折叠躺椅走了。记者被晾在了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帕特里克·怀特

（周小鸥 摘自《演讲与口才》2012年第22期）

你的32元，数一数吧。"

"我以为……"话刚出口，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她爽快地接话道："哪能呢，不能坏了这里的声誉。"

我被一种感动包围着，心里漾起淡淡的欢喜，不仅为32元钱的回归，更为那一份善良与诚信。

她的言行如一滴水，折射出这个古镇的品质。相信多年后的某个黄昏，我还会想起这里诗意的风景——小桥，流水，人家。



三

香雾缭绕的普陀山上，我与一朵花邂逅了。那是一朵神奇的三色花，层层叠叠的瓣，鹅黄色的蕊，在乱草丛中静静地绽放。

我久久凝视，被它的美丽吸引。恐怕最高明的画师在它面前，也要自惭画工拙劣，难以描绘它的风雅。

我想摘下这朵花，风干后制成书签，让它淡淡的芳香伴我读书。这样一想，我竟兀自笑出了声。

正欲抬脚，草丛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我循声望去，只见一条墨绿色的蛇吐着红色的信子，在草丛间游动。我吓得脸青唇白，惊出一身冷汗。

我呆立在那里，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我、一朵花、一条蛇，在短短几分钟内，进行了一场心灵的对话，且达成共识——互敬互让，互不相扰。

我没有惊动蛇，蛇也不曾伤害我，当然，那朵花继续在山野之间，接受阳光雨露的滋养。

我们总是抱怨世界太复杂，其实许多时候是我们的心湖被"自私"的橹搅乱了，起了波澜，失去了原有的清澈与宁静。

冰心先生曾说：如果你简单，那么世界也就简单。我想，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人与植物之间，都需要彼此尊重、相互依存，才能构成一道和谐自然的美景。

（李苏杰 摘自《时代青年·悦读》，张 弘 图）



喋血大教堂

◉徐 鲁

涅瓦大街是圣彼得堡的一条古老的主街道，从旧海军部一直延伸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街，横穿城市的中心地带，被誉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美丽街道”。古老的涅瓦大街两旁，矗立着一座座历尽沧桑的老建筑，那每一块沉默的大理石上，仿佛都铭刻着这座城市曾经有过的荣光、梦想和变迁，还有一代代圣彼得堡人悲欢离合的故事。

普希金在1833年写成了著名诗篇《青铜骑士》，献给了圣彼得堡。半个世纪之后的1883年，在离涅瓦大街不远处的格里鲍耶陀夫运河旁，又一座标志性的建筑诞生了，这就是著名的基督复活教堂。

可是谁会想到，就是这么一座看上去绚丽、圣洁，宛如美丽的童话城堡一样的教堂，却另有一个沾染着血腥气的名字：喋血大教堂。事实上，这座教堂正是为了纪念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这里被激进分子暗杀而建的。

亚历山大二世在俄国历史上被称为“农奴解放者”，他在位26年，使俄罗斯最终告别了残暴的农奴制。但是在他生前，激进的民意党人对他实施过多次暗杀行动。

1881年3月1日，事先埋伏好的刺客将一枚炸弹投向了驶过的皇家马车，将护驾的卫兵炸成了重伤。亚历山大二世以为自己又侥幸逃过了一次刺杀，就从马车里出来察看卫兵的伤情，这时，又一枚炸弹飞了过来，沙皇应声倒在了血泊里，最终因流血过多而不治身亡。民意党人这种残暴的恐怖暗杀行径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怒和谴责。一位具有西方民主精神的皇帝，被自诩具有西方民主精神的激进分子暗杀，其残酷性由此可以想见。有人说，这个事件也是对当时的“民主精神”最大的讽刺。

为了纪念这位改变了俄罗斯历史进程的君主，人们在他被刺杀的地方兴建了这座圣洁肃穆的教堂。

结构繁复、色彩绚丽的教堂，特别是教堂顶端的那个五光十色的“洋葱头”般的圆顶，体现了俄罗斯东正教建筑的典型特点。教堂内部嵌满了表现《圣经·旧约》故事的镶嵌画。教堂正面的柱子、饰框、飞檐皆用大理石、花岗石以及不同色彩的瓷砖和搪瓷、青铜板材装饰。四周的壁画拼图表现的是《新约全书》的故事，中央图案呈现了基督在人间的生活，东西两侧再现了耶稣受难、被钉上十字架、基督复活等故事。

走进这座肃穆的教堂，仿佛身临其境一般，能让人感受到当年那场残暴的暗杀所留下的血腥气。据说，暗杀现场的那一段街道，被封闭在教堂的墙内，因此该段堤防一直延伸到了运河中。伟大的建筑师在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倒地的精确地点上，设计了一个祭坛，四周饰以黄玉、琉璃和红宝石，晶莹的“血滴”从干净的鹅卵石中无声地“溢出”，溅到了地板上，看上去是那么触目惊心……“喋血大教堂”或“滴血大教堂”由此而得名。

昨天已经远去，曾经那么触目惊心的故事，也已经变成了这座辉煌的建筑遥远的背景。这就是时间和自然的威力。坐在今天的运河岸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船只，欣赏着那些街头卖艺人和小乐队怡然自得的表演，享受着涅瓦河上吹来的初夏的微风，我又想到



老

◉张悦然

生出了几道皱纹，拔掉了几根白发，有些式样的衣服已不能再穿，有些流行已与自己没有关系。但我们要说的不是这种变老，这种变老还不够恐怖，更恐怖的是，我们发现自己与一些令人厌恶、可怜、害怕成为的人越来越像。

见过一些老得可怕的人：他们穿着不合体的衣服（很奇怪，人老了好像什么衣服都不合体了），目光油腻腻的，年轻时还知道收敛和遮掩的陋习，这时候都不管不顾地释放了出来，有一种恶戾之气；他们聒噪而善辩，说什么都不假思索，好像世上再也没有值得费脑筋去想的事了；他们也未见得不知道自己不可爱，却又摆出一种无赖样，好像在说“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两手一摊，没有办法。

变老大概是一种对自己的放弃。不断放弃自尊，变得面目全非，却毫无愧色，仍能自圆其说。渐渐溢出边界，直至失去了人应当有的轮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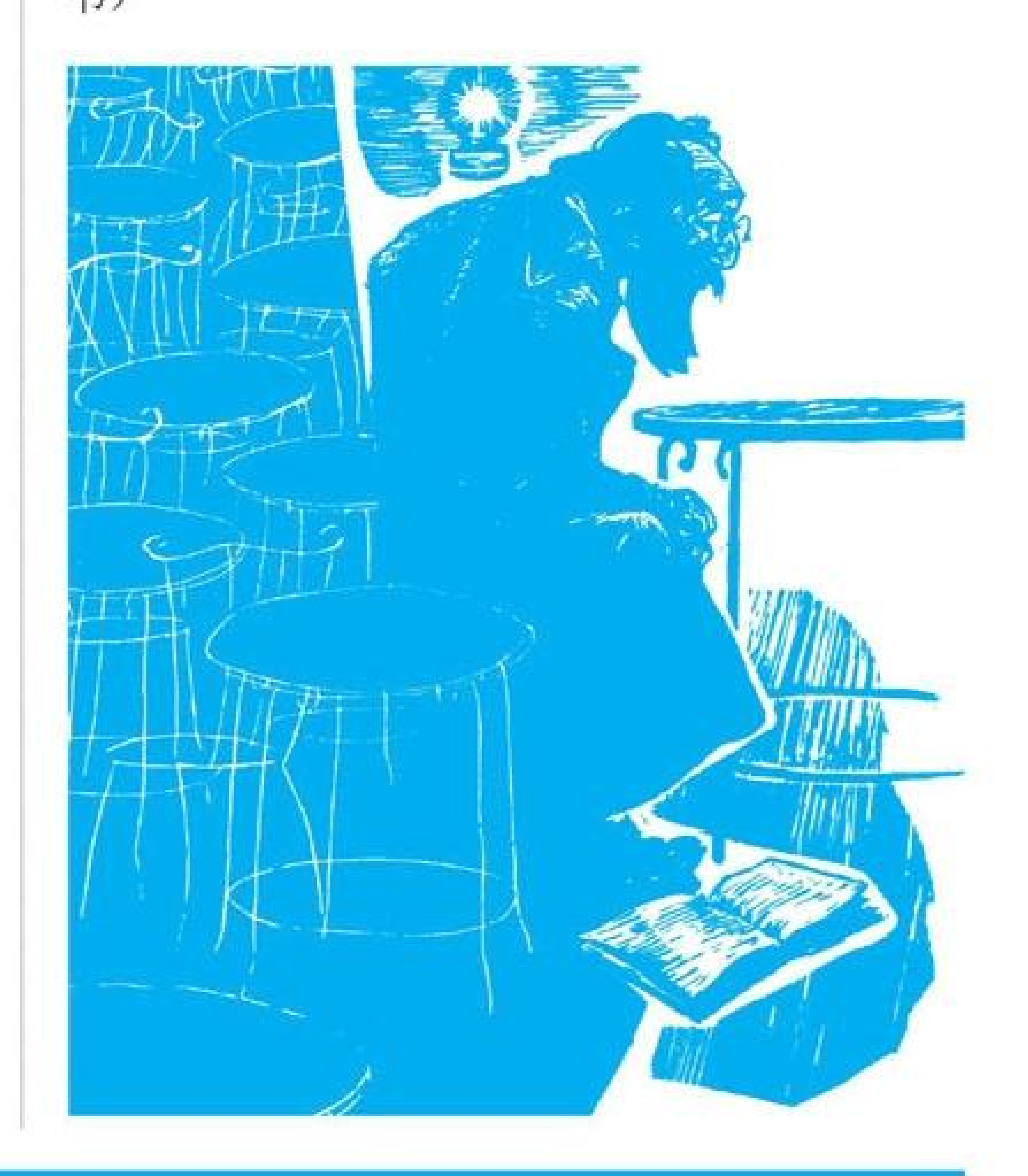
与朋友谈起那样的人，皆慨叹，假如自己变成那样，真是生不如死。如此感慨，或许因为我们还不够老。老到某个时候，对自己就会宽容，无论变成什么样，都可以接纳。

最初想到“变老”这个主题的时候，头脑中萦绕的是理查德·耶茨的小说《革命之路》。小说里有一对年轻夫妇弗兰克和爱玻，决心颠覆如垂死之人心电图一般的安稳生活，筹划着迁居巴黎，为最后的理想一搏。弗兰克是一个被现实日渐磨损的寻常的人；爱玻则总让我疑心不是真实存在的，她更像黄金一般精纯的理想的象征物，是弗兰克身体的一部分。整部小说像一次理想的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代价是流血牺牲。爱玻死去，理想离开了弗兰克。这场变故发生在弗兰克30岁那年，尔后的他变得平庸、驯顺，迅速衰老。整个故事很像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叛青年们一句宣言的注脚。那句宣言就是：“不要相信30岁以上的人。”

在老去之前，我们还会再有一次理想的起义吗？我不知道。但变老的速度，与身处的时代和环境一定相关。在某些时代和环境里，周围的空气都是有毒的，使人生出满身的锈斑，来不及挣扎，也还没有开始怨怼，就已经老去了。身处恶土、恶时辰之中，钟表在狂欢，时间没有必要将它的仁慈施予自甘放弃的人。

2012的末日传说仍在流传。犹记得上一个末日传说是在1999年，17岁的我怀着“死在这时也不错”的慷慨，遗憾地撕光了那一年的月份牌，匆匆奔赴下一个“末日”。夹在末日与末日之间的，是一段被拧得滴水不剩的青春。

（王小海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鲤·变老》一书，图选自辽宁美术出版社《新编黑白画理》一书）



了普希金的诗句：“矗立吧，彼得的城！挺着胸，像俄罗斯一样屹立不倒！总有一天，连自然的威力也要向你俯首屈膝。让芬兰的海波永远忘记它古代的屈服和敌意，再不要挑动枉然的刀兵，惊扰彼得永恒的梦。”

王与后的一切在这扇小门洞内变成了烟云。

（云　菲摘自《新民晚报》2012年10月15日）



何不幽生活一默

◉方　成


方成

看上去像60岁，听说话像50岁，身体硬朗，童心未泯，这是外人眼中的我。有人问："方老，您都90岁高龄了，还成天一副乐呵呵的样子，难道您就没有烦心事吗？"我笑答："烦心事来了，你何不幽它一默？"

早年，我的理想是当悬壶济世的医生，却因一门功课亮起红灯，被认为"智商不够"，只好放弃。至于后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漫画，还颇有些赶鸭子上架的味道。抗战时期，大家知道我平时喜欢画画，不由分说地让我画漫画。那时根本不知道漫画为何物，就想当然地画了一些。看到笔下那些被丑化了的小鬼子，我突然觉得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是舒坦的。后来，慢慢地就"以身相许"了。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所中学作报告时，我与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陈今言一见钟情。多次"不见不散"后，我便"想入非非"了。我说："你嫁给我吧！"她羞涩一笑："为什么要嫁给你呢？"我俏皮地说："你住的地方叫孙家坑，我叫孙顺潮（原名），我能不掉进你那坑里吗？"婚后，我们的日子其乐融融。陈今言爱说爱笑，每次回家总是一边走一边唱，一听到她的歌声，我就立即去开门。而且，她炒得一手好菜，只要有朋友来访，她一律热情招待，还在饭桌上不时用眼光"管制"我饮酒——量有8两却只能喝4两。

然而，命运和我开了一个黑色的玩笑。1977年夏，陈今言丢下我撒手西去的那一天，平生乐观的我禁不住失声恸哭……

生活还得继续，我擦干眼泪，开始和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进行幽默理论的研究。然而，直到侯宝林先生去世，我也没弄清什么是幽默。幽默不仅存在于我的漫画、杂文和理论研究中，而且大量存在于我的日常生活中。我嗜酒，爱喝黄酒，偶尔也喝干红。饭桌上，我频频举杯："葡萄美酒要干杯！"有时说"您随意，我干了"，然后一饮而尽；有时说"您随意"，停一下，"我也不干"。喝醉了则回到房间，嘴里还念念有词："醉卧沙发君莫笑！"

一次，去某酒厂参观，厂长见到我疾步上前："久闻大名！"我热情地与对方握手："大闻酒名。"没想到，这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后来竟然成了这家酒厂的广告词。

2003年有一段时间，骑了30多年的"红旗"牌自行车被人偷了，我成天怅然若失。不知情的邻居关心地问我怎么了，我叹了一口气说："朋友看我的车太老太破了，非要用他的新车跟我换，没想到，我那心爱的'红旗'在他家楼下被盗车贼偷走了，到现在我还心疼得慌呢！"邻居叹道："您老真棒，奔90岁了还能开车。"我说："那有什么呀，你坐上它就跑，不用挂挡、不用加油，双腿一蹬，俩轮子一转，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时，邻居才恍然大悟、哑然失笑——原来是自行车呀！

不少人见我90多岁身体还如此硬朗，纷纷向我讨教养生之道。其实，比养生更重要的是养心。心情好，精神好，人的身体就好。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不如意难免生气，伤肝又伤神，何不换个角度幽它一默呢？

（**枫涛听蝉** 摘自《广州日报》2012年10月20日）


方成自画像





火鸡为什么爱上黄鼠狼

◉新思维



有一个把商品价格提高反而增加销量的故事：一批绿松石珠宝，眼看就要砸在一位女店主手里了，那还是在旅游旺季。她试了各种办法，比如把它们移到中间的展示区，比如令营业员加大力气推销，听上去都很高级，却无一奏效。

终于，在出城采购的头一天晚上，有文化的女店主气急败坏地给营业员写了一张字迹潦草却又文绉绉的字条："每件商品售价均乘以1/2。"

几天后她回来一看，珠宝被抢购一空！

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店员把1/2看成了2！

这个故事来自罗伯特·西奥迪尼的《影响力》一书。作者对这个现象做出了解释：这是因为，顾客们受控于同一盘自动播放的磁带。

这个磁带的故事，来自一项关于"火鸡妈妈"的科学实验。

火鸡妈妈是非常称职的母亲。它们有爱心、警惕性高，总是把小火鸡拢在身下，花很多时间将它们弄得暖暖和和、干干净净的。所有这些育儿工作都是由一件事情引起的，那就是小火鸡"吱吱"的叫声——小火鸡的其他辨别特征如气味、感觉或相貌等则毫无作用。

如果刚出壳的小火鸡发出了"吱吱"的叫声，火鸡妈妈就会来照顾它；如果它没有发出这种声音，那就完蛋了——它甚至可能被亲妈杀死。

科学家们很会做实验。为了验证此事，他们安排了一只黄鼠狼怀揣录音机播放录有"吱吱"声的磁带，并出现在火鸡妈妈的面前。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火鸡妈妈把黄鼠狼拢在了身下！

然后，科学家们就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人类的行为。"一分价钱，一分货"便是那些顾客脑子里自动播放的磁带。

科学家们用另一个实验验证了这件事。有一条行为准则说，当我们请别人帮忙时，如果能够讲出一个理由，那我们得到别人帮助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实验一：一名在复印店试图插队的顾客对别人说："对不起，我有5页纸要复印，能不能让我先复印呀？因为我有急事。"这种"请求+原因"的方式几乎收到了百分之百的效果，有94%的人让她排到了前面。但"对不起，我有5页纸要复印，能不能让我先复印呢"就只有60%的成功率。

然而见证奇迹的时刻出现在实验二中：一名插队的顾客说："对不起，我有5页纸要复印，能不能让我先复印呢？因为我只复印5页纸。"这也达到了同样好的效果，93%的人同意了！

这是因为，他说了"因为"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就是那盘磁带。

（王玲玲摘自《发现》2012年第10期，小黑孩图）

1911年10月9日，汉口望善楼里一声巨响，印度巡捕上楼，进房间一看吓坏了：房间里有一堆军装和上百条枪。想起上楼时看见一人脑袋上盖着大衣被人抬下来，赶紧追……人跑了，这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孙武，他当时正在研制炸弹，自己把自己崩了。辛亥革命被迫提前。当晚8点，"文学社"一群骨干商议12点炮响动手，又出事了：杨鸿盛用菜篮子运炸弹，上面盖着白菜帮子，路上遇见警卫员想吃白菜，非要把他的篮子拿走。杨鸿盛情急之下抽出个炸弹就砸到警卫员身上，结果——炸弹弹了回来，杨先生被炸得满脸是血…… ——张发财

（赵小明摘自凤凰出版社《大家都很2》一书）



关于玛雅预言的经济学建议

◉岑 嵘

经济学家也相信世界末日吗？答案是肯定的。比如马尔萨斯，他认为人口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生活资料则是呈算术级数增长的，因此世界会在某一天崩溃。“每隔25年人口增长一倍……200年后，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将是259∶9”（《人口原理》）。罗马俱乐部的经济学家比马尔萨斯更悲观，他们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预言100年之内必有大的灾难（《增长的极限》）。在1849年，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就把经济学贬为“乏味的科学”，并影响了一个半世纪。但这并不妨碍咨询者求助于经济学，特别是在他们饱受世界末日传闻困扰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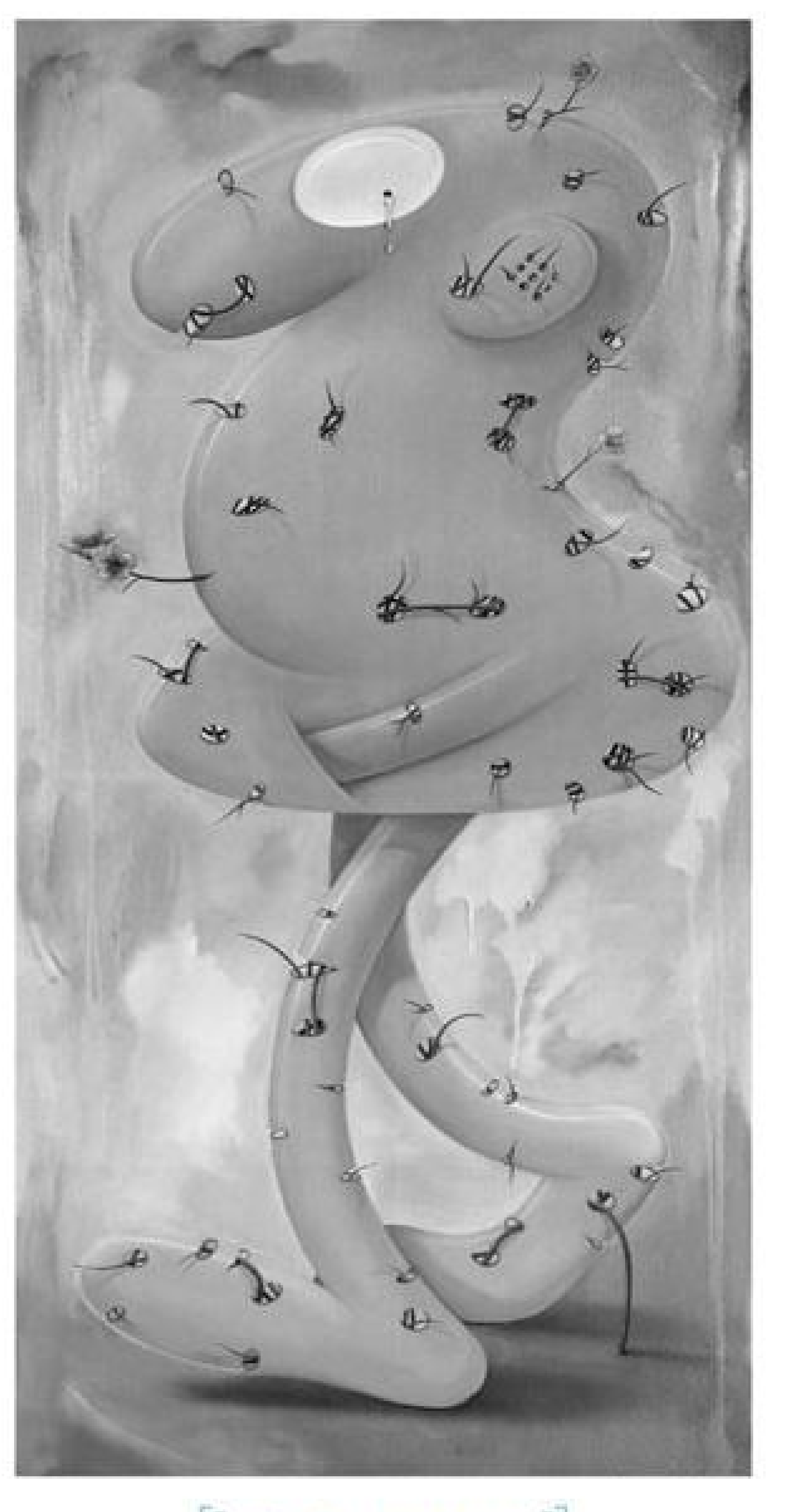
问：我是一个工厂的工人。现在到处都在流传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传闻。听说登上“诺亚方舟”的船票需要10亿欧元，而我的月工资在2000元左右，你说我有机会得到船票吗？（一个生产线上的打工仔）

答：按照电影《2012》制定的规则，你可能没这么好运。我们都记得那个俄罗斯大亨牛气冲天地说道：“你有10亿欧元吗？”在《2012》里，当贵妇人牵着小狗登上救生船时，科学家问：“为什么是他们？”组织者答道：“没有他们的巨额资金就没有这艘船。”在这里，上船资格的获得相当于竞拍，谁的出价更高谁就能得到这张船票。

原创

但是，你不必沮丧。经济学家们倾向于另一种模式——抽签。你还记得电影《天地大冲撞》吗？它是讲一颗小行星即将撞上地球，美国政府造了一个类似诺亚方舟的避难所，什么人才有资格进入这个避难所呢？影片给出的答案是，让全体公民抽签。

抽签和竞拍常常像一对孪生兄弟，在一个事物上同时出现。比如汽车牌照，在北京，采用摇号抽签的方式取得，而在上海则是采用竞拍的形式，那么哪种方式更符合经济学原理呢？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看具体的对象（必需品还是奢侈品）。比如登上诺亚方舟，一定是抽签比竞拍更科学，因为此时的标的物是人的生命权。美国在越战时期采取强制征兵制度，当时的办法就是按照出生年月抽签。



抽签尽管不能确保你能得到船票，但起码在程序上是公正的。如果《2012》上的售票方式是真的，那么价格机制就会为人类留下一群脑满肠肥的“夏娃亚当”。若果真如此，那么人类还不如在天崩地裂中毁灭呢。

问：我和男友谈了5年恋爱了，我想马上结婚。他最近回答我说，不如趁着玛雅预言前的这段时间好好享受人生。如果预言落空，明年再操办婚事，我们也没啥损失。他说的貌似有道理，你说我该怎么办？（一个焦虑的大龄女孩）

答：有一点可以肯定，预测情郎的心思比预测世界末日困难多了。好在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给出了好的建议。这些信息经济学大师通过筛选理论，即通过强制行为，而不是空泛的恭维来发掘隐藏的信息。

甄别你的男友是否真的爱你，需要一条昂贵的信息进行检验，花言巧语和糖果



鲜花的成本不足以得到这样的信息。因此，你可以部分同意你男友的建议，比如推迟婚礼，但必须进行一种强制筛选行为，比方让对方在房产证上加上你的名字。通过这样的筛选装置，可以有效排除那些口是心非的男友。你可以告诉他，既然世界末日都要到了，他又何必在乎他的房产。

你的男朋友不和你结婚的借口很牵强。通过这条信息，我怀疑他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爱你，因此，离开他也不是什么世界末日。

问：假如201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真的来临，比如发生陨石撞击地球，我该怎么和我的孩子说这件事？我的儿子今年7岁。（一个焦虑的母亲）

答：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卡尼曼等人提出的前景理论，成了行为经济学的核心，他们还因此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奚恺元运用“前景理论”总结出了“给消息原则”。

他说，如果有一个大大的坏消息和一个小小的好消息，一定要分别公布这两个消息。因为根据前景理论，好消息带来的快乐不至于被坏消息带来的痛苦所淹没。因此，你可以试着这样和你的孩子说：明天有一个坏消息，一块大陨石将从天而降，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们家的牵牛花棚可能被砸倒，屋顶也有可能被砸破。不过明天也有好消息，爸爸妈妈都不用上班，大家可以待在一起玩。

你还可以告诉孩子们更大的好消息。比如根据物理原理，陨石撞击地球上的富碳地区会形成钻石矿，类似于俄罗斯的珀比盖钻石坑，那里据说有1万亿克拉的钻石。所以你可以向孩子们承诺，到时候和他们一起去捡钻石，把家里的屋顶镶满钻石，像克里姆林宫一样气派。当然，这会让那个“钻石恒久远”的戴比尔斯公司有一点点不高兴。

问：美国发布了《2012世界末日生存手册》，我该不该仔细学习一下其中的生存方法，以防万一？（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

答：有关期权的理论或许能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花时间学习《生存手册》，相当于买入一份2012年12月21日到期的灾难看涨合约。如果12月22日太阳照常升起，就相当于所有的投资都打了水漂。不过现代实物期权理论的发展告诉我们，推迟决定是值得的，因为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你需要做的是权衡推迟的成本（生存技能学得还不是很精通）和等待获取新信息的代价（世界看起来也没有要毁灭的样子），判断两者孰轻孰重。

当然你也要计算学习《生存手册》花费的时间。如果生存技能如骑马舞一样简单，你不妨一学；但要是像水上芭蕾一样复杂，你则需考虑你的机会成本。

但总体而言，学习新知识总是好的。根据某些教派的预言，女人开始打男人也是世界末日的征兆之一。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的老婆（女友）拿着擀面杖冲过来打你，这从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末日的到来。这个时候，《生存手册》也许派得上用场。

问：我的丈夫建议我们在世界末日到来前进行一次非常奢侈的旅游，所需支付的费用占到我们所有储蓄的一半。我的丈夫说，世上最痛苦的莫过于“钱还在，人没了”。我觉得这样的旅行太奢侈了，您有什么好的建议？（一个节约的家庭主妇）

答：1980年，芝加哥大学著名心理学家萨勒提出了著名的“心理账户”理论。这个理论说，我们在心里会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到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比如牌桌上的钱，我们会划在“意外之财账户”，对这些钱会随意挥霍，而一部分被划入“养老账户”的钱，则会相对保守和节约。另外，我们也会把钱划入“教育账户”“旅游账户”等多个账户。

现在你丈夫的问题是把所有的钱只分成两个心理账户——“活着使用的账户”和“死去使用的账户”，这就会导致整个家庭理财的混乱。

同时，经济学家们发现，根据“前景理论”的非线性概率权重函数，人们对小概率事件过于敏感，而对大概率事件又不够敏感。毫无疑问，世界末日是个小概率事件，比如科学家预测，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概率大约为90万分之一，比中六合彩的概率稍高，比在浴缸中淹死的概率稍低。

如果你买了一张六合彩的彩票，在开奖前，你会用理论上可能中的大奖奖金，去买一辆劳斯莱斯吗？

记住，人生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人还在，钱没了。

（刘 宏图）



用奶糖代替子弹

◉黄　鹤

20世纪80年代，利比里亚发生政变，政权被反对派掌控，她与同伴们开始了顽强的抗争。一天，她带着贴身护卫维撒来到城外的村落做群众工作，突然从大树后面冲出一个端着枪的小伙子，没待她看清便扣动了扳机，幸好维撒反应极快地扑在她面前，她幸运地躲过了灾难，维撒却倒在了血泊中。事后她才知道，开枪者叫乔治，是维撒的邻居，在被反对派收买后就一直伺机暗杀她。她决心为维撒报仇，可后来再没找到乔治的踪影。

那之后，她曾3次被反对派抓捕，受尽折磨后被流放到国外。10年过去，反对派终于被打倒，她也进入了政府高层，开始思考如何惩罚往日的政敌，但一件小事改变了她的想法。



埃伦·约翰逊·瑟利夫

那天，她偶然路过维撒遇难的村落，想起往事，便决定去看看他母亲。她来到家门口，看见维撒的母亲正捧着一把奶糖，准备给邻居乔治的母亲送去，她不禁疑惑地问道："她儿子杀了维撒，你怎么还给她糖吃？"维撒的母亲摇了摇头说："这些年乔治一直没有音信，如今他母亲又病了，让人心痛呀。"她怒由心生："可他们是我们的仇人！"维撒的母亲叹了口气，缓缓地说："那些都过去了。以前我也把乔治的母亲当做仇人，可这样做只能积累怨恨。每次我出村，原本从她家门前过只需10分钟，而因为怨恨绕道走却足足要两个小时。宽恕了别人，不仅给别人留了一条退路，也让自己多了一条出路呀。"

维撒母亲的话教育了她，她点了点头："用奶糖代替子弹，看似让他人受惠，实则惠及了自己和他人。"她就是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因为抛开了仇恨，以宽容之心对待敌人，最终得到举国拥护，成为非洲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

（**吴海斌**摘自《环球人物》2012年第27期）

时间走过

◉张晓风

"这是什么菜？"晚餐桌上，丈夫点头赞许，"这青菜好，我喜欢吃，以后多买这种菜。"

我听了啼笑皆非，立即顶了回去："见鬼哩，这是什么菜？这是青江菜，两个礼拜以前你还说这菜难吃，叫我以后别再买了。"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上次买的老，这次买的嫩，其实都是它，你说爱吃的是它，说不爱吃的也是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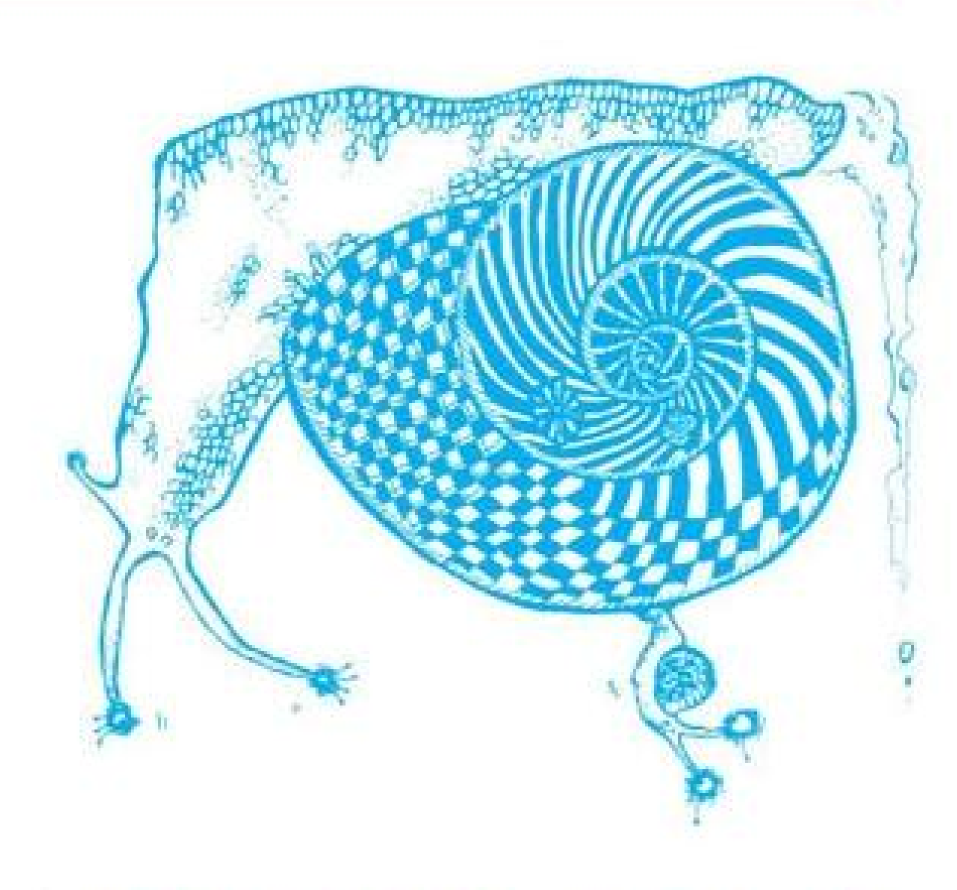
同样的东西在不同时段的差别之大，几乎让你忘了它们原本是同一个！

此刻委地的尘泥，曾是昨日在枝头喧闹的春意，两者之间，谁才是那花呢？

今朝为蝼蚁食剩的枯骨，曾是昔时舞妒杨柳的软腰，两相参照，谁方是那绝世的美人呢？

一把青江菜好不好吃，这里头竟然牵动起生命的大创痛了。

你所爱的和你所恶的，其实是同一个对象。只不过，有一个叫"时间"的家伙曾经走过而已。



（**尘中塑**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那夜的烛光》一书，**何安冉**图）



男女之间

◉蔡 澜

一个男人若花两块钱去买一件只值一块钱的东西，女人会骂他蠢。

一个女人若花一块钱买到一件价值两块钱的东西，男人会说：这件东西女人买下来后丢在一边，从来不去用它。

一个女人会担心自己的前途，直到她嫁了一个老公。

一个男人不会担心自己的前途，直到他娶了一个老婆。

和一个男人过幸福的生活，需要很了解这个男人，爱他只要一点点就够了。

和一个女人过幸福的生活，需用所有的时间去爱她。完全不了解她，生活会更加愉快。

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希望他改变，但他不会改变。

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女人，希望她不改变，但是她一定会改变。

吵起架来，最后一句一定是女人说的。

要是男人抢了最后一句，新的一场争吵又将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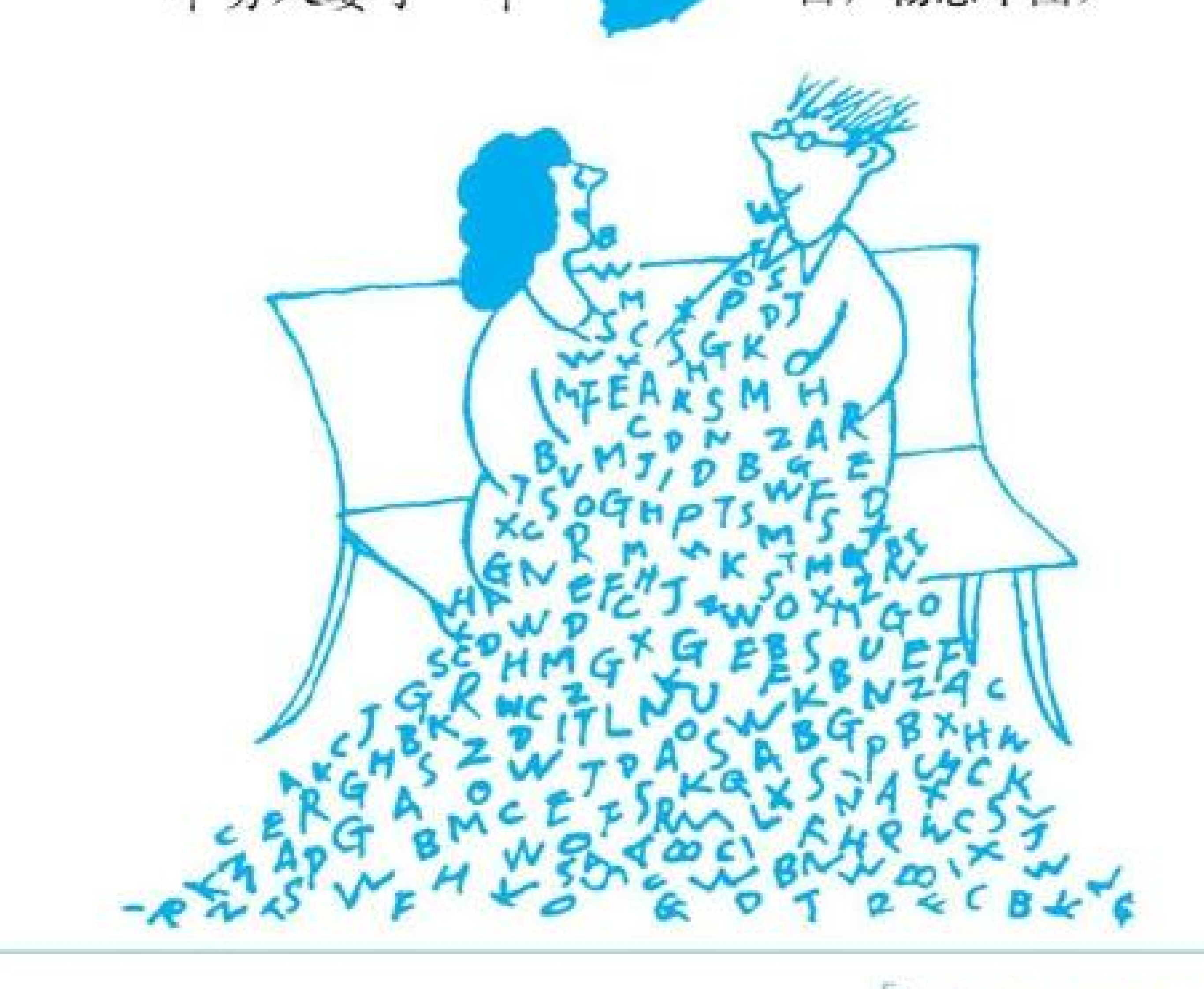
女人，你想要什么就说出来吧！

轻描淡写的暗示男人是不会懂得的，强烈一点的暗示男人也不会懂，更明显的暗示也没用，要什么就说出来吧！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是女人给他指的方向，所以男人驾车的时候，请女人闭嘴！

男人穿来穿去，只有那两三双鞋子。他们怎么知道你那三四十双鞋子中，哪一双最配你的衣服呢？

（**柳洪斌**摘自《世界新闻报》2012年10月16日，**杨志平**图）





潇洒的女人

◉梁凤仪

老实说，女人一般不如男人潇洒。故此，潇洒的女人特别难得而且可爱。以下10种情况做到8成，就算得上是真潇洒了。

一、只记大数目的钱，不拘泥于几块、几分。

二、选购名牌高价货时，不刻意挑那些牌子外露的款式来买。

三、听了有关自己和别人的是非，一笑置之，根本不在意。

四、遇上旧情人，心无所动，既不炫耀今日的安泰，也不妄提往昔的恩怨。

五、知道情敌倒霉，毫无幸灾乐祸之心。

六、儿子爱老婆和老公疼老母，胜过自己时，毫不介怀。

七、同辈女友出人头地，率先鼓掌。

八、施恩之后压根儿不再记住。

九、遇难时不叽呱鬼叫以示埋怨。

十、失败之后，在下一分钟立即重新参战。

依我的观察，很少有女人潇洒得起来。真正潇洒的女人，上述10项中，起码能勇夺8项锦标。

（**曹卫华**摘自新浪网梁凤仪的博客）



美妙的私奔

◉〔美〕海 云

在南希不大却充满艺术氛围的家里，我暗自揣摩，南希和她逝去的先生鲍勃曾经共同经历的那些岁月，该是多么美妙！

七十多岁的南希仍然睡在鲍勃四十年前亲手制作的木雕大床上，床头柜和木制橱柜都是那个曾担任纽约女装公司执行长的鲍勃的手工制品，卧室和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幅水墨画、炭笔画和油画，每一幅都是鲍勃的杰作。后花园里，一个个石雕也都是鲍勃亲手所刻。这个如今只在墙上的照片中微笑的男人四年前因病去世了，可是他瘦小的遗孀却每天生活在他留下的这一切组成的小世界里，继续着她的人生。

南希是我的美国邻居，因为她曾经做过美国高中和大学的文学老师，所以我请她帮我看看我的小说译文是否通顺。每次，我们都是在她家书房的电脑前进行我们的翻译工作。她不懂中文，却对中国文化喜爱至极。她给我看她逝去的先生去中国时画的苏州的小桥流水，还有从中国带回来的刺绣手工艺品。她不止一次地感叹：要是鲍勃活着就好了，他一定会非常喜欢跟你聊天，跟你聊有关中国的一切。

我的小说里有很多涉及中国文化的内容，有的时候，光按字面翻译并不准确，我就给她讲故事、打比方，一个故事讲完，她才恍然大悟：“噢，原来是这个意思！”

一次，我给她说了有关中国父母包办婚姻的事情，还有中国式的抗婚和私奔，那竟然引起了她对自己的回忆。于是，她给我讲述了她和鲍勃当年那段“美国式的私奔”。



二战结束后，许多美国大兵到美国中学里演讲，进行类似我们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二十八岁的英俊大兵鲍勃是第二代比利时裔移民，他的父母都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教徒，来自比利时的乡间，到美国这个新大陆寻找梦想。

鲍勃站在纽约曼哈顿一所高中的舞台上，给台下的中学生们讲述战场上的种种……

台下，十八岁的美丽少女南希是来自瑞典的第三代移民，她的基督徒家庭富裕宽松，并早已融入这个新大陆。她的父亲非常富有，是曼哈顿金融区小有名气的金融投资商。一头金发的南希喜欢舞蹈、音乐、文学和幻想，她一直在心里刻画着形象的白马王子，这天竟然出现在了学校的舞台上，那个刚从战场上归来的年轻男子一下子占领了她心中的处女地。

南希拿着笔记本走向鲍勃，想让他在上面签名，可看着这个被众多女孩子包围的男人，她只好站在一边耐心地等待……鲍勃注意到了这个美丽的女孩子，看见了她欲说还休的害羞神情，这个大男人被那种娇羞的少女神态深深打动，便向她走过去，伸出手说：“我们认识一下，我是鲍勃，你叫什么名字？”

就这样，南希和鲍勃恋爱了。

他满足了她对爱情的所有憧憬：他高大、英俊、强壮却有着细腻的感情，他是



人若爱你

◉沈从文

▲人若爱你，他就愿意你进他造就的囚笼里去！

▲丁香花开得那样繁密，像是专为助长年轻人的爱情，成全年轻情人在它枝下悄悄谈情话。草，短短的，在丁香下生长的，那是褥子，也只为一对情人坐在那上面做一些神秘的事情才能长得那么齐。

▲恋爱的意义，一半是做些身体上的事，一半是两个人分开咀嚼这味儿……

▲爱一个女人，原是心灵的拥抱以外还得将自己的嘴唇涂点蜜，言语甜滋才能印进女人的心中去。

▲世界上原是有那许多人，为一个虚荣的冲动、骄傲的冲动，才感到要爱一个人是当真的。这人美，在社会上能够摇撼许多少年人的心，归结这人为我有，在这自己的占有中，别人的企羡中，才能见到胜利、光荣和富有，在这种情形中才算完成他的爱情，不只是某一类人有这种心情，全都是。

（**邓卉卉**摘自新星出版社《沈从文妙语录》一书）

个喜爱艺术的男人，他爱美术、雕塑和东方的古老艺术；她满足了他作为男人的所有愿望：她娇小、美丽、温柔、多情，是一个童话世界里的小公主。他要保护她，用他的一生给她最美好的幸福。

可是，南希的家人首先掀起了反对的浪潮。南希的父亲对女儿说："这个小伙子不能给你提供优越的物质生活！他供不起，他的家庭也供不起！"接着，鲍勃的家人也是一边倒地不赞成。他的母亲说："那样一个娇小姐，你难道要娶回来供着吗？她还不是天主教教徒，从那样的学堂里出来的，有几个是守规矩的女孩子？"经济条件的悬殊，信仰上的差别，家庭间的差异，使这一对相爱的男女身处漩涡之中，他俩痛苦万分，最后决定出逃！

私奔就这样发生了，他带上所有的积蓄，携着心爱的女孩乘船去了欧洲。在那里，两个人过了永生难忘的两个月，日夜相随、如胶似漆。然后，钱用完了，他们只好回家。

幸运的是，这对神仙眷侣没有从虚幻跌回到现实，然后分道扬镳，他们从甜蜜无比的天堂回到了真实的相亲相爱的人间，一起努力，共同奋斗。他一路高升，从一个普通职员升到纽约一家连锁女装店的执行长。他带着可爱的娇妻周游世界，欣赏人类创作的艺术奇观，眼里所见、心里所悟，都化成了他笔下和手中的艺术作品，他更用自己的宠爱和真情为妻子亲手制作了木制的高架床，妻子把手工绣制的美丽布帘挂在床架上，那就是他们俩的爱情王国，他们自己的童话世界。

南希说，她的老父亲到了晚年已是女婿最好的朋友，两个深爱着同一个女人的男人，相互欣赏和珍惜。老人家说他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年阻碍女儿和女婿相爱，所幸没有得逞，才成就了一段千古佳缘。

南希一生都生活在丈夫的宠爱里，他们育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一家人生活在纽约郊外一个美丽宁静的小镇上。妻子读书写作，教孩子文学、文字，多么完美的一个爱情故事！然而，任何故事都有结束的时候，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鲍勃四年前病逝了。

我问南希，那么相爱的丈夫离开四年了，这四年她是怎样度过的。作为新邻居的我，根本看不出她的生命中那么重要的一部分消逝了！她是如此快乐和充满活力！每个周末她回到我们居住的小镇，教孩子英文，平常她自己开车去纽约城，在丈夫为她买的小公寓里住三四天，逛博物馆、跳芭蕾舞、去健身房，她还是联合国的义工，还能帮我润色译文……

她指着家里到处摆放的鲍勃的艺术作品，对我说："鲍勃天天陪着我呢！他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我知道他愿意我生活得开心幸福，我知道他一直和我在一起！"

如果真的爱过，就永远不会失去！如果真心相爱过，就永远也不会感到孤独！

我拥抱了南希，眼泪却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感动、触动和领悟。

（**文晓艳**摘自《大公报》2012年10月19日，**李晓林**图）



125克黑面包

◉大　仙

从1941年9月9日到1944年1月27日，在被纳粹法西斯围困的872个昼夜中，在死亡线上顽强挣扎的苏联人，赖以强化内心希望的就是“125克黑面包”。在列宁格勒被德军重兵围困的绝望日子里，按照最大的供应能力，列宁格勒平民每天所能得到的唯一食物，就是这125克黑面包。

这125克黑面包，成了列宁格勒人支撑生命的底线；这125克黑面包，也成了对侵略者的一种控诉——列宁格勒围城战是近代历史上主要城市遭受封锁时间最长、破坏性最强和死亡人数第二多的血腥战役。

由于德芬联军对列宁格勒恐怖而漫长的封锁，该城的公共设施、水电气和粮食供应遭到了最大程度的破坏和限制。当所有的禽类、老鼠、虫子和宠物被幸存者吃光后，人类同类相食的情况在1941年至1942年间的冬季赫然出现，列宁格勒俨然已是一座人间地狱。1941年10月7日，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阿尔弗莱德·约德尔炮兵上将签发了希特勒的重要指令，强调围困列宁格勒的德国国防军禁止接受该城的任何投降，欲将列宁格勒在生不如死的情况下置于死地。

一个叫坦雅·萨维切娃的11岁小女孩，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悲惨的饥饿状况，以及她祖母、舅父、父母和兄弟的逐一死亡，日记最后写道——他们都饿死了，现在只剩下我自己。围城结束后，小女孩也死于营养失调，她的日记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被作为纳粹暴行的物证展示。

在起初近17个月的围困中，也就是从1941年9月9日到1943年1月18日，希特勒下达了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要从地球上抹掉列宁格勒，杀光、饿死居民，消灭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希特勒特别强调——以夺取列宁格勒为主要目标，这样可以夺得整个波罗的海沿海的控制权，并与芬兰军队会合。自然应该先占领列宁格勒，而且要毁灭它，这不仅可以取得巨大的战略利益，让德国牢牢钉死彼得大帝打开的“欧洲之窗”，把波罗的海变成德国的内海，并且通过占领布尔什维克的摇篮，瓦解敌人的反抗意志。

在围困列宁格勒的同时，德军从1941年9月开始对该城进行不间断的炮轰，到1942年，因装备改善而达到炮轰高峰，密集的炮轰一直持续到1943年。德军的炮击和空中轰炸共造成列宁格勒5723名平民死亡，20507名平民受伤。

为了拯救列宁格勒，斯大林于1941年9月10日派朱可夫取代伏罗希洛夫，担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开展了更加艰苦卓绝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为了抗击纳粹的残酷封锁，苏军开始建立一条进入市内的物资供应线，即“拉多加湖冰上生命线”，在温暖的季节可驾船通过，而在冬季冰封时也可从湖面的南侧通过车辆，向列宁格勒运送稀少而珍贵的救济物品和军事物资。

实际上，早在1943年1月12日，苏军就实施了一个“火星行动”，由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库霍夫方面军发起联





新词汇

食堂菜

2012年，“食堂菜”被网友尊称为中国第九大菜系，它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以“贵、丑、少”为宗旨，主要烹饪方法有“瞎炒”“乱炖”，代表菜有清炒橘子、月饼炒辣椒等，以不放肉和几乎不放油而闻名。

密码焦虑症

现代都市人的生活已被各种密码所包围：用银行卡取钱，要输密码；查询手机费用，要输密码；进入小区大门，也要输密码；在网络中，收发邮件、聊天、购物，都要密码……密码似乎成了与外界接触的通行证。不可否认，密码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极大地保障了人们的财产安全，但同时也给生活带来了不少烦恼。没有密码，隐私没了保障；有了密码，“记不住、被盗”的隐患也让人们的安全感无处安放。很多人因此产生了不安、焦虑、恐惧等症状，这种现象被心理学家称之为密码焦虑症。

纠　客

是一群到处找BUG（BUG一词，原意是英文中的“臭虫”，后来人们用来称呼电脑程序中未被发现的缺陷。在影视剧中，BUG被翻译为“穿帮”）的民间高手。他们各有所长，有的专纠《百家讲坛》里国学大家所犯的低级错误，有的专攻影视剧中的穿帮镜头。他们甚至开办了专业的穿帮网，把寻找穿帮镜头发展成了一项事业。

怨士族

房租不断上涨，工作节奏越来越快，抗压能力与日剧减……很多都市白领似乎只能靠抱怨来宣泄心中的无奈。人们把这些整天抱怨的人称做“怨士族”。这些人明知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可一有时间和机会还是忍不住“碎碎念”。

中国式过马路

目前网友对部分中国人集体闯红灯现象的一种调侃，有微博称“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此种说法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大家纷纷表示“太具象了”“深有同感”，还有网友将所在城市“中国式过马路”的视频传到了网上。

避婚族

在当代中国，一个人的婚事成了整个家庭的焦点，单身男女稍不小心就会“中枪”。在时间、地点、人力、财力、精力、工作等众多压力的夹击之下，很多年轻人一谈婚姻话题就郁闷无奈，只能选择逃避婚姻。

（朱志军摘自《瞭望东方周刊》《时代青年·哲思》）

合攻势，该攻势一举突破了德军在拉多加湖的南翼防线，1月18日两支方面军成功会师，为包围圈中的列宁格勒人打通了一条宽10到12公里的生命走廊，令苏军可以向城中被困的居民顺利运送救济物品。

最终解除轴心国对列宁格勒的围困是在1944年1月27日，苏军发起了列宁格勒–大诺夫哥罗德攻势，赶走了盘踞在城南郊区的德军。这是一次由列宁格勒方面军、沃尔库霍夫方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一和第二方面军联合实施的突击行动，彻底驱散了围绕列宁格勒近3年的纳粹阴影，一劳永逸地让这座“面向欧洲之窗”的历史名城重新享受到灿烂的阳光和新鲜空气，并且回到健康而自由的生活状态中。

据军事历史学家分析，真正意义上的列宁格勒会战长达37个月，从1941年7月直至1944年8月。这座在灾难和压迫中显得更加挺拔的城市，付出了骇人的代价，将德国精锐的北方集团军群牢牢拴在了苏联西北战场，并迫使芬兰于1944年9月退出战争，使德军北翼面临崩溃的局面。

在这场空前而灭绝人性的封锁战中，列宁格勒平民饿死、冻死的人数无法估量，从50万到100万再到150万，不同的死亡人数见于各种军事史料中。有的军事历史学家认为，列宁格勒围困战的残酷已达到人类生命承受的极限，远远超过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破坏。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872个日夜，125克黑面包，在哭泣中坚持，在坚持中祈盼。

（田元元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20期，王　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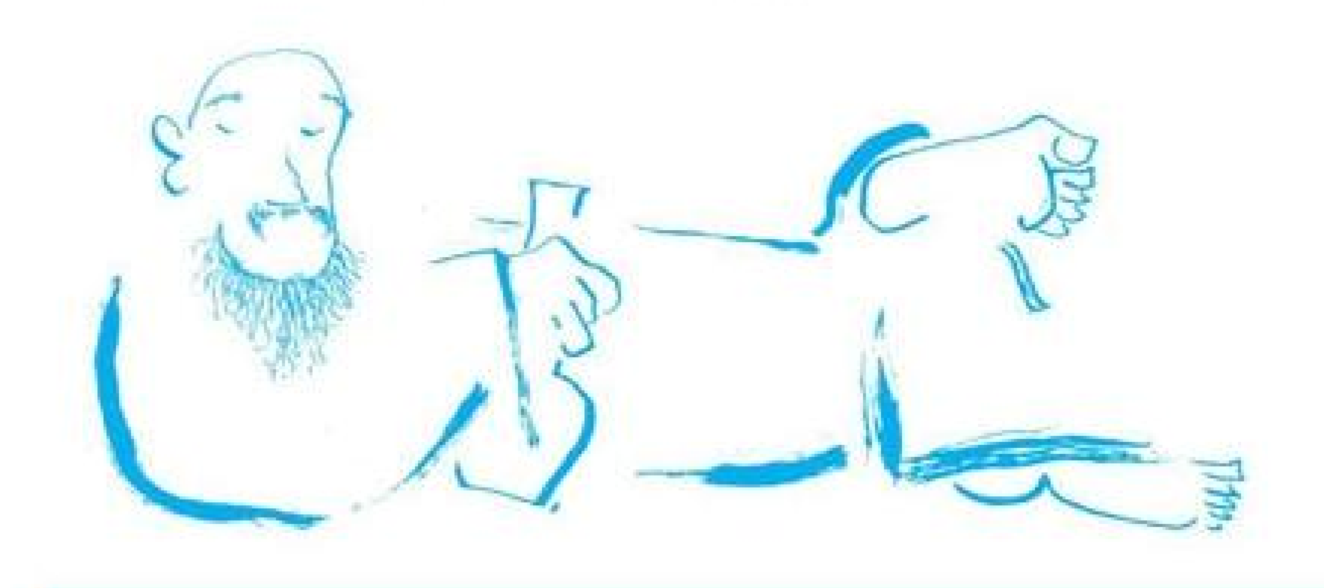
逍遥

◉亦舒

这是一首打油诗：

一个犁牛半顷田，收也凭天，荒也凭天。粗茶淡饭饱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布衣得暖胜丝绵，长也可穿，短也可穿。草舍茅屋有几间，行也安然，待也安然。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归儿女话灯前，今也有言，古也有言。日上三竿我独眠，谁是神仙，我是神仙。

此君真懂得享福？当然。且来看：



首先，半顷田可不便宜啊；粗茶淡饭又最养生，能延年益寿；布衣通爽卫生，胜过人造纤维许多，洗熨得宜，看上去神采奕奕。

什么，还有草舍茅屋几间？无论收租还是自住都舒服到极点，此君简直是一名退了休的小富翁。

再看下去，更加不得了：他还有小型游艇可以开出去钓鱼耍乐、喝老酒、度余闲，真如南面王般不易。

完了归家，孝顺精乖的子女陪他说说笑笑。累了，睡至第二天红日高挂，不用上班，也不用理会金楼股价涨落矣。

兄弟，看到没有，逍遥是讲条件的，你以为只要放下就能自在，可以悠然见南山？没有本钱，哪里可以这样舒服？

（余　娟摘自新世界出版社《乐未央》一书，董克诚图）



孙继东1026：在近期的《读者》上看到鲁迅先生的一段话，转抄于此：“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时过境迁，先生去世多年，然这段话放在当下，依然不无用处。

牛奶浴花生：每一次去报刊亭买《读者》，我都会有一种期待而又忐忑的心情。我说过的，将收集这一年的《读者》作为送你的生日礼物，我未曾忘记。这一摞厚厚的24本，字字句句夹杂着太多的感慨。希望你能一如既往地看下去，也算是一种无论我们相隔多远都不曾忘记的牵挂吧！

晴耕雨读斋主人：夕阳西下，已是傍晚时分，读《读者》2012年第23期最末一页林特特的文章《藕》，短短的篇幅，让我清楚地看到了一位在大家庭中成长的母亲，世俗剥离不了她高贵的灵魂，穷困不足以让她低下大家小姐的头颅。如作者所说，即使做浆洗衣服的妇女，她也是与众不同的。

山霙：今天在《读者》上看到路遥和昆德拉的语录，倏地怀念起《人生》里坚强的男主人公。至于昆德拉，只是读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过他们都是我喜欢的作家，又正好被放在了一起。嗯，还有一篇柴静的文章，喜欢标题那句：你也许无法赢得一场战斗，但你仍能赢得整个战争。200天，加油了。

央斐：《天梯之上的爱情》，数年前我曾在《读者》上读过：一个重庆小伙娶了一个年长自己10岁的寡妇，为了躲避村里人的嘲笑与唾骂，他带着她逃到深山里过了50年神仙眷侣般的生活。小伙子用毕生的精力由山顶往山下凿了6208级阶梯，敲断了51个铁锤。数年后的今天，这个感动了数亿人的故事已被拍成电影《爱情天梯》。

黄俏晓bella：高中时我一直喜欢雪小禅的文章，每次《读者》拿到手，都会在目录中搜寻，大学四年由于各种原因没继续看。直到在微博上无意间看到她的名字，我惊喜不已。这个熟悉、陌生又熟悉起来的名字，伴随着高中那段美好的记忆，又回来了。

（新浪微博）